

超靈視雜誌社

作者: 有翅膀的黑貓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 - 月亮下的南十字α星少女

這二十年來，在我的人生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女朋友」這種生物。如果我的生命裡也有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女朋友這種生物大概已經被歸類為滅絕物種。

又或者不用太悲觀，本身像我這種才華洋溢的二十一世紀青年才俊，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欣賞的，尤其是心智不夠成熟的女生。

可是！究竟香港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令到連大學生同樣是這樣膚淺。在大學的第一個年頭竟然還是沒有女生懂得欣賞我的內涵。我甚至有時候懷疑自己其實只是一個會思考的佈景板。當然我明白，大學生的本份是追求知識。但在追求知識的同時也應該不小心被我的內涵迷倒才對啊。

完全不能理解現今少女的思想。

既然她們不懂得珍惜這麼人見人愛的我，我也不會對她們有任何的興趣。雖然我不得不承認在學系裡面有幾個樣子不錯的少女，但她們都缺乏了知性的胸部，她們都太扁平了。

慢著，請不要誤會我是胸器至上協會的支持者。我一直也在強調女性的內在美比較重要。正如本人的賣點也是詩人一般的內涵，這方面連網路上的芳鄰都是給予正評的。

有聽過「羊角曲線」嗎？不用在本人淵博的學識前感到慚愧。事實上我也不知道羊角曲線的詳細。因為我是一個詩人，不是數學家。但重點是英文的羊角曲線 clothoid 被賦予了希臘女神克洛托之名。換言之曲線就是代表數學的美、知性的美。直線是沒有意義，這個世界不需要「羊角直線」。

一個充滿知性的女性一定會有一對漂亮的曲線，把人類的歷史、智慧、夢想都包容在心口裡，這是我個人的理論。很可惜香港普遍女生都缺少了這種知性美。

——直至大學的第二年，給我遇上了她。

她和我唸同一個學系，是低我一年級的學妹，名字叫藍弦玥。皙白的肌膚，烏黑的秀髮，高佻的身材，琥珀色的雙眸，看起來有點像混血兒。她是我理想中充滿知性魅力的少女。事實上她剛進大學沒多久就創造了一個神話，現在科學學院裡面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她的名字。

關於這個神話，要由另一個在大學裡面出了名的富家公子說起。他集合所有膚淺的優點於一身：英俊、高大、有錢、口才好、人緣廣。他是所有女同學的傾慕對象，即使身邊女友日新月異，女生仍然很樂意當他的女友，真是多麼愚蠢的生物啊！

案發時間是去年十一月的某個早晨，這位心懷不軌的富家子企圖約會大天使藍弦玥，去某名廚朋友開設的高級餐廳吃晚飯。他在事前模擬了藍弦玥的各種回覆，務求遇上什麼狀況也可以成功邀約。

「對唔住」藍弦玥彎下腰，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天生唔可以同其他同學單獨食飯。」

面對眼前女子向自己鞠躬，還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肇事的富家子顯得不知所措。

此時藍弦玥遙望著天空說：「因為我係南十字α星人。」

這一刻，時間彷彿都停頓下來，只有一陣涼風吹過。沒有人知道南十字 α 星人是什麼，也沒有人去研究到底那個星球的人是不是受到詛咒而不能和其他人吃晚飯。

我們只知道——她變成傳說了。

但奇異的行為並沒有令到她受到同學排擠，反而藍弦玥在校園內十分受歡迎。她不止才色兼備，而且喜歡幫助同學，又深得教授的信任。在大學裡面她是一個完美模範生，但校園外的私人生活卻是充滿謎團。每當有人想深入了解她的時候，她總是搬出南十字 α 星來迴避問題。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她喜歡天文攝影，聽說她曾經為了捕足月全食而在山頭呆了一整晚。

月下美人，這是我聽到這個傳說之後的第一感覺。可是她不知道，在她仰望月亮的同時自己也變成月亮了：隱藏在月亮背面的神秘我們永遠無法得知。

不過，這樣就好了。

在月夜下綻放的一朵曇花，一脈清輝；充滿知性的美少女雖然遙不可及，至少不受世俗污染。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1)

如果有人說大學不用唸書，那人是騙子；而相信這個謊言的人就是笨蛋。幾年前我的朋友就是這樣天真，直至考上大學之後他才醒悟過來。

埋頭苦幹到第二個學期的考試結束，驀然回首，原來已經踏入了六月。天氣開始變得悶熱，但最近我卻經常感到一陣寒意。作為一個頭腦清晰的理科生，我個人是不相信靈異神秘學的。但不幸地每當我有這種感覺，身邊總會發生一、兩件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小時候的經歷。

縱使經已過了十多年，但那一幕幕像幻燈片般漸漸浮現在腦海裡。為避免繼續胡思亂想，我不得已在早上九點就離開了宿舍的睡床，梳洗一下便出門吃早餐去。臨離開房間前我瞥了一眼室友的床，發覺他今天也沒有回來睡覺。當時我並不知道，其實他已經人間蒸發了。

星期天的清早，宿舍附近的街道比較冷清，連行人路都變成了小麻雀的領土。一位正在練跑的人迎面跑過，可能街上過於寧靜，從他耳機傳來的流行曲顯得有點吵耳。

「啊！」在馬路的對面不就是大天使藍弦玥嗎？我不禁高興地叫了一聲，心跳也開始越來越快。

因為學期已經結束，假日的藍弦玥可以比得上和UFO一樣神秘。於是我放輕腳步，跑過馬路；稍為垂下頭開始尾隨她的背後，觀察她的一舉一動。

究竟她正在做什麼呢？可能我一直跟下去的話會有天大的發現吧？例如她在深山裡面起動了某個大型衛星接收碟，一邊張開手打著奇怪的手勢，一邊唸著外星語和南十字α星的故鄉聯絡。

——樂介翔！

忽然有一把熟識的女聲從身後呼喊我的名字，嚇得我直冒冷汗。回頭一看，果然是她.....杜霜虹女王。

「霜、霜姐！乜.....咁啱既，哈，哈哈。」我戰戰兢兢地回應。這裡我想指出，大家千萬不可以被她漂亮的外表迷惑。根據我和杜霜虹女王交手了無數次的經驗，此人攻於心計，十分可怕。

「就算你係度傻笑想掩飾都有用架喇，大姐姐我都唔想見到可愛既學弟變成罪犯啊。」

「咩、咩罪犯啊？我都唔知你講乜.....」

「鬼鬼祟祟咁吊住人地尾，你幾時變左做癡漢架？」

「妳.....唔好亂講嘞，我邊有跟住藍弦玥！」

「你真係天才呢，我又冇話係藍·弦·玥。」

中計了，果然是杜霜虹女王，簡直就是我的天敵。為什麼人畜無害的我要受到這種對待！這是校園欺凌！

不，我要冷靜下來，不可以在這裡輸給杜霜虹女王的。對了，證據！

「妳有證據咩！」我把碩果僅存的自信和勇氣都賭在這一句話裡面。

但她竟然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寬容，徐徐在名牌手提包裡掏出了讀作手提電話的王者之劍，得意地向我揮刀斬下！

「你頭先既所作所為我都用手機錄低晒喇，仲係高清拍攝，你一路跟嘴角一路留口水個樣都影得好清楚添啊。」

「吓！欸！——啊！」我慌亂得如初生嬰孩般亂叫。

輸了，今次還是徹底敗給了杜霜虹女王。雖然我想抓住名為尊嚴的最後一根蘆葦草，理智地反駁她我並沒有留口水。但想了一下我實在沒有方法排除我有留過口水的可能性。為避免她使出絕技「高清回播」，我還是忍氣吞聲沒有反駁。

可是如果杜霜虹女王以為這樣就贏的話也未免太天真了。勝負是不擇手段的。就算是犯罪，只要沒有人知道就沒有問題，對吧？於是在電光火石間把面前的手機搶走，打算把罪證消滅。看吧！杜霜虹。這叫做婦人之仁！大家可以想像到她被我搶去手機的表情嗎！

咦？為什麼杜霜虹女王還是一副悠然自得的嘴臉？

「係喎，唔記得同你講，頭先段片已經放左上網架喇。」杜霜虹女王對著我微笑說：「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姐姐係一個心地善良既人。所以段片較左做私人影片，其他人睇唔到架。」

「哦.....哦！」我立刻雙手將手機歸還，「冇，我借妳部手機睇下個手機殼啫。個手機殼幾靚喎，雖然唔夠妳咁靚！」

接過手機後，杜霜虹女王面色一沉，說：「係咩，不過大姐姐我見到學弟誤入歧途，有啲唔開心丫。我一唔開心，段片就唔知點解會變左做公開架喇.....」

「咁.....咁真係好大問題喎！」我苦笑說。

「然後呢，你知唔知食甜野個人會開心啲？」

「哦、係！姐姐妳真係博學！」

「學校隔離間商場，新開個間舖頭既馬卡龍，聽講好似幾好食咁。」

「係！即買！」說畢，我便拔腿離開了杜霜虹女王的視線支配範圍。

話說回來，為什麼我看起來會對杜霜虹女王這麼服從？沒有辦法，因為整個學系都在她的支配底下啊！在大人的社會裡，人際關係實在太重要了。可是偏偏我擁有孤高的學者性格，很難容入其他人裡面。一直以來我的朋友也是比較少。但如果在大學依然故我的話，恐怕難以生存。

至於杜霜虹女王卻是學系裡面的中心人物，除了漂亮之外做什麼事情都十分圓滑。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八方美人、八面玲瓏。所以討好她的話，就算像我這種不善交際的人在大學裡面也能確保一個小小的生存空間。馬卡龍什麼的就當作是保護費吧。

但我要澄清一點，我並沒有懼怕杜霜虹女王。對她唯命是從只是效法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終有一天我會把杜霜虹女王推倒，不對，是要推翻杜霜虹女王對科學學院的統治。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2)

排隊超過大半小時，終於買到了女王的食糧。接著我用手機發訊息通知她。過了一會，收到了她的回覆。

「唔好意思，我其實唔係咁鐘意食甜野。嗰啲馬卡龍留返俾自己食啦」

什麼！我開始懷疑女王一早知道新開的甜品舖，因為名氣高所以超多人排隊。她叫我去買馬卡龍的目的根本不是想吃什麼，而是貪好玩純粹要我排隊而已。搞不好剛才在我排隊的時候，她還偷偷地躲在角落恥笑著我！

但重點，她還是手握能夠讓一個青年才俊身敗名裂的黑材料啊！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們應該要阻止她抹殺一個前途無可限量的青年！

不久後，她又傳來了另一則訊息：

「頭先話拍片係講下笑咋（笑）」

.....話說回來，她就是這樣的人。做任何事情的原因只一個：好玩。大概沒有惡意，但對當事人的我來說可是麻煩至極！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早上.....想起來我原本打算出門吃早餐的，但現在已經正午了，快要餓死了.....然後我望著剛買回來的一大堆馬卡龍，無奈地到附近公園找了一張長椅坐下，含淚把一個一個的馬卡龍吃掉當作午飯。

大概是上天也在嘲笑我吧，突然刮起了一陣怪風，長椅旁邊的大榕樹一下子仙女散葉紛紛落在我的頭上。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不過說回來這陣怪風也太詭異了，我在這時又感到一股寒意籠罩全身，好像連手指頭也要起雞疙的不安感。從來也沒有這樣強烈的感覺，究竟是為什麼？

之後在我眼前出現了不可思議的畫面。在公園外面剛好停下了一輛巴士。而在巴士的下層，我再次看到了藍弦玥的身影。不過這不算奇怪，因為我相信我們之間一定有紅線牽引著。可是紅線為什麼有兩條？在藍弦玥隔幾個身位的旁邊也是藍弦玥！

一模一樣的外表、一模一樣的衣著；相同的長直髮、相同的手提袋。這是什麼狀況？

唯一的分別，很難用言語去解釋，就是感覺。其中一個藍弦玥感覺上是我熟識的藍弦玥。至於另一個藍弦玥，直覺有點心寒，像是沒有靈魂似的一直站在旁邊，始終凝視著另一個藍弦玥。

然而，最奇怪的是，明明是這樣詭異的情景，為什麼旁邊的乘客卻漠不關心？又或者根本他們都看不到，而我看到的只是朝思暮想之下思覺失調的產物？

交通燈轉成綠燈，兩個藍弦玥隨著巴士遠去而消失。但我心裡面的不安卻一直殘留著。為什麼會不安？我也不太懂得怎樣去解釋。這時候有一位陌生的女聲從耳邊傳來。

「靈感同女子力都係超高呢！」少女向我舉起了大姆指，送給我一個 L I K E 。

「吓.....？」我坐在長椅上，抬頭望向少女。

今天究竟發生什麼事情？連續被兩個美少女搭訕。不過陌生的少女主動向我說話倒是頭一次（除了街頭做問卷的）。看樣子她的年齡應該和我差不多，束著側馬尾十分可愛，但胸部不合格。

「咩靈感.....女子力啊？」

「靈感！」少女指著我的腦袋；「女子力！」少女指著我手上的馬卡龍。「一個男仔係公園食馬卡龍好可愛呢！」

不知道她的稱讚是真心還是在諷刺，不過怎樣也好吧。我把裝著馬卡龍的袋遞給她：「呃.....妳食唔食？」

「好啊！你真係好人！」少女拿了一個馬卡龍，坐在我的旁邊滿心歡喜地吃起來。

只是一件餅就可以買下這少女的心，看來她是和杜霜虹女王相反的人。不過凡事小心為上。以杜霜虹為首的女生都是可怕的生物。

少女吃完馬卡龍後，輕舐一下尾指，說：「嗯，唔錯唔錯。」

我小心翼翼地問道：「係呢，你頭先仲講咩靈感.....咩黎架？」

——咁！少女拍了一下手掌，突然對我說：「不如黎做一個心理測驗丫？」

少女水靈靈的雙眼與我對望，就像有一種神秘的魔力把我的靈魂吸走了。而我只好結結巴巴地答應她做什麼心理測驗，同一時間亦擔心之後她會不會叫我做問卷調查。

「你而家合理對眼，深呼吸三下.....——二——三——」

我默不作聲，只是按照她的指示深呼吸。

「你幻想你返到屋企，而家企左係門口前面。然後你打開大門，再慢慢由門口開始將所有既窗、櫃、房門，逐一打開。」

我閉著眼睛，在腦海裡面一步一步走，然後把門窗都打開。

「然後你跟返頭先既次序，將打開左既都門返埋.....最後再門埋大門。」

我又依照了她的吩咐把所有門窗都關上。

「係！做完！可以擘大眼喇。」

張開雙眼後，我發覺裝著馬卡龍的袋原本是放在我的旁邊，但現在卻在少女的懷裡。

少女邊吃邊問：「你係打開門埋啲門窗嗰陣，有冇感覺到冇咩特別？睇到又或者聽到的咩咁。」

「聽到有人食馬卡龍既聲囉。」

少女左右搖晃著食指表示否定，說：「No No

No，淑女食野係唔會有聲架。你聽到既聲其實係你自己幻想出黎咋。」

「唔係卦，明明而家都聽到啲。」

少女噉嘴說：「好喇，啲聲暫時唔好理住。但你合理眼幻想間屋嗰陣，屋入面除左你之外仲有冇其他生物？」

「講起黎都有既，好似有啲人、又有啲貓貓狗狗雀仔咁走黎走去。」

「哦！感靈爆棚！」少女像發現外星人一般，雙眼閃閃發光。

「所以話，咩靈感啊。同理呢個乜野心理測驗黎？」

「嘻，心理測驗其實係講大話。呢個係測試一個人有冇靈感既小測試。」少女慢慢開始解釋，「靈感，就係對靈異現象既感應力，又或者敏感度。頭先既測試入面，如果有『見』到其他生物，就代表嗰個人既靈感特別強。所以話你靈感滿分！」

靈異現象，這四個字是我最不願意聽到的詞語。我立即反駁說：「我唔信靈異鬼怪野。根本就冇科學根據！」

「你認為科學真係可以解釋世界上所有既野？」少女問道。

「當然可以！科學本身就係咁既意思。所有野都有規則，世上既一切就係跟住『科學』呢套規則運行。例如我將一個籃球向上拋，只要我知道拋出去嗰陣既力度、籃球既重量，我就可以好準確咁話知個籃球會係幾多秒之後跌返落地。呢啲唔係魔法，係科學。」

的確這是高中有啲物理都會的常識。但少女看起來沒有退讓，繼續反問我：「冇錯，你係地球上，係呢個你熟識既公園裡面，你可以好準確咁計算到籃球跌落地既時間。但係如果係你唔熟識既地方，當實際結果同你計算唔一樣既時候，呢種偏差你會覺得係科學定係靈異現象？」

「咩意思？點可能唔一樣？」

「數學上面既幾何學，唔一定永遠都啱。教科書話俾你聽三角形既內角總和係180度。但係現實入面，當你發現三角形既內角唔係180度，咁呢個算唔算係靈異現象？定係你會唔理自己見到既野，繼續盲目咁相信你心目中所謂既科學？」

「咪住.....妳講咩野我開始聽唔明.....」

少女看見我投降的樣子，得意洋洋地說：「我既意思係，所謂既靈異現象只係現今科學解釋唔到既野。但如果真係出現左係你面前，你冇理由將佢拒諸門外、視而不見。」

「究竟妳係咩人？點解無端端走埋黎講咁多奇怪野？」

「啊，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左自我介紹添。」少女一臉無辜的表情，還吐舌頭賣萌，然後把一張名片遞了過來。

談紡瑩——超靈視雜誌社的實習記者。

「乜而家原來實習生都有卡片架。」

「嘛，做採訪嗰陣會方便啲。」

「不過我對靈異野冇興趣，我都係走先喇。」

談紡瑩刻意提高了聲響，說：「根據我既經驗，咁抗拒靈異野既人只有兩種：一種係真係對靈異野冇興趣，不過呢種人好少見。」

我不理會她，從長椅站了起來。但她也沒有在意，繼續說：「而另一種係曾經有深刻體驗，甚至有心理陰影，所以不斷說服自己呢個世界係冇靈異野既人。」

靈異、深刻體驗、心理陰影。這些詞語一個又一個地插進我的心口，我的心就像被刀割開一樣疼痛。腳步一浮，差點跪倒在地上。

「.....你冇事嘛？你面色好似唔係咁好.....」談紡瑩此時的語氣變得柔和，看起來十分擔心的樣子。

「冇野.....冇食早餐啫.....我走先喇。」

「對唔住啊，我唔係想刺激你。其實我想幫你朋友——」

不過我沒有待她把話說完就離開了。之後她說了什麼？記憶中是這樣的：

「如果你朋友突然變到有啲古怪，最後失蹤搵唔返既話，你打俾我啦。」

真是荒謬——當時我心裡面是這樣想。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3)

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全身都在冒冷汗。或許是受到昨天那奇怪少女影響吧。抬頭看著鬧鐘，才早上八點多。怎麼比昨天還早了起床，得來不易的暑假難道想多睡一會也有錯嗎？

起床後我望著室友空洞的床舖，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露面了。對上一次看見他是什麼時候？好像是三、四天前的晚上。當時我正在房間玩電腦遊戲，而他就在我的背後喃喃自語，現在想起來其實是有點兒奇怪。

『如果你朋友突然變到有啲古怪，最後失蹤搵唔返既話，你打俾我啦。』

昨天那個少女的話突然在我腦海中迴響。失蹤.....哪有可能啊？

不過這種樂觀的想法很快就被刺破了。在一個小時後，我接到了校方的通知說我的室友失蹤了。之後還要協助警察調查，就這樣忙了一整個朝早。

下午一點正，很多學生都湧到宿舍大堂的電視機前，而電視機的畫面盡是關於近日一連串人口失蹤的新聞。我想當中有大部分人都是來趁熱鬧的吧，畢竟最新一名失蹤人口竟然是這裡的宿生。不過這一刻我才驚覺，原來電視新聞可以離自己這麼近。我不經意地在褲袋裡掏出了一張名片——談紡瑩。

當然我還是不相信這種三流靈異雜誌記者的話，不過或許我可以先聽取一下她的自辯，然後再作判決。畢竟我是一個寬懷大量的人。

我把名片上的電話號碼儲存到手機內，然後按致電。不消一會電話就接通了。

「唔、唔該.....我想搵談紡瑩小姐.....」

「我係呀。」電話的另一側依舊傳來活潑的少女聲音，印象就跟昨天一樣。

「我係尋日.....呢.....公園入面食馬卡龍嗰個人.....」

「哦！你好啊！你冇事嘛？尋日唔好意思啊.....」

「啊，唔係唔係」我打斷了她的話，「其實我有啲野想知多啲，關於尋日妳講失蹤嗰單野。」

「欸？」談紡瑩大概意識到我的朋友可能出了意外，語氣變得謹慎，「冇問題呀。不過我仲未食 lunch 啊，不如約出黎一路食一路傾？」

「好呀，咁去尋日公園後面嗰間日本餐廳，OK 嗎？」

「冇問題，我二點鐘左右就到。」

掛線後看一下手提電話的時間，現在已經是一點三十分了。這樣說的話她正在附近吧。又或者在附近上班的？超靈視雜誌社，一所我從來沒有聽過的雜誌社。

一點五十分，比約定的時間早了十分鐘。我預先確保了座位然後在餐廳裡面等待著談紡瑩。結果要到二點半才看見一個穿著粉紅蛋糕裙的女孩子，喘著氣從餐廳正門走過來。

「對唔住，黎遲左！」談紡瑩雙手合十，低下頭請求我的原諒。真是很可愛的女孩，本身已經有點緊張的我變得更加不自在。

「唔緊要，我都係啱啱先等到位啫。」事實上我已經受了半小時餐廳侍應的白眼，不過這裡還是不用說明白。善意的謊言可是紳士的表現。

「係！」談紡瑩把抱著的紙袋遞了給我，說道：「尋日唔好意思啊，食晒你啲馬卡龍。我突登買返野食俾你！」

我接過紙袋打開一看，裡面看起來是一大堆泡芙。或許這小妮子對我有什麼誤會吧.....其實我不太喜歡甜食。但這裡我還是堅持著紳士的表現，沒有告訴她真相，只有收下禮物、多謝她，並暗中把她稱呼為甜食魔人。

點了餐之後，我還有點擔心不知道怎樣展開話題，不過首先開口的卻是她。

「你搵我係因為你朋友有事.....？」

「係啊.....我朋友，應該話我個室友唔見左.....失蹤左。」

「咦？室友？但係佢唔係女仔黎咩？」甜食魔人一臉疑問，補充說：「我既意思係尋日巴士入面個個。」

看來她指的朋友是藍弦玥。

「唔係尋日個女仔.....咪住，妳尋日見到巴士入面個個女仔？同埋覺得佢會失蹤？」

「啊.....係呀。不過冇事就好。」談紡瑩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連忙道歉。

「唔緊要.....我室友失蹤都唔關妳事。」

我們沉默了一會，氣氛有點尷尬。此時侍應把午餐端上來，我們就先各自吃飯。其實比起我的室友，我更加在意她提起了藍弦玥。

「係喇，我仲未知道點叫你。你可以叫我紡瑩架！」依舊是她打破了沉默的說。

「嗯，通常其他人都叫我做阿翔。」

「阿翔，唔好意思呀.....唔好介意我八卦，不過你室友失蹤之前有冇啲咩奇怪行為？例如話見到一啲野.....」

聽紡瑩這麼一說，他在失蹤前的確喃喃地說「我見到.....我見到.....」。到底他看見了什麼，當時忙著我玩電腦沒有問，現在有點兒後悔了。

「果然係咁.....嗯.....」紡瑩聽了之後愁眉深鎖，若有所思的樣子。看見她欲言又止，我唯有繼續吃

我的照燒牛肉鐵板飯。

未幾，她拿出了平板電腦給我看，上面全都是有關最近一連串人口失蹤的資料——當然也包括最新的失蹤者，我的室友。

她說：「其實我一直查緊連環失蹤呢單新聞。我仲知道左一個秘密，可能因為太詭異啦，警方一直都冇公開到。」

「冇公開又點解都會知道？」這是我自然不過的反應。

「.....因為其中一個失蹤既係我好朋友。」她平常水靈的雙眼，現在看起來泛著一點淚光。她繼續說：「所以知道左一啲其他人唔知道既秘密，嘻嘻。」

她用指尖在平板電腦上掃了幾下，然後給了我看一些她自己做的報告。

「根據我既調查，雖然所有失蹤既人睇起黎好似毫無關係，但佢地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就連阿翔既室友都係一樣。佢地都曾經睇到一啲野，之後變到神經失常，最後人間蒸發。」

我屏息靜氣等待紡瑩的講解，然後從她的口中說出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詞：「Doppelgänger。」

「Dog burger？狗肉漢堡？」

「欸？狗仔好可愛唔可以食架。我係話Doppelgänger，中文譯做分身。你有冇聽過，如果一個人見到同自己一模一樣既人，就代表佢壽命將至？」

紡瑩的意思是，最近一連串的失蹤人口案，受害者在失蹤之前都有看見和自己的「分身」。然後他們都開始行為反常，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聽起來十分荒誕，難怪警察沒有把這些詳細公開。

可是分身真的存在嗎？噢，不對，最近我不是看見了嗎？兩個藍弦玥！

於是我問：「講返轉頭，妳點解覺得尋日係巴士入面個女仔，會係下一個失蹤既人？」

「你有冇係巴士入面見到『分身』？」

我不敢回答，感覺如果我答「看見了」的話，好像下一個受害者就要出現了。不過紡瑩看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便說：

「果然你都注意到呢，兩個一模一樣既女仔，其中一個可能就係『分身』。不過暫時唔駛咁絕望住，或者個女仔當日冇見到佢自己既分身呢？但我諗你要多啲留意下佢。」紡瑩一臉認真地說：「咁樣做除左可以幫到你朋友，仲可能可以搵得返失蹤左既人！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查呢單新聞？」

「.....其實點解妳要搵我？或者尋日點解妳會主動走埋黎？」

「因為我知道你既靈感比平常人高。而我呢，係完全冇靈感既人。尋日如果唔係有你，我都唔會注要到巴士入面既『分身』。就算見到，我都會好似巴士入面啲人咁不以為然。所以只有你先可以幫到我手，唔該你丫！」紡瑩低著頭懇求著。這一刻我有一點衝動想摸一下她的頭，不過這種危險思想還是不要實行的好。無論如何，面對一個楚楚動人的女孩子的請求，我實在沒有辦法拒絕。

「唔該晒啊！你真係好人！」

此時紡瑩的手提電話突然響起，好像是十多年前的日本卡通主題曲。果然還是小孩子的性格。

「唔好意思，社長搵我，我要返去雜誌社先啊。之後有咩你再打電話搵我丫！」紡瑩用筷子夾起最後一顆雪米糍拋到空中，然後用口咬住。雙手則忙著收拾帶來的資料。這一刻我以為我在看海洋劇场的表演。

最後她放下兩張一百元的鈔票便離開了。此時餐桌又剩下我一個人。我把剛才紡瑩說的話重新整理一次，得出了一個結論。

現在我應該做的就是多加留意藍弦玥，因為她可能會是下一個連環失蹤的受害者，同時亦可能是解開這件奇異案件的關鍵。

但在這裡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和藍弦玥並不熟識。她是月亮的存在。我甚至懷疑她能否認得出我。這樣子叫我怎樣接近她呢？

我帶著無窮的煩惱步出了餐廳。沒多久，又給我碰見一個只會為我增添煩惱的人.....杜霜虹女王。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4)

杜霜虹女王是貪婪、欲望、邪惡的化身；而我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和平主義者。很不幸地，這兩個最不该相遇的人竟然狹路相逢。

烈日當空下，女王今天的衣著比較性感，害我不敢正視。不過，我越是逃避她的視線，她就越對我感興趣。

「嗨，少年。做乜咁愁眉苦臉？」女王這算是明知故問嗎。

『因為遇到妳。』之類的話我是不會說出口的。可能有人認為，作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理應給予她一點教訓。不過我不是一個記仇的人，昨天被她玩弄的事情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四百四十一元的馬卡龍，把它當是供奉女王的香油錢就好。

「有咩指教呢，霜姐。」

「好啦，大姐姐今日心情唔錯，就送一份禮物俾你。」女王意氣風發，問道：「你知唔知聽日係乜野日子？」

「6月9號.....囉？」

「咁你知唔知藍弦玥生日係幾多號？」

哪有可能知道呢，藍弦玥從來不會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別人。不過如果是女王的話，既然她連校務處裡面也有線眼，區區一個生日日期應該難不到她吧。

「唔通聽日就係藍弦玥生日？」

「大姐姐講到呢度為止，之後就睇你自己既造化喇。」女王露出了惡魔般妖艷的微笑，然後向我一邊揮手一邊遠去。

不過這不是絕好的機會嗎？只有我知道她生日的話，明天也沒有競爭對手了！看來我平日供奉女王的成果還是有的。說不定她的心已經被我俘虜了，礙於害羞不敢開口，只好暗中幫助我。念在這個情報的份上，我就寬恕她昨天的四百四十一元吧。

嗯，我真是聖人君子。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準備明天替藍弦玥慶祝生日，以此作為契機兩人的關係急速接近！在她面臨失蹤的危機挺身而出，英雄救美。順便把其他神秘失蹤的受害者都救出，成為全港報章頭條的英雄。特首更加親自頒授大紫荊勳章，但我帥氣地在台上拒絕授勳，並告訴所有人我救人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保護最愛的人！台下的藍弦玥聽到之後被我感動，一年之後結婚生子，過著幸福的生活。世界恢復和平，大家都得到幸福。可喜可賀。

我的劇本堪稱完美，恐怖連莎士比亞也要報夢給我說一聲佩服吧。

嗯，一個天才劇作家就在這一刻從天而降。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5)

關於南十字星有這樣一個傳說，是紡瑩告訴我的。

那是印度神話裡面，陀哩商古國王的故事。

陀哩商古國王渴望能夠以肉身升天，而肉身升天需要有仙人主持祭祀。他先後請求極裕仙人和他的一百個兒子幫忙，但都遭到他們的嘲笑和詛咒，最後落離成為賤民。此時他遇上了眾友仙人，眾友仙人十分同情陀哩商古國王的遭遇，於是決定幫助他舉行祭祀，好讓陀哩商古國王升天。

然而，當知道眾神始終不肯順應祭祀讓陀哩商古國王上天堂，眾友仙人十分生氣，決定強行用法力直接送陀哩商古國王上天堂。此舉嚇壞了天神，於是天神又用法力強行把陀哩商古國王壓回地上。

兩股法力形成了平衡，陀哩商古國王懸掛在天堂與地面之間。眾友仙人越來越憤怒，索性在天空裡創造天宮讓他居住，而這天宮就是南十字星座。古印度天文學家亦稱呼南十字 α 星做「陀哩商古」。

故事講完了，究竟背後有什麼含意？不，故事的背後沒有含意。這不是寓言故事，只是一個神話傳說罷了。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6)

吶，究竟我正在做什麼呢？一大清早，帶著一件小蛋糕，一直守候在宿舍大門外。但等到藍弦玥步出宿舍時我又不敢上前打招呼。那麼我唯有靜稍稍地尾隨她的背後，等待機會好了。

話是這樣說，但都跟了她十多分鐘。難道我真的如女王所說，已經誤入歧途了？應該要鼓氣勇氣上前打招呼吧。再加一句『生日快樂！』並送上祝福的小蛋糕這樣。可是如果她問『你係邊個？』，我想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不經不覺又來到了大學附近的公園旁。最近我和這個公園特別有緣，於是我下意識望向了公園，發現有幾個無賴少年正在欺負一隻小狗。

他們不斷在小狗旁邊叫嚷，又對小狗腳踢、大笑。我沉不住氣走上前和他們理論，可是我忘記了他們都不是喜歡小組討論的人。當中最高大的惡漢把拳頭拉後，準備賞我一記重拳；然而在拳頭打下來之前，我就已經被他的氣勢嚇倒、屁股落地；裝著蛋糕的紙盒也掉在地上散掉了。

「屌！你睇唔睇到條四眼仔未俾我打就嚇到瀨屎咁！笑撻死！」惡漢捧腹大笑喊著，他身旁的惡友也一同起哄。

「停手！」一把清脆的女聲響徹整個公園。聲音的主人一步步地走到那一群流氓面前，毫不退縮。

跌倒在地上的我抬頭望向聲音的主人，這個熟識的背影，是藍弦玥。這一刻一雙天使翅膀彷彿從她的背部伸開，莊嚴且高貴。

「嘖、姐姐仔，呢度冇妳既事。妳再咁多事既話信唔信連妳都郁埋！」惡漢舉起手準備揮拳。

——咁！

說時遲那時快、大天使藍弦玥正手抽擊，狠狠地掌摑了比她高出一個頭的惡漢。至於他的夥伴看到這個狀況都嚇呆了。

「——你老母！」惡漢雙眼充滿血絲，這次是來真的了！

——咁！

是大天使的反手抽擊，她用掌背狠狠地摑在惡漢的另一邊臉，然後大聲喊：「你有冇廉恥架！咁樣踢隻狗仔，又打人，係唔係男人黎架！」

隨著藍弦玥大聲宣判惡漢的罪狀，來圍觀的人逐漸增多。惡漢和他的夥伴眼見勢色不對便留下了幾句髒話後離去。

圍觀的人潮頓然四散，藍弦玥蹲下用手輕撫著小狗，自言自語地說：「點解呢個世界會有咁多蠢材。明明有其他更有意義既事可以做，點解要欺負一隻小動物呢？」

藍弦玥確認了小狗沒有大礙後，就轉頭對我說：「你都係一個蠢材。」

「對唔住。」

她向坐在地上的我伸手說：「不過我唔討厭呢種蠢材。」

我拉著她的手站了起來，並向她道謝。不過她沒有回應，只是說：「跟我走。」

「欸？」我一臉茫然，不知道她往哪裡去。我只好跟在她的背後，就像今早一直在做的事。

走了十多分鐘，藍弦玥突然停下了腳步，說：

「翔哥。」

「係！」我整個人都僵硬了。

「唔駛緊張。佢地已經冇跟住我地。」

「佢地？」

「頭先嗰班蠢材。」

「佢地啱啱有跟住我地？」

「嗯。不過蠢材既行為模式好容易捉摸。而家已經冇事。」

「哦.....唔該晒。」

「你下次逞英雄之前要諗清楚，唔係次次都咁好彩。」

「但係.....妳一個女仔，唔係仲危險咩？」

「唔會，流氓程度傷害唔到我。」

哪兒來的自信？不過藍弦玥比起我更加堅強，這一點經過剛才發生的事情已經不容置疑。

「係呢.....藍弦玥。」

「叫我弦玥就可以。」

「弦玥.....妳認得我？」

「嗯，你咪係 year 2

既翔哥囉。我第一日入黎大學唔記得帶錢，好彩有你借錢俾我，我先至唔駛挨餓上堂。」

「係啊。講起上黎都成年喇。」

「一飯之恩我係唔會忘記。其實我一直都想俾返錢你，不過每次撞到你，你都好似唔認得我咁。其實係我驚你唔記得我。」弦玥一邊說著，一邊掏出錢包點算裡面的鈔票，接著說：「今日就等我請返你

食飯。」

「呀.....好啊。」

弦玥平常喜歡去的餐廳，究竟會是怎麼樣的地方呢。我滿心期待。

「小姐幾多位？」

「兩位。」

「兩位好，最埋面卡位。」伙計指著店裡面的廂座。

我們坐下來，點了兩份午餐，然後弦玥開口說：「呢度啲野食唔錯。」

「咦，有少少意外呢。原來妳鐘意黎茶餐廳食。」

「好奇怪？我好鐘意香港，尤其係香港既野食。」

「啊.....妳好似唔係香港人？」

「一半一半。」弦玥沒有繼續說下去，始終不太想說關於她自己的事情。

話說回來，原本我是打算為弦玥慶祝生日的，不過生日小蛋糕剛才在公園時掉爛了，真可惡。

「呃.....生日快樂。」我硬著頭皮說。

「今日唔係我生日呀。」弦玥有點訝異，不過我更加驚訝。

我只好胡扯說：「啊，我突然想搵人講下生日快樂啫。」

——蠢材。

這兩個字簡結有力，一瞬間就連空氣都給殺死了。接下來應該說什麼？關於分身和人口失蹤的事情，我總不能直接問她。

然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又出現了.....一股寒氣突然來襲，叫我坐立不安。

「你面色好似好差，冇事嘛？」弦玥問。

「我.....」抬頭往弦玥看，我看見了。一個和弦玥一模一樣的女人默默地站在她背後。我嚇得沒有吭聲，只是全身顫抖，連手上的叉子都掉到地上。

與此同時，弦玥輕輕提起左手，小聲說：「perääntyä。」然後她背後的另一個弦玥就憑空消失了。

讓我在意的除了是弦玥的行動，還有她左手戴著的戒指。剛才她唸著異國咒語的同時，有一種奇異的光芒從戒指放出。彷彿就是這道聖光把她身後的惡靈驅走似的。

「你睇到？」弦玥冷靜地問我。

「Doppelgänger？」我用紡瑩教我的生字回答——分身。

「唔係 Doppelgänger，係
Etiäinen。」弦玥好像意識到講了多餘的話，便立即中斷了話題：「食飯先。」

之後她一直保持沉默，吃過午飯後我們便分開了。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7)

「Etiäinen.....哦！Etiäinen。」

當晚，我把早上發生的事在電話裡告訴給紡瑩。然後她興高采烈地重複喊著外星話語。

「唔係外星話，係芬蘭話。Etiäinen！」

「估唔到妳連芬蘭話都識。」

「我唔識芬蘭話，不過我搵 Doppelgänger 資料既時候有見過 Etiäinen 呢個字。」一旦是自己的範疇，紡瑩老師就會變得喋喋不休。

「Etiäinen

係芬蘭傳說裡面既一種靈體.....或者叫做小精靈。係芬蘭傳統信仰裡面，世上萬物都有自己既小精靈，人亦都唔例外。有啲有法力既人，我地叫佢做薩滿。據講薩滿可以將小精靈變成自己既化身幫自己做野。」

「講到好似召喚獸咁。」

「嘛，有少少似啦。不過小精靈會同召喚既主人一模一樣。都可以講係主人既『分身』.....」

就這樣紡瑩足足解釋了一個多小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機會掛線，但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

我把 Etiäinen 這個生字儲存到電腦裡，順便在睡前 google 一下 Etiäinen。接著我看到一項十分有趣的搜尋結果：

『Etiäinen 研究會 | Facebook』

我點進連結，並加入了該群組。然後網頁彈出了一個視窗，是這個群組的宣傳影片。

影片一開始是一群人在郊外玩耍。不久之後畫面慢慢轉暗，眾人的聲音也變得越來越古怪。半分鐘後畫面全黑，配樂變成了一連串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協調音。在漆黑的畫面中偶爾會浮起紅色的文字：

『這個世界欺瞞了你』

『你值得知道這個世界的真相』

『我就在你的窗前』

『我就在你的門外』

『我就在你的背後』

『.....』

再沒有文字浮現，但不協調的音樂仍然繼續.....直到音樂都停下來的時候，畫面突然出現了一張臉，是和我一模一樣的臉。

畫面裡面的我說著話，但沒有聲音，只是配上了字幕：「來找我，我把一切都告訴你。」

最後附上了一個地址，影片到此結束。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令人不安的影片，還要在晚上一個人看，看完後我有嘔吐的感覺。六神無主的我決定關燈關電腦立即上床睡覺。

良久，我只是在床上輾轉反側，始終不能入睡。

『我就在你的背後』

在漆黑一片的房間裡，我只能夠一直提心吊膽。我想，如果這一刻我掉頭看的話，會看到一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嗎？

不對，这不科學。為什麼我要擔心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事情啊！

於是我大喊：「開黎見我！四條煙！」然後回頭一看，什麼都沒有。

但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精神折磨。於是我下床開燈，換了衣服，決定要親自去影片最後顯示的地址一探究竟。平常的我明明是不會做這樣麻煩的事情，但當時我確實是做了這個難以解釋的決定。

一個人，在凌晨十二點出門探險。還好地址是在市區內，應該不會太危險。不過以防萬一，我還是把剛才知道的事情用 whatsapp 報告給紡瑩。

電視廣告也有宣傳，行山遠足之前要把地點告訴朋友家人。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8)

影片末段說的地址是工業區裡一棟廢棄工廈。門口沒有人把守，是真正的「門常開」。

這一刻我回復了一點理性。始終我沒有冒險入去的理由，而且擅闖私人地方可是犯法的。

『回去吧。』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發現一個熟識的身影跑進了該棟工廈。

——弦玥！

我也沒有考慮其他，立即跑到工廈裡。

這棟工廈估計已經廢棄了一段時間，裡面殘破不堪，還有十分嘔心的塗鴉佈滿牆上：眼睛、眼睛、眼睛、眼睛、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裡面沒有照明，所有窗戶都十分骯髒沒有透光；唯一的光源就是我手上的手提電話。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感覺隨時會有人跳出來襲擊我也不奇怪.....就是有這種預感，一股寒氣再次籠罩著我。

『靈感滿分！』紡瑩的確是這樣評價我。但我本人可是十分抗拒這種能力。可以的話我比較想要透視之類的超能力。

——咯咯、咯咯。

是二樓傳來的聲音嗎？我在轉角找到樓梯，慢慢爬上。到我來到二樓的時候，一陣刺鼻的氣味充斥著整個空間。地下也是黏黏的，每走一步都感到雞皮疙瘩。

當我走到二樓走廊的盡頭時，一把熟識的聲音把我叫停。

「翔哥。」弦玥問：「點解你會係度？」

「因為我見到妳走左入黎，所以我跟埋黎.....呢度係咩地方？」

「呢度係.....現實同地獄既正中間。」弦玥捉住我的手，說：「我帶你走，唔好放手。」

「喂——」

弦玥並沒有理會我，只是一路拉住我的手掉頭走。但走到一半，面前走廊的地板突然下陷穿了一個大洞！

「唔好跌落去，一跌落去唔會係一樓，而係地獄。」弦玥拉著我拐彎走到右手邊的房間裡。這房間連同進來的門，共有三道門。可是我們一進房，三道門就突然關上。

弦玥面色一沉，然後大叫：「趴低！」

剎那間在房間裡有風雲變色的感覺。眼前一道黑煙突然向我們衝來，把我狠狠的撞到牆上。

我手上的手提電話也被打掉了，整個空間再沒有光源，完全是黑暗一片。雖然我什麼都看不到，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那道黑煙就是「邪惡」的實體。如果這個世界有魔鬼，那它就是魔鬼吧。

我拼命的摸黑在地上不斷亂抓，希望可以找回我的手提電話。

——砰砰！

莫名其妙的開門關門聲。

——找到了！

我再次開著手提電話的燈，整個房間被照亮之後一切都恢復了平靜。剛剛關掉的房間門，其中一道也自己打開了。於是弦玥走過來說：「走喇。」

弦玥一直跑，而我一直緊隨背後。很快我們便跑到樓梯口了。但為什麼我會感到一陣違和感呢？

直覺告訴我，有哪裡不對勁。

「弦玥，半年前第一次見到妳，好彩妳借錢俾我先夠錢食飯。估唔到今次都要麻煩妳救我，好多謝妳。」

「唔駛客氣。」

「.....妳唔係藍弦玥.....妳係邊個！」

眼前原本和弦玥一模一樣的女人，臉容漸漸扭曲，變成了另一個人的臉。

「嗯.....究竟我係邊個呢？」

眼前的「人」的聲音就像電腦合成出來一樣。我甚至懷疑到底「他」是不是「人」。

不過比起眼前的「人」，真正的「弦玥」更加重要。於是我立即跑回頭，回到被黑煙襲擊的那個房間。我相信她就在裡面。

「一切都太遲喇，人類.....嘿嘿嘿。」

我回到了房間，連忙打開第三道門。在裡面，發現已經奄奄一息的弦玥。弦玥的心口被棒狀物刺穿；就像魚缸被開了洞一樣，血水不斷從她的傷口湧出。

「翔哥.....」弦玥勉強地遞起了左手，而我亦捉著她的手，哭著說：

「對唔住，妳講過叫我唔好放手，但我冇做到。我再唔會放開妳架喇！」

「唔緊要.....你冇事就好.....」弦玥的聲音越來越小，「戒指.....可以保護你.....你戴住佢走.....唔好返轉頭.....」

「究竟發生咩事！究竟發生咩事！」

「快啲走.....戴住佢.....唔好返轉頭.....」語畢，弦玥就像斷了弦線的木偶，已經再沒有反應。

在她冰冷的手，我把她的戒指拿下之後，地下突然劇烈搖晃，大廈四周也忽然變得明亮。

——是火警。短短幾秒間，室內濃煙密布，火舌迅速透過地上的雜物蔓延。

我跑到了二樓的樓梯口，望見面前一片火海，後面一片濃煙，看來已經無路可逃了。

對不起，弦玥.....看來我還是不能逃掉.....

我的意識漸漸遠去，身體漸漸被濃煙吞噬.....

「——翔！唔好死啊！」

——翔！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9)

當我恢復意識時，已經身在醫院了。

我問旁邊的護士為什麼我會睡在這兒，她說她昨天親眼目睹一個少女背著我來到醫院門口。一個綁側馬尾的少女。護士還問我，她是不是我的女朋友，因為她哭了好幾個小時。

我笑著否認，但說一定會好好的感謝她、還有她。

我看著戴在左手的戒指，確認這不是一場夢。

一章 - 異國小精靈 (完)

一個星期後，我為了兩個原因，決定到訪紡瑩工作的地方——超靈視雜誌社。

雜誌社在大學附近的一棟商業大廈內，只是租了一個單位。大廈外面沒什麼招牌之類的，十分不顯眼。

我搭升降機來到四樓，再走數步便看到了雜誌社的玻璃門。玻璃門後掛著一隻等身大的小灰人布玩偶，一雙大眼睛好像在告訴我：識趣的就快點離去吧。

我按下門鈴，不消一會便來了一個女孩子。

「紡瑩，好耐冇見喇。」

紡瑩看見我後，驚訝地說：

「咦，阿翔，點解你會係度既？你出左院嚟？」

「係呀，好少事啫。不過如果唔係妳，我諗我唔係度架喇。」

「緊係！你知唔知我幾擔心你！做乜行動之前唔同我商量啊！」紡瑩一邊開門，一邊在訓話。

「對唔住。」

「你請我食返十個 cup cake 我就原諒你啦！」

「嗯，冇問題。」

「不過都係全靠你，我先夠料寫好七月份既稿。如果唔係又俾社長鬧架喇。」

走進雜誌社後，我環顧四周，發現整個工作間只有紡瑩一人。

「係呢，妳地雜誌社社長係邊？點解全間 office 得妳一個？」

「哦，佢最近心情唔好，好少出現。不過其實講到底，我地呢度連埋社長都係得三個人啫。」

只有三個人的雜誌社？會不會太過兒戲。

「咁妳知唔知我可以點搵到妳地社長？」

「呃……霜姐姐可能會比較清楚。」

霜姐姐？這個不好的預感，不會是她吧？

「冇錯，我知道社長而家係邊。」

這聲音，果然是杜霜虹女王。

「霜、霜姐！點解妳會係度既？」

「見到大姐姐係唔係好開心？」女王接著說：「社長係樓下咖啡店等緊你。」

「吓.....但我唔知道妳地社長係點樣啲？」

「「怪人」」女王和紡瑩異口同聲地說。而我只好搭升降機回到樓下咖啡店看看。

來到了咖啡店，店裡面的正中間正坐著一個怪人。

我向那個男人走近，問道：「請問你係唔係超靈視雜誌社既社長？」

「嗯。你就係樂介翔？坐。」男人的聲線十分低沉，有飽歷滄桑的感覺。他接著說：「我叫藍莫，係超靈視雜誌社既社長。」

藍社長看起來四、五十歲，留著長頭髮，身穿白色長袍，有一點瘋狂科學家的味道。

「你好，藍社長。」我向他點頭說。

看不出藍社長有任何表情，他冷冷地說：「我不妨單刀直入。關於上個星期發生既事，結果係點你知幾多？」

「大概知道.....最後失蹤既人全部都搵得返。不過失蹤嗰段日子既記憶就冇晒。佢地所有人都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

一切有關背後真相的蛛絲馬跡都消失了，包括網上「Etiäinen 研究會」的資料。

「警察打算就咁結案。連上個禮拜你差啲死既事都唔提，只係當做普通既舊工廈火警。」

「咁都好難講既.....當晚實際上發生左咩事，我自己都唔係太清楚。」

藍社長沉默了一會，望著窗外面，問道：「我嗰女，弦玥，佢最後同你講左咩？」

「欸？弦玥係社長個女？」

社長沒有回應。

「.....弦玥佢最後交低左呢樣野俾我。」

我把手上弦玥的戒指除下來給他看。社長拿起來看了一看，然後慨嘆地說：

「原來已經完成左.....」

「社長知道呢隻戒指係咩野？」

「量子電腦。而家你先好好保管住佢。」社長把戒指交還給我。

「但係呢樣係你個女既.....遺物。我俾返你會唔會好啲？」

「遺物.....呢。」社長苦笑著，說：「當晚火警之後，警察徹底搵過晒成棟大廈，但係都冇發現任何人既屍體。」

「咦？但係弦玥明明係我面前.....」

「你肯定佢係弦玥？」

——說不定那只是她的分身。

我凝望著手上的戒指，下定決心，說：「社長，我想係雜誌社做，剩係暑假都可以！」

社長沒有考慮的樣子，很隨便地回答：「嗯。你去搵霜虹。」

就這樣，從今天起我便是超靈視雜誌社的一員。也許有一天，當我明白手上戒指的意義，我有機會可以再見到妳嗎？

二章 - 靈魂証人 (1)

大概受到她的影響，我也變得喜歡看星星。在香港，南十字星座是春天的星座，當夏天到來，南十字星座就會從香港的夜空消失，直至下一個春天的來臨。

自從失蹤事件以來，我一直也在追尋有關藍弦玥的資料。不過她就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所有關於她的東西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學方面，原來她在失蹤前一天就已經辦妥了退學手續，彷彿預先知道自己要離開似的。她的手提電話亦在當天取消了；杜霜虹女王還告訴我她連銀行戶口也在當日取消了。

當然，她的父親沒有消失，現在他就坐在社長室裡面。根據他的說法，弦玥雖然在香港出世，但在六歲的時候就被她的母親帶回自己故鄉——芬蘭。自此以後社長就再沒有見過弦玥了。

不過有關弦玥的母親，社長卻沒有打算告訴我什麼，只是說她的胸很大。這究竟和我有什麼關係啊！

總括來說，對於弦玥方面的調查暫時沒有進展。

說回雜誌社的工作，這間雜誌社只是每個月出版一份雜誌，叫做《超靈視月刊》。月刊的內容主要圍繞著一些神秘靈異的話題，然後加上科學的角度去分析。

雖然員工連同社長只有四人，但工作比想像中輕鬆得多。聽說社長和傳媒界的商家關係很好，我們雜誌社只要搜集好資料，後期的工序自然會有其他人完成。所以我們只要趕緊在月尾前交稿就可以。

可是在香港，哪裡有什麼靈異事件呢？最常見的大概只有鬼故事吧。但鬼故事通常沒有重複性，很難去驗證真偽，所以我們很少會用鬼故事做題材。

那還有什麼題材呢？這是每個月都讓紡瑩十分頭痛的問題.....雖然她看起來沒什麼煩惱就是了。

事實上她正趴在梳化上一邊著電視，一邊吃著零食。作為一個少女、作為一個員工，怎樣看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啊，李俊旭既新廣告。」紡瑩看著電視說。

「吓，邊個黎架？」

我擁有一個古典優雅的內心，我只認識李斯特、舒伯特之類的人。對於現今所謂的明星沒有興趣。

「佢好紅架。同埋佢女朋友一齊，郎才女貌，係而家最受歡迎既螢幕情侶。」

接著電視機的畫面出現了一位性感美人，看來就是他的女朋友。

「明明成個M K仔咁，一睇就知道係啲鐘意浦、鐘意玩玩下既人啦。點解咁都可以受歡迎？」

「阿翔，你啲口吻成個老人家咁，咁樣係唔會受女仔歡迎架。」

「妳成日食零食，因住肥死妳冇人要啊！」

不過，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因為外表長得好，人生就一帆風順。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因為他們而變得不幸？我認為這個世界不應該有外貌的階級觀念。

從今天起，我要當一個幸福的共產主義者。那些靠臉去找幸福的人通通都去死的話，世界就會變得公平一點、幸福一點。

「哇！好恐怖！」坐在我們後面的杜霜虹女王誇張地大聲說：「毒男既怨念好得人驚！」

「有咩指教呢，霜姐。」

「啱啱有新聞話李俊旭死左呀！」

二章 - 靈魂証人 (2)

七月六日的星期一，當紅影星李俊旭被發現倒斃家中，而且遺體的頭部有明顯槍傷。現場發現一把俗稱「黑星手槍」的 5 4 式手槍；單位內牆壁有彈孔和血跡，相信是子彈穿過李俊旭左邊的太陽穴後，再射入牆身所致。

根據遺體的狀況，警方推算李俊旭的死亡時間大概為前一晚的八時至十二時之間。不過他的個人微博最後更新是當晚的十時二十三分，而且在寓所內的電腦也找到相關資料，或許他的死亡時間可以再收窄一點。

警方沒有排除他殺的可能性。但單位內沒有打鬥的跡象，再加上李俊旭最後一則微博的留言看起來十分憂鬱，初步相信自殺的可能性較大。

最先發現死者是他的名模女友

Samantha。因為她同樣擁有案發單位的鑰匙，如果李俊旭是被謀殺的話，Samantha 的嫌疑最大。不過警方翻查事發屋苑的閉路電視影片，證實 Samantha 當晚沒有在屋苑內出現，所以傾向相信她與案件沒有關係。

可是為什麼李俊旭的家裡會有一把黑星手槍？他又為何要自殺？又或者是被其他人所殺？一連串的話題讓這宗案件成為多日報章的頭條。

但終歸是娛樂新聞，和我們雜誌社扯不上關係。當然我有考慮過，如果我們雜誌社報導這宗新聞的話，應該會比起報導蜥蜴人搶購奶粉、又或者小灰人申領綜援之類的更受注目。

整個社會沐浴在八卦新聞當中。到了星期五，在快要放工的時候，杜霜虹女王給了我和紡瑩一張寫上某人聯絡方法的便條。

女王說：

「係時候做野喇，你地去搵呢個人擺料。」

紡瑩接過便條，一臉疑惑，問：「呢個係咩人？」

「呢個人聲稱係七月五號，即係李俊旭死既當晚，見過李俊旭既鬼魂。李俊旭既鬼魂親口同佢講，話係 Samantha 殺死佢，一定要搵佢報仇。」

「吓？咁都好信？」怎樣看我都認為說這翻話的人不是瘋子就是什麼瘋狂 fans。

「呵呵，唔通你覺得係大姐姐我見到你地兩個返工太得閒，想整蠱你特登俾野你地做？」

看見女王露出了深邃不可測的笑容，紡瑩立即把手上的零食收到背後，笑著回應：「冇啲咁既事，霜姐姐心地善良，memo 上面呢個人一定係好重要架喇！我地即刻去搵佢！」

「嗯，咁就乖喇。關於嗰個人既資料已經 email 左俾你地，所以有咩事都唔好搵我喇。」女王說畢，便哼著歌離開了雜誌社。

我對於紡瑩害怕女王的樣子十分好奇。我們離開雜誌社後紡瑩告訴我，女王曾經為了懲罰她而強迫她每天只準喝苦茶、黑咖啡、啤酒、無糖紅茶、柚子汁、苦瓜汁.....讓她嘗盡人生之苦。

「細路仔咩妳！仲怕苦。」

紡瑩向我吐舌頭做鬼臉，說：

「老人家既阿翔係唔會明白少女心意架喇！」

「唔係嗎，其實妳會唔會年紀大過我架？」

「女仔既年齡係秘密呀！你直接咁問好冇禮貌架！」

「咁妳唔直接講俾我知，妳俾我估下都得。例如十年前 A 既年齡係 B 既兩倍，十年後 A 大過 B 五歲...」

如是者我和紡瑩反覆聊著無謂的話題，很快就來到了便條的地址——慈愛醫院。

為什麼是醫院呢？因為那個說遇見李俊旭靈魂的男人還在留院休養。事實上他當晚遇上了交通意外，腦部一度停止活動。

換言之他經歷了一次短暫的「腦死亡」。而他的「瀕死經驗」正是我們感興趣的部分。

紡瑩告訴我，很多經歷過臨床死亡的人都會有很神奇的瀕死經驗。而且不論年齡、國籍、性別、宗教信仰，當中的瀕死經驗都有很常見的共通點。例如穿過隧道，在隧道盡頭見到白光；靈魂出竅，以第三者的角度望著醫生替自己搶救；遇見發光體或者靈體，通常是已逝去的親人。

不過還是頭一次聽到，有人在死後看見不認識的名人靈體。

對於我來說，我是打從心底裡不相信的。從科學角度看，所謂的瀕死經驗只是大腦邊緣系統所產生的一種幻覺，就像做夢一樣。

但既然是女王親自下旨，我自然是跟著做。否則作為小馬鈴薯的我就會被親自下廚了。

二章 - 靈魂証人 (3)

來到慈愛醫院 A 5 私家病房前，紡瑩敲門後輕輕推開房門，看見裡面是一位年約五十的男人，正半臥在病床上看電視。夕陽下，病房顯得很冷清。感覺除了我們外，都沒有其他人來探望他。

紡瑩很有禮貌地上前作自我介紹。眼見面前有一位青春可愛的少女，病床上的男人看起來有點飄飄然。

紡瑩雙手扶著那個男人，好讓他慢慢坐起來。接著，她回頭示意叫我也來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陳家仁先生。我叫阿翔，同紡瑩係雜誌社入面既同事。」

「嗯。」陳家仁的反應明顯冷淡得多，看來是性別歧視主義者。這裡就交給雜誌社的吉祥物去應付他吧。

紡瑩和陳家仁寒暄一番後，便開始切入正題。

「聽講陳生你見過李俊旭既靈魂，可唔可以講啲俾我地知丫？」

「唉，但係其他人都當我係痴線佬，冇人肯聽我講。好彩有妳咋。妳真係人又靚，心地又好。」

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裡想，到底我們家的吉祥物，有沒有留意到陳家仁那副色眯眯的嘴臉？雖然她不至於天真會到被怪叔叔帶走，但如果有人說可以用甜食騙走她的話我會覺得很有說服力。

她就是那種單純的生物，感覺只要把窩夫或者提拉米蘇綁在釣竿上就可以釣回家。

「嘻嘻，唔好咁讚我啦。」紡瑩微笑著說：「咁你不如話俾我知，你係點樣見到佢，同埋佢講左乜野？」

「當然冇問題。就由星期日晚開始講起啦.....」

七月五日，星期日的晚上，陳家仁在駕車回家時遇上嚴重車禍，當送入急症室的時候已經處於昏迷狀態。

根據醫院紀錄，在搶救的過程中陳家仁心臟一度停止跳動，腦部亦相應停止活動。理論上在這個狀態下，陳家仁應該是沒有任何知覺，與外界完全隔絕。

不過陳家仁強調，手術的時候他一直在看醫生為自己搶救。

一開始他感覺到自己的意識以極快速度，在黑暗的隧道裡穿梭。不過這裡所謂的「黑暗」有一點語病。因為他的「意識」沒有「眼睛」、沒有「耳朵」；他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一切都只是感覺。

但是這種狀態很快就結束了。或許已經飛越隧道，所有感官漸漸地恢復過來。就好像開啟電腦後，變壓器接通了電源、散熱的風扇開始轉動、然後再慢慢讀取硬碟、接著電腦螢幕有畫面.....最後鍵盤和滑鼠都有反應了。

當陳家仁回復知覺後，他發覺自己竟然飄浮在半空中！眼下是醫生替自己搶救的情境，大概這就是所謂的靈魂出竅吧。他可以很清楚地說出當時有多少人在手術室裡，而醫生又做過些什麼。

但最特別的不是手術室入面的「人」，而是那些和自己一樣的「朋友」。

他說因為搶救的手術時間太久了，又血腥；一直看著其實是一種折磨。於是他就穿過牆壁，離開手術室到周圍逛逛。

然後，他就在醫院大樓外面的草坪遇上了李俊旭的靈體。

月夜下李俊旭看起來很不友善，陳家仁甚至用「邪靈」來形容他。不管陳家仁問什麼問題，李俊旭都只是不停地咒罵 Samantha，說是她殺死了自己，一定不可以放過她。

「殺死佢殺死佢殺死佢殺死佢殺死佢殺死佢.....」

由於當時李俊旭離世的新聞還沒有傳開，陳家仁只是感到十分奇怪，希望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不過，剎那間，陳家仁的知覺變得支離破碎，意識再次進入黑暗的隧道。沒有視覺、沒有聽覺，只有「什麼都沒有」的空間。

最後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病床上面了。

起初他以為自己在做夢，並沒有太在意。直到他在電視上看到李俊旭的新聞，他才驚覺自己真的遇見了李俊旭的幽靈。

——咯咯。

病房外的敲門聲打斷了陳家仁的話。一位年輕女護士走進病房，對我們說：

「唔好意思，而家八點鐘，探病時間已經過左喇.....係時候要俾病人休息一下。」

「啊，原來已經咁夜喇。」紡瑩點頭表示歉意，然後對陳家仁說：「咁我地聽日再黎啦。打搞晒唔好意思。」

「唔緊要，我等妳聽日再黎啦。」

道別過後，我和紡瑩離開 A 5 病房。

紡瑩問：「你覺得頭先陳生講既野點？」

我說：「佢講既野其他人都可以作到出黎.....除非佢係新聞出街前之就話見到李俊旭。而家佢咁講好難判斷係真定係假。尤其佢解釋唔到李俊旭點解係呢間醫院出現，佢地之間完全冇任何接點.....所以我覺得佢係『搏出位、作故仔』。」

「嗯.....呢個係理性阿翔既諗法。但係直覺上你覺得點？」

「直覺？」

「靈感滿分既阿翔應該可以感覺到其他野？如果陳生係醫院見到李俊旭既靈魂，咁你都應該見得到嘛！快啲 feel 下而家李俊旭既靈魂係邊！」

原來我是這個用途嗎？

「妳當我係天線得得 B，頭頂有天線 2 4 小時偵測牛鬼蛇神咩？」

「咁你係醫院會唔會靈感特別勁架？會唔會見到百鬼夜行？」

「唔會！」

但諷刺的是，事實上我很害怕來醫院這種地方。不是因為我害怕看見靈體，而是這種地方、還有醫院的氣味會勾起我恐懼的童年回憶。確切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了，只有恐懼仍然殘留在記憶裡。而醫院就是童年回憶的催化劑。

紡瑩側著頭望向我問：「你冇事嘛？你面色好蒼白咁……」

對了，這種心寒的感覺在沒有預告下突然出現。看來又有不好的事情要發生。

「阿翔！你隻戒指！」紡瑩指著我的左手說。

我把左手反過來看，發現戒指竟然在發光。而且這種奇異的光芒我沒有忘記，它和弦玥在茶餐廳裡唸咒語時所發出的光一模一樣。

弦玥交給我的這枚戒指，雖然社長說是量子電腦，但我們怎樣研究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不過現在，它又有反應了。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站在醫院走廊的正中間，仔細地研究正在發光的戒指。不知道被其他人看見會有什麼想法呢。

剛好有一位身材高佻，戴著太陽眼鏡的女性經過我們，並疑似向我們投以奇異的目光……始終我是看不見太陽眼鏡背後的視線。但可真奇怪，為什麼要在醫院裡戴太陽眼鏡？

「阿翔，頭先你有冇見到嗰女仔？」

「嗯，有呀……有咩特別？」

「Samantha 啊！」

聽紡瑩這樣說，回想起剛才那個戴太陽眼鏡的女人的確是 Samantha！可是當我追上前確認的時候已經找不到她了。

是巧合？還是有原因？

李俊旭與慈愛醫院原本看起來沒有接合點，但 Samantha

的出現讓我不得不再重新評估陳家仁的話，縱使聽起來十分荒謬。

二章 - 靈魂証人 (4)

翌日早上，我因為昨晚睡得不好而上班遲到。不過來到雜誌社後發現只有紡瑩一人就沒有所謂了。社長依然是神出鬼沒；而杜霜虹女王則保持一貫遲到一小時的作風，就好像她的王國和我們有時差一般。

「早晨阿翔。」紡瑩向我揮手說：「做乜一朝早好似冇咩精神咁既？」

「唔習慣星期六咁早起身啫.....」

「咁就要食返啲甜野補充一下糖份喇！」紡瑩舉起了手上的膠叉說。

我望著她桌上的早餐，問：「咩黎架？」

「椰絲炸香蕉！好好味架。」

「呢樣係妳既早餐？」

不愧是甜食魔人。

「妳快啲食埋去唔好俾霜姐見到啊。陣間又話我地返工唔做正經野。」

「咩喎，我已經總結晒尋日既資料，同埋 plan 好左跟住做乜野喇。」

紡瑩說，現在我們有三方面的線索可以調查：

第一是繼續訪問陳家仁，希望可以取得其他有用的資料。不過醫院的探訪時間是下午五點開始，在白天我們可以先做別的事情。

第二個線索當然是

Samantha。如果可以直接聯絡到她，毫無疑問效果一定比起我們亂猜一通的好。始終她是陳家仁證言裡面的當事人。但是，紡瑩補充說像我們這種三流的靈異雜誌幾乎肯定 Samantha 不會理會，所以優先度排在最後。對於她這樣坦白我也嚇了一跳，同時間亦感到很困惑。

最後一個線索就是我手上的戒指了。昨晚看見 Samantha 的時候戒指突然發光。假設這不是巧合的話，那麼一定是意味著什麼原因。

不過對於弦玥留給我的戒指，我還是半點都不理解。

「阿翔，社長話呢隻戒指係量子電腦，但其實量子電腦係乜野？」紡瑩問。

「我.....都唔知道。」

「欸，你唔係讀電腦既咩？」

「我好肯定大學冇教過量子電腦。」

「咁社長有冇解釋過？其實佢應該最清楚。」

「冇呀.....社長唔多願意講太多關於弦玊既事。」

「咁只好問一下霜姐姐啦。」

根據紡瑩的說法，《超靈視月刊》是一本同時兼顧「靈異」與「科學」的雜誌。主修社會科學的紡瑩比較熟識各地風俗、傳說，因此她負責「靈異」的部分。至於「科學」的部分通常都會交給女王處理。

過了半個小時，杜霜虹女王終於來到雜誌社上班了。於是我和紡瑩簡單地向她報告昨天採訪的結果，還有關於戒指發光的事情。

「翔既戒指突然發光呢.....的確好有趣。」

這是女王聽完報告後的感想。

紡瑩問：「聽社長話，呢隻戒指係量子電腦。其實量子電腦係啲乜野，又有咩特別？」

「咁樣呀.....作為前輩就等大姐姐教下你地啦。不過事先講明，你地聽書嗰陣唔可以恰眼訓，如果唔係.....」

「一定唔會恰眼訓，我用人格擔保！」女王的話把我從睡眠不足的狀態下喚醒過來。

「你既人格呢.....雖然我唔在乎，不過都算啦。」

接著女王從辦公桌的抽屜裡取出了一個一元硬幣，把它擲到空中後接住，問：「你地估下係『公』定『字』？」

「估錯會唔會罰架.....」我戰戰兢兢地問。

「快啲估唔好講廢話。」

——「字」、「公」。

紡瑩和我各自猜了不同的結果。

「冇錯，擲銀仔既結果唔係『公』就係『字』。不過如果呢個唔係一蚊銀，而係好細小好細小既粒子，情況就唔同喇。」女王開始認真地解釋：「假設我而家拳頭入面係由一粒『光子』做既銀仔，你地又估下會係『公』定『字』？」

看見我和紡瑩沒有吭聲，女王續說：

「答案係，既係『公』，同時亦都係『字』。因為個銀仔係我擲出去嗰一刻就已經分裂成為兩個分別係『公』同埋『字』既銀仔。」

「魔術？」我問。

「唔係魔術，係量子力學。唔同狀態既量子可以同時存在一齊。大姐姐我再用電腦做例子啦。電腦既訊息係由『0』同埋『1』所組成。簡單黎講1個bit就係『0』或者『1』，同擲銀仔差唔多。」

「不過如果係量子電腦，1個bit就唔係『0』或者『1』咁簡單，而係既係『0』，同時亦都係『1』。呢樣係資訊工程黎講，翔你讀電腦應該知道係代表乜野？」

在暑假問我課堂的東西實在太卑鄙了。我把很努力把記憶翻出來，然後回答：

「係代表 entropy 變大，信息量變多.....卦？」

「欸，有聽書啲。」女王感嘆地說。

但不是電腦科出生的紡瑩卻聽得一頭霧水，問：

「entropy 係乜野？」

聽到紡瑩的問題，女王又開始很耐心地解釋：

「entropy，中文係『熵』。原本係熱力學既名詞，係形容一樣野有幾混亂。而係資訊工程學方面，原則上信息既組合越混亂，佢裡面包含既內容就會越多。」

「唔明。」紡瑩開始失去耐性，不知道在哪裡掏出了棉花糖來吃。

「就好似妳返工成日玩 whatsapp，妳打英文都唔會用正統文法，而係夾雜住縮寫同埋火星文。因為咁樣打會短好多，快好多，以為我唔知道。但最重要既係，就算火星文睇起黎好混亂，但係佢表達既內容其實冇變。用少啲字去表達相同內容，即係每隻字既信息量會比起正統英文高。」

聽見女王的話隱含別的意思，紡瑩嚇得目瞪口呆。她的手原本快要把棉花糖放進口裡，現在亦停留在半空。

女王短短幾句話除了解釋到熵的意思，還同時借機會捉弄紡瑩，或許這也是「高信息量」的例子。不過女王沒有打算追究下去，繼續說：

「總之量子電腦係用極高熵既量子信息去做運算。就算係超級複雜既工作，量子電腦都可以好輕鬆咁處理。不過妳唔明都冇所謂，跟住落黎先係重點。」

到現在才開始說重點？我懷疑女王是不是故意把說話拖長，用來考驗我對抗睡魔的能力。

女王故弄玄虛地問：「你地知唔知有啲乜野係最複雜，最適合量子電腦去處理既？」

「女人既心。」我直觀地回答。

「哦，翔你都幾聰明啲。冇錯，就係人既『心』。有一種學說，指人既大腦其實係一個量子電腦，我地既靈魂其實係量子信息。如果係真既話，或者你手上既戒指會同靈體產生共鳴都唔出奇。」

「我明喇！」紡瑩被女王警告後變得精神奕奕，說：「即係因為 Samantha 殺死李俊旭，而李俊旭既冤魂一直纏住 Samantha，所以當 Samantha 行過阿翔身邊隻戒指就有反應喇！」

女王聽了後很滿足地說：「呢個假設唔錯，唔可以否定有呢個可能性。」

不，在這裡否定紡瑩的假設才叫做常識吧！不過我一早已經沒有期望過她們是正常人，所以還是算了。

可是如果相信弦玥的話，至少可以肯定戒指和她的 Etiäinen 有關係。即是戒指和靈魂互動這個假設或許不是想像中那樣離譜。說到底，我還是在靈異與常識中間掙扎。

「好喇，大姐姐既提示就去到呢度，之後既事就要靠你地自己喇。」

話還沒有說完，女王就已經挽著手袋離開了雜誌社。我不禁質疑，究竟她是為了什麼目的回來上班。

「不過都冇所謂啦，起碼而家多左啲頭緒，我地一齊去用戒指搵冤魂啦！」紡瑩興高采烈地說。

「妳好已經斷定左係 Samantha 殺死李俊旭咁……」

「咁樣得意啲嘛。」

不要因為有趣就把其他人殺死啊！這個孩子真可怕。

「但如果妳打算咁樣做，即係我地要搵 Samantha 做訪問架喇。妳又話佢唔會理我地，咁可以點？」

紡瑩一邊咬著棉花糖、一邊絞盡腦汁。然後她露出了和女王一樣邪惡的眼神，說：

「不如我地 send 匿名短訊俾佢，話『我已經知道左妳既秘密。如果唔想其他人知道妳同李俊旭之間既事，就即刻同我聯絡，嘿嘿嘿』。」

聽見紡瑩這番話，我瞬間明白為什麼其他人不願意和我們這種三流雜誌做採訪了。

但是看起來很有趣，所以我也沒有阻止她。反正這種垃圾短訊也不會有人回覆吧。或許紡瑩也只是貪求有趣才這樣做的，和女王一樣。

不過我沒有想過，午飯過後，竟然收到 Samantha 的回覆，要求今晚在尖沙咀的一間酒吧裡碰面。

二章 - 靈魂証人 (5)

傍晚六點，我和紡瑩首先來到醫院探望陳家仁，打算繼續昨天的採訪。

但事與願違，來到 A 5 病房前的時候卻發覺裡面空無一人。

這個時候，一名年輕的男醫生路過房門口。他看見我們便停下來說：

「你地黎搵 A 5 病房既病人？」

「係啊.....」紡瑩回答。

醫生十分輕蔑的樣子，冷冷地說：「哈，估唔到呢種人都有人黎探佢。不過你地要白行一趟，佢尋晚病情惡化，而家已經入左 I C U。雖然未死，不過都係遲早既事。」

「吓.....」眼前這位醫生好像完全不關心病人的死活，感覺很惡劣。

紡瑩亦沉不住氣說：「咩叫做『呢種人』嗱！點解你做醫生都咁冇禮貌架。」

醫生反駁說：「我有咩講錯。嗰個人心裡面只有仇恨、貪婪，而且不務正業，幾十歲人剩係識得發白日夢.....嘿，雖然咁樣會比較好食。」

那位醫生冷笑幾聲後就離開了。接著一名女護士走過來說：

「唔好意思呀，Dr Wong

以前唔係咁.....佢以前做事好認真，當所有病人都係朋友咁。可能因為見過太多生離死別，所以而家變到比較冷淡。」

「原來係咁.....」不過看他還年輕，只是做了幾年醫生就變成這樣冷血。再過十年不就變成大魔王？

「總之唔好意思啦，我諗 Dr Wong

應該冇惡意。」護士說完之後也繼續回去工作，剩下我和紡瑩在病房門口。突然間，一首流行曲從沒有人的病房裡傳出來。

「咦，係咩聲？」紡瑩好奇地走入病房尋找音樂的源頭。音樂聲越來越響，然後我在茶几下面找到了一部手提電話。看來剛才的音樂是電話鈴聲，不過當我拾起來的時候音樂已經停了下來。

紡瑩指著手機說：「呢部電話我有印象，尋日見過陳生用過。應該係佢部手機。」

「咁還返俾佢.....不過而家見唔到佢，唯有交俾醫院保管住先啦。」

「唔好住。」紡瑩把手機搶過來說：「睇下入面有啲乜野先。」

「咁做好似唔係咁好啲.....」

「阿翔你唔會好奇咩？可能入面有啲咩線索啲。」

「呃.....之但係.....」

「唔駛擔心啫。我地係正義既使者，為左追求真相做少少壞事唔怕既。」

不，做了壞事就不叫做正義了。可是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到她，只見她聚精會神地不斷掃著手機螢幕，看起來裡面有很有趣的事情。

「阿翔.....睇黎有必要繼續 keep 住部手機。」紡瑩臉色一沉，然後把手機放進自己的手袋裡。

「裡面有咩發現？」

「裡面寫左好多野，而家唔知點講，我要繼續睇落去先知道。不過我有少少明白點解頭先個醫生會咁話佢。」

「聽落好似唔簡單。」

「阿翔，我返雜誌社整理一下資料先。」

「但係我地陣間約左 Samantha——」

「我地分頭行事，你一個人去搵 Samantha 先。之後夜啲我地再聯絡啦。」

「喔、喔.....好呀。」

當時的我只能目送紡瑩的背影漸漸遠去，究竟她在手機裡發現什麼？如果可以早一點知道的話，或許最後的結局會變得不一樣。

二章 - 靈魂証人 (6)

晚上八時，我比原定的時間早了半小時來到 Samantha 指定的酒吧。因為 Samantha 不知道我是誰，或許我可以事先觀察一下她再做訪問。

不過作為一個 100% 純天然的男生，其實我以前是沒有來過酒吧的。當我踏入酒吧，感覺就像置身於完全陌生的異次元空間。周圍的音樂很吵耳，燈光也很暗淡，十分不自在。

我盡量假裝著很自然的樣子，隨便找了一個座位；然後望著酒單，上面全是不知道什麼意思的英文。我只好閉著眼睛，給侍應指著酒單上其中一款酒，然後等待 Samantha 的出現。

我心裡面反覆唸著保持自然、保持自然、保持自然.....不過越是這樣想，看起來我越是和這裡格格不入。其他人或許一眼就看穿我是不屬於這個地方的人吧？

過了一會，侍應把酒端上來。我飲了一口發現味道很奇怪，可是為了要繼續保持自然，我唯有繼續飲下去。

我開始往店裡面看，我看見牆上貼有很多照片，都是客人在酒吧裡面玩樂的情景。很多照片都有李俊旭與

Samantha，大概他們都是酒吧的熟客吧。不過最讓我覺得意外是其一張李俊旭的照片。他旁邊站著的不就是剛才在醫院裡遇見的 Dr Wong？

這個時候，Samantha 出現了。

她坐在酒吧的一角，表現得十分神經質。她不斷東張西望，又經常看手錶確認時間，看起來好像正在等人。

不對，差點忘記了她應該正在等著我。於是我便走過去和她說：

「請問妳係唔係 Samantha 小姐？」

「你係邊個？」Samantha 的語調很急促，臉容十分憔悴，與電視上面簡直是判若兩人。

「唔介意我坐低嘛？」

「我等緊人。」

「我諗我就係你等緊既人。」

我靜靜地坐下來，不過 Samantha 突然變得激動，大喊：「原來係你！點解你要咁做！」

換作是普通餐廳，店內的視線一定會被她的罵聲吸引過來。不過這間酒吧的音響把其他聲音都蓋過了，或許像她這樣大喊才是正常的溝通方式。

「唔好意思，其實我只係有小小野想問妳，所以先至咁做.....我有惡意架，對唔住。」

「冇惡意？你每晚不斷 send 短訊同埋打電話去我屋企，又叫我去死去死咁都係冇惡意？」

「欸？等陣.....我應該冇做過.....」

該不會是紡瑩做的吧？但怎樣想紡瑩都不會做這種惡質的事情。可是 Samantha 不像在說謊。事實上她越說越激動，雙眼也泛著淚光，像被迫到精神崩潰一般。

「我明明冇做錯事.....你可唔可以放過我.....」

Samantha 突然伏在枱上大哭，直覺告訴我這個女孩不是壞人。她楚楚可憐的樣子讓我開始同情她。

「對唔住.....我只係 send 左短訊俾妳希望可以同妳見面。其他既事我真係唔知道。不過如果妳唔介意既話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發生左咩事，我想幫妳。」

Samantha 慢慢坐了起來，態度突然變得很冷靜——或者說沒有感情會比較接近。

「唔駛理我，你唔會明白。阿旭死左之後每晚都有人 send 短訊咒罵我，叫我去死。我熄左手機，然後屋企電話就響。我剪左屋企電話線，然後屋企信箱就收到恐嚇信.....你根本唔會明白我既感受！係每一晚，每一晚！」

Samantha

神情呆滯，就好像沒有靈魂一樣。她低聲說：「不過已經冇所謂.....既然唔係你，呢啲野如果你有興趣你就擺去.....」

她把一堆信拋在枱上。信上的內容全是不堪入目、很難聽的謾罵和詛咒。又有一些信內容只是不斷重複地「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所有信都是親手寫的，每一筆都像灌注了仇恨，令人心寒。

唯獨一封信，裡面是電腦打字，內容也很不一樣。我看見之後，腦袋頓然變得一片空白。因為信的內容我在其他地方見過。

『這個世界欺瞞了你』

『你值得知道這個世界的真相』

『我就在你的窗前』

『我就在你的門外』

『我就在你的背後』

『.....』

這是什麼東西，為什麼這些句子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當我回過神來，Samantha 已經消失了。

在我離開酒吧前，我把貼在牆上的照片拍下來。原來 Samantha 也曾經笑得這麼漂亮，她和李俊旭曾經是這樣幸福。

二章 - 靈魂証人 (7)

回到大學宿舍，我冷靜地回想剛才發生的事情，還有陳家仁的證言，和李俊旭倒斃的新聞。我隱約感覺到，事情的真相一定會比我所想像中複雜。

不過無論如何複雜，所有事情都是遵循因果律進行。蘋果從樹上掉下是因為地心吸力；火箭能夠一飛衝天是因為反作用力。人類最大的武器就是邏輯、思考。

想當初紡瑩因為有趣就假定 Samantha 殺死了李俊旭，雖然我不能夠證明她是錯誤，但我們的確忽略了當中的人性。如果 Samantha 是兇手，那樣她的殺人動機又是什麼？

我在網上反覆搜尋有關 Samantha 的資料，結果完全找不到她要殺死李俊旭的動機。她們是中學同學，長大後因為緣份再次相遇，然後火速墮入愛河。

她們看起來是這樣甜蜜，就像童話故事一般，大家都期望會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到她們的結局這樣殘酷？我現在手上有許多資料的碎片，可是卻湊不出完整的拼圖。

在我苦惱的時候，我接到了紡瑩打來的電話。

「阿翔？仲未瞓？」

「而家先十二點幾，冇咁早瞓既。做乜事？」

「冇乜特別，只係應承左，想講返陳家仁部手機既事。」

「啊，好呀。我都有關於 Samantha 既野想同妳講。」

「嗯，咁我講先呢。」紡瑩深呼吸了一下，然後說：「簡單黎講，陳家仁係一個好變態既 fans。佢係 Samantha 既超級 fans，但係好病態.....甚至試過跟蹤同埋偷拍 Samantha。電話裡面可以搵到有好多偷拍 Samantha 既相。」

「所以妳話妳明白點解 Dr Wong 會咁講佢。即係佢都知道陳家仁係啲咁既人。」

「可能因為 Dr Wong 見到佢有偷拍 Samantha 同自己一齊既相，所以知道。」

「吓？妳話 Samantha 同 Dr Wong 一齊？」

「嗯，係陳家仁手機裡面，近幾日既相有好多都係 Samantha 同 Dr Wong。唔知佢地乜野關係，但淨係睇相既話，佢地既關係應該唔多好，好似有啲爭執。」

Samantha 和 Dr Wong，我手上又多了一塊拼圖把真相連在一起。

「但係呢，」紡瑩說：「只係跟蹤同偷拍已經算係比較好。佢最近仲開始不斷打電話同寄信騷擾 Samantha。內容全部都好難聽.....同埋不斷叫 Samantha 去死。」

想不到連恐嚇 Samantha 的惡作劇也真相大白了，整件事情的輪廓越來越清晰。

「點解陳家仁會突然變成咁？因愛成恨？」

「都可以係咁講。不過最大既原因係因為佢知道左 Samantha 以前既事。」紡瑩問：「你知唔知道原來 Samantha 同李俊旭以前係中學同學？」

「嗯，知道。」

「其實佢地唔止係同學關係，仲係情侶，佢地中學嗰時已經拍緊拖。不過當時 Samantha 係校花，好多追求者；而李俊旭只係一個唔起眼，又唔識打扮既內向四眼仔。」

「哦？同而家爭好遠呢。」

「係呀。當時佢地拍拖，其他同學都笑佢地係『美女與野獸』、『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尤其係其他男同學，佢地不斷排擠李俊旭，又成日叫 Samantha 飛左佢。」

「咁李俊旭都好慘。」

「不過聽講李俊旭真係對 Samantha 好好，好關心佢，只要 Samantha 需要佢既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李俊旭都會隨傳隨到。係李俊旭心目中，Samantha 就好似女神一樣。」

「女神同埋內向既四眼仔.....諗起上黎真係唔係好襯。」

「如果換轉係而家既話，可能就係叫做『收兵』呢。」紡瑩苦笑說。

「咁當時 Samantha 其實係唔係真係鐘意李俊旭？」

「唔知道呢。不過最後李俊旭發現左 Samantha 係學校外面有男朋友，然後 Samantha 就向李俊旭提出分手。雖然李俊旭唔肯，仲係同學面前苦苦哀求，但係 Samantha 都無動於衷。最後 Samantha 轉左校，佢地就有再聯絡喇。」

「估唔到 Samantha 細細個，感情生活就已經咁多姿多采。」

但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女朋友，damn。

紡瑩說：「講返陳家仁，佢就係因為知道左呢件事，於是對 Samantha 既印象 180 度轉變。陳家仁認為 Samantha 係一個恃住自己靚而去玩弄感情既女人。所以陳家仁變到好憎佢。尤其當佢認為係 Samantha 殺死李俊旭之後，就不斷 send 短訊去騷擾佢。」

「愛情真係恐怖.....或者李俊旭既死都係因愛成恨既悲劇。」

等等，好像有哪裡不對勁。關於 Samantha 和李俊旭的過去的確是一個重大線索，但這裡有一個矛盾。怎樣看李俊旭都是受害者。要報仇的話應該是李俊旭殺死 Samantha 才對啊。

「吶，紡瑩。或者我地一直都誤會左一件事。李俊旭既死，唔係因為 Samantha 想殺死李俊旭，而係啱啱相反——李俊旭想殺死 Samantha。」

「即係李俊旭想殺死 Samantha，但唔知點解最後李俊旭反而被殺？」

「從結果黎睇，可能係因為 Samantha 反抗，最後錯手殺死左李俊旭。」

紡瑩沉默了一會後，說：「咁都好奇怪啫，李俊旭係死係自己屋企。如果佢要殺死 Samantha，正常都唔會係返自己屋企殺架嘛。」

「咁即係話，第一案發現場並唔係李俊旭屋企。」

「點會啊，李俊旭死前仲有係屋企用電腦玩微博啲。」

「呢樣可以係事前 set 定指令，等部電腦模仿自己係微博度留言。根本唔需要自己坐係電腦前面做。」

「但點解要咁做？」

「如果李俊旭想殺死 Samantha，咁樣做可能係想製造自己既不在場證據.....如果第一案發現場唔係李俊旭屋企既話，一切就講得通。」

「阿翔你話李俊旭係打算去第二度殺死 Samantha，咁會係邊度？如果你講唔出個地方既話，一切都只係估估下，好難去證實架啲。」

紡瑩說的話也有道理。暫時一切都只是我的推論，甚至還沒有結果。如果在這裡結束，我永遠也不會看見背後的真相。

我知道我還需要一塊拼圖，但我的常識已經走到盡頭了。我需要一塊不能用常識去理解.....不，是超越常識的拼圖。就是陳家仁的證言。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陳家仁的瀕死經驗會讓他在醫院裡遇上李俊旭。不過如果李俊旭是死在醫院的話，拼圖就完成了。

「係醫院！李俊旭係死係醫院入面。我隻戒指發光唔係因為見到 Samantha，而係因為我係醫院；陳家仁見到李俊旭既靈體，因為李俊旭係死係醫院！」

「等等.....而家既阿翔一啲都唔似阿翔呀.....突然之間以靈異現象做前提。」

沒錯，現在的我的確很奇怪。不過 Samantha 的信，讓我相信整件事情有超乎想像的因素在背後推動。現在的我只能夠暫時放下常識的框框應戰。

如果我的預感正確，Dr Wong 就是關鍵人物。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可以把李俊旭、Samantha、還有慈愛醫院連起來的人。

「紡瑩，唔好意思，我突然諗起有啲事要做！妳早啲馴喇。」

「喂，阿翔！蠢材阿——」

我掛斷了電話，然後準備出門去。

回想起在酒吧看見 Samantha 的時候，她一副已經放棄一切的樣子。或許她今晚打算去找 Dr Wong 了結一切吧。

二章 - 靈魂証人 (8)

我離開的士，走到慈愛醫院的正門前。看一下手錶，已經是凌晨兩點左右。回想起來，上一次也是在這個時間去找弦玥的。

「你知唔知道，係日本傳統信仰裡面，丑時三刻係草木皆眠、百鬼夜行既時間？一個人係好危險架。」

我望向旁邊，原來紡瑩一早就坐在正門前，一邊吃零食一邊等著我。

「蠢材阿翔，你所有既諗法已經俾聰慧既紡瑩睇穿晒喇。」

「妳咁夜仲食零食，小心肥啊。」

「唔食多啲野點保護到你啲，行啦。你去邊我都會跟住架喇，我地係 partner 黎架。」

雖然我沒有回應她，但聽到她這樣說其實我的心裡面很高興。

走進醫院後，我到處問其他人 Dr Wong 在哪裡。還好我有在酒吧拍了他和李俊旭的照片，其中一位護士告訴我，她看見 Dr Wong 和一個女人到了北翼大樓那裡。

「個女人係唔係高高地瘦瘦地，長頭髮，同埋可能戴太陽眼鏡？」

「係啊。」

—Samantha !

不過當我來到北翼大樓，發現這裡大部分的門都是上了鎖，只限職員進入。

「阿翔，而家點算好？」

我嘆了一口氣，右手不自覺地摸著左手的戒指，然後戒指就發光了。同一時間，身旁的門突然自動解鎖並打開著。

我和紡瑩四目交投，大家都期待著對方先說話。

這裡還是由我打破沉默吧。

「冇事既.....而家最新科技既自動門黎啫。」

我帶頭走進裡面，用手機照明，然後沿著樓梯一直往下走；走到盡頭看見一度鐵門擋在前方，看起來是沒有上鎖。

我回頭望了紡瑩一眼，然後把門推開——

門後面是血淋淋的畫面。

在微弱的燈光下，Samantha 倒在地上流了很多血。而 Dr Wong 則拿著一把沾滿血的短刀，面目猙獰，簡直是惡魔的化身。

紡瑩看見這個場面，嚇得跌在地上大叫。

Dr Wong 看見我們，便說：

「仲以為係佢地，原來係你地兩個.....我地好似係幾個鐘頭前見過面？」

「你.....殺死左 Samantha？」

「係又點？呢種女人都係抵死。上次佢死唔去，而家我幫李俊旭報仇。」

「果然係你同李俊旭想殺死 Samantha。」

「嘿，不過本身對於我黎講，佢地邊個死都冇所謂。佢地都係內心醜陋既人，我只係要佢地既靈魂就得。」

「你講咩.....你痴左線！」

「你知唔知道人最寶貴既係咩？係靈魂。靈魂擁有難以致信既能量，只要可以掌握到呢種能量，我就係超越生命既存在！」Dr Wong 張開雙手說：「不過靈魂既能量太過精緻，太過難去操控.....直至我遇到佢地，佢地話俾我聽，一個靈魂裡面越複雜，越係充滿仇恨、憤怒、絕望.....靈魂既力量就會越強大，越容易控制。於是我不斷收集呢種靈魂，就算死幾多人都冇所謂，死既人都係抵死！哈哈。」

不可理喻，這個人已經沒有人性了。

「不過你地知道得太多野喇.....所以你地都係要死。」

「你.....你係醫院裡面隨便殺人，冇可能走得甩。」

「唔駛擔心，自然會有人幫我善後，就好似李俊旭死左之後自己識返屋企一樣，嘿嘿嘿。」

——突然，他像一頭猛獸從漆黑中向我衝過來，用身體撞開我。我嘗試用雙手擋住，但他的力氣彷彿已經超越了人類，無情地把我撞飛到數米外。

他打量著坐在地上顫抖的紡瑩，然後笑著說：「首先殺左呢個女仔，等你嘗試一下絕望既滋味，然後再殺死你。」

不知道因為光線問題還是我的血把視線擋住，我眼前的影像越來越昏暗。

我好想去救紡瑩，但我沒有能力去救她。

黑暗中，只見刀鋒反射著的光，下一秒，大概是我最不願意看見的事情。

——一道閃電從我的頭頂掠過，然後聽到野獸的慘叫聲，最後一切都靜止下來。

「對唔住，大姐姐黎遲左。」

我抬頭說：「霜姐……」

「而家咩都唔好問，你帶紡瑩走先。去醫院門口等我。」

「妳頭先……殺死左佢？」

「只係電槍，我唔想整污穢自己對手。之後既事就交俾警察處理，我地唔駛插手。」

我小心翼翼地扶起受驚過度的紡瑩，然後爬樓梯慢慢離開這個瘋狂的地方。

我和紡瑩來到醫院門前，找了一張長椅坐著。紡瑩雖然沒有受傷，但看起來十分脆弱，像初生的小貓一樣。

我好想去安慰她，但我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於是我打算伸手把她抱入懷裡，不過當我這樣做的時候，一架酒紅色的跑車高速地駛到我們旁邊。

BMW F80 M3，是女王的愛車。

「少年少女，做乜咁愁眉苦臉呀？上車啦。」

「霜姐調整心情既速度真係快過小明……」

「嘻，因為佢係霜姐姐嘛。」

我們上車後，女王一直都在聊其他話題，明顯刻意迴避剛才發生的事情。

她先送了紡瑩回家，然後問我：「係唔係返宿舍？」

「咁夜唔返喇……費事麻煩。」

「我唔會俾你上黎我屋企架啲。」

「妳車我返雜誌社就得。」

女王沒有回應，只是奇怪地微笑著。

來到雜誌社樓下，下車的時候，她拉下玻璃窗並把一份文件交給我。

「呢疊紙可能就係你想要既最後一塊拼圖。你有時間就睇下啦。」

女王沒有解釋，酒紅色的跑車揚長而去。

二章 - 靈魂証人 (完)

我和保安員寒暄了幾句之後，便搭升降機回到雜誌社。我坐了下來，把女王交給我的文件打開來看，原來裡面是一本很多年前的日記的影印本。

200X年9月1日(晴)

今日新開學，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很奇怪的男生。他喜歡看書，所以有深近視。雖然其他人都取笑他，但我覺得他很有禮貌，比起取笑他的男學同更加友善.....

200X年9月19日(雨)

阿旭知道我昨天生病，於是他便摺了一樽紙星星，然後向星星許願希望我可以早日痊癒。真是一個很奇怪的男生.....

200X年10月31日(陰)

原來阿旭是一個很聰明的學生。我課堂上面有不懂的地方，他都很耐心地教導我。我覺得有他坐在我旁邊真的很好。不過明天就要調位了，有一點捨不得.....

200X年12月5日(晴)

今早看見阿旭的臉腫了起來，又貼著膠布。我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但他也不肯告訴我。後來我知道原來是因為有其他女生說我的壞話，阿旭維護我的時候和其他男同學打起上來。明明沒有這個必要，真是傻瓜.....

200X年1月10日(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阿旭親手畫了一張生日卡，還自己做了一個蛋糕送給我。雖然生日卡畫得很難看，蛋糕也不好吃，不過為什麼呢？我覺得好開心.....

200X年2月14日(晴)

今天是情人節，阿旭親口向我表白，問我可不可以做他的女朋友。真是的，當然可以啊，笨蛋.....

之後的日記都是有關女孩和阿旭談戀愛的生活點滴，直至最後一篇。

200X年11月9日（雨）

日記到這裡要結束了。反正再沒有東西值得記下來。昨天我故意讓阿旭看見我交了新的男朋友，希望他可以死心。不過他還是沒有放棄。為什麼？像我這種人，把我忘掉就好啊。

阿旭，其他人取笑你，是因為他不懂得欣賞你。你是我人生中遇過最好的人。自從認識你之後，我的人生變得很幸福。吃的東西都是甜的，看到的星星都是閃閃發光。是你的魔法改變了我的世界。

所以就算以後沒有我，你的人生一定也會很幸福。你可以找到一個更加好的女朋友。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

——再見。

文件之後的幾頁全部都是那個女孩的病歷表，上面寫滿了不是英文的外國文字，還有她在外國接受手術的報告。

我一直翻，翻到最後一頁，同樣是一篇日記。不過筆跡變得成熟，是女孩十年後寫的。

2015年2月10日（晴）

今天工作的時候竟然讓我再次遇見阿旭。他和以往一樣沒有改變，還是很溫柔和細心。於是我急不及待地回家把這本日記找出來。我重新看了一遍十年前的日記，我知道我仍然很愛他。

十年後的情人節，就換我和他告白吧。

即使失敗也好，我也很想告訴他我現在的感受。

不知道十年後，你還愛我嗎？

我默默地把文件放下，閉上眼睛。我想，如果人死後真的有靈魂，而她們可以化解誤會再次走在一起的話，就算科學不能夠解釋，但再沒有其他東西比這件事情更更好了。

間幕 - 實驗

會議室內，一位年輕女性正在向她的上司匯報工作。

「我既報告到此為止，有冇問題想問？」

「冇問題，妳做得好好。」男人回答說：「不過我仲想知道樂介翔而家點？」

「關於樂介翔既實驗，暫時黎講進度算唔錯。而且經歷過尋晚既事，我諗佢已經返唔到轉頭。佢遲早會記得返晒所有野。」

「不過妳要記住，我地剩返既時間已經越黎越少。如果佢唔能夠自己覺醒，就要用其他方法強迫佢覺醒。」

「.....逆行催眠？咁樣做太危險，可能會殺死『樂介翔』呢個人。」

「我既意思呢個係最後手段。可以既話我都想佢自己記得返以前既野。樂介翔係我地既希望，如果佢唔能夠覺醒，單靠仿製品未必可以同嗰班人對抗。」

「我明白。我會試下由佢細個既時候入手。」

「總之樂介翔既事就拜託妳，唔好令我失望。」

「一切就放心交俾我做。因為教導後輩係大姐姐既責任黎架嘛。」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1)

「霜姐，應該係時候講俾我知發生咩事喇卦？」

一大清早，在雜誌社的辦公室內，我走到杜霜虹的王座前請她顯靈解籤。

「你想知道啲咩呢？問題少年。」

「點解嗰晚妳會係醫院出現，仲救左我同紡瑩？」

「呢個係『愛』既力量。我諗你都聽過啲故事，例如細佬有時既時候姐姐會有心靈感應去救返細佬？」

「咁突然俾人愛我都好難做。」

而且很可怕。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比女王的愛更加可怕了。

「霜姐，我係認真想知道架。」

「大姐姐我都好明白你既心情。不過你仲未過試用期，我唔可以講俾你聽住。」

「我第一次聽呢份工有試用期。」

「七月份同八月份既稿都做得唔錯。如果九月份既稿仍然保持水準既話，我就講俾你知我知道既野啦。」

「唔可以而家講？」

女王沒有回答，只是把食指放在嘴唇前示意不能說。

但是我不能夠接受，不能夠這樣就被打發走。女王看見我沒有退讓的意思，便說：

「每個人都有唔想講既野架嘛，係唔係？就算翔你都有唔想提起既事架，例如你細個嗰陣既事。」

我聽到後臉色蒼白，感到十分訝異。難道女王知道我小時候的奇怪經驗？

「翔，」女王溫柔地說：「慢慢黎，而家唔好心急，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你需要知道既野。」

「.....我明白喇。咁我就等一個月，九月份既稿完成左之後我再問妳啦。」

「嗯，大姐姐我會係精神上支持你。」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很努力地尋找靈異題材去寫九月份的稿。報紙、雜誌、甚至網上的新聞組等等都是我的資料來源。可是找了一個多小時卻沒有什麼好題材。

我打開雜誌社的電郵看看，我發現有一封讀者寄給我們的電郵，內容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業餘的占星師。我預測到我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我想請貴雜誌社可以替我作見證。請聯絡我。』

我不懂得如何反應。占星即是星座運程？我可不願意在八卦雜誌的星座專欄，看見射手座明天就要死的預測啊。再者星座只有十二個，射手座要死的話一天就要死六億人了。

我把電郵的內容告訴坐在我旁邊的紡瑩，然後她問：

「阿翔你認為點？」

「我覺得都應該要聯絡一下佢既.....如果佢其實係打算自殺就唔好啦。」

「噃，阿翔你真係心地好。咁我地就去搵下佢啦。」

「好呀。」反正現在有點閒，「話說其實妳識唔識占星術係咩野？係唔係等於星座運程？」

「欸，雖然我唔係專家，但係據我所知占星術唔止睇星座咁簡單架。」紡瑩拿起一枝鉛筆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大圓圈，「每個人、每樣野、甚至乎只係一個念頭，佢地都有屬於自己既『星盤』——即係每樣野出現既嗰一刻，天上面星星所排列既位置。」

「而占星術就係根據星星既方位、當時天上面既星座、仲有當日既宮位等等去推算過去未來。」

「總括黎講，一個星盤包含『天體』、『星座』、『宮位』、『相位』、『元素』呢五個範疇。所以單係睇星座係唔足夠架。就算係星座都有分『太陽星座』、『月亮星座』、『上升星座』等等.....」

這一刻，我覺得紡瑩好像變成一個神婆，而且我完全不理解她在說什麼。

「雖然妳話自己唔係專家，但妳都識得好多呢。」

「作為一個專業既心靈雜誌記者，呢啲係最低程度既常識黎。」紡瑩得意洋洋地說。

「咁占星可以預測到一個人幾時死？」

「呢層我唔知道喇.....我始終唔係專家。」

「嗯.....不過既然妳都識少少，我諗同嗰位讀者傾偈都容易啲既。」

我依照電郵附上的電話號碼，嘗試打電話給發電郵的那位讀者。

——接通了。

「喂，你好.....我係超靈視雜誌社打黎架，我叫阿翔.....我想問係唔係你 send email 俾我地有關占星術既事？」

「.....係。」

電話對面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說話比較慢。或許像我一樣，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我想約妳出黎見面，等妳可以講多啲俾我地知道.....唔知聽日下晝妳方唔方便呢？」

「下晝.....下晝.....下晝唔得。『月亮空亡』，唔適合見面。」

「吓？」月亮空亡，什麼來的？

「可唔可以再過一日，星期四既下晝.....咁樣會比較好。」

「哦、哦.....我冇所謂，妳可以就OK。」

於是我們約定了後天的下午3點，在某間咖啡店裡面碰面，然後就掛了線。

不過我還是抱著一點疑問。我指住紡瑩大叫：

「月亮空亡！」

「蠢材阿翔想嚇死人咩！」

「冇.....好似招名咁所以嗌下。」我差點想在前面加一句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之類的，「妳知唔知咩係『月亮空亡』？」

「嗯？」紡瑩側著頭沒有回答。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2)

要理解月亮空亡，首先要明白什麼叫做相位。

簡單來說，相位就是天空中某兩點所形成的特別角度距離。例如日食的話，太陽和月亮都在同一方位，角距是 0 度，占星學上面就把這種狀態稱為「合相」。

另一個例子是月食。雖然同樣是太陽、地球、月亮連成一直線，不過今次地球夾在中間，從地球上看到太陽和月亮天各一方，相距 180 度。這個角距也是一個相位，叫做「二分相」，或者「對分相」。

其他相位還有「三分相」、「四分相」、「六分相」等等，分別對應角距 120 度、90 度、60 度。譬如當月亮和水星的角距相差 90 度，用占星學的語言來說它們就是呈「四分相」。

值得注意的是，占星學通常都是討論「重要天體」的相位。所謂「重要天體」包括太陽、月亮、還有「九大行星」——縱使冥王星在 2006 年被剔出行星之列，它在占星學上仍然占有一個重要席位。

由此可見，月亮不可能年中無休地和重要天體呈特別相位。當月亮離開了當前的相位，在進入另一個相位或星座之前她只能夠「漂浮」在星盤上，和其他天體「失去聯繫」。這種狀態就是「月亮空亡」。

月亮空亡大約每兩、三天就會出現一次，並不是什麼罕見的現象。不過占星學相信如果在月亮空亡的期間作決定，那個決定通常都不會有成果，應當盡量避免。

以上資訊由 Google 老師和紡瑩老師熱情提供。

聽完之後我在想，如果有一對十分迷信的新人要擇日子結婚，首先他們會剔除雙方父母的生日月份、相沖的日子、又要避免清明重陽孟蘭月。假使最後連月亮空亡的日子都不能選的話，我很懷疑他們到底能否成功結婚。

星期四的下午，月亮進入雙子座，剛好結束持續了一天的月亮空亡。我和紡瑩正在一間咖啡店門口等待著電郵主人的出現。

不過夏天的三點鐘，烈日當空，這是我最大的誤算。雖然正在吃雪糕的紡瑩看起來沒有感到很辛苦，但我有像雪糕一樣快要融掉的感覺。這一刻我覺得我和太陽是相沖的。

「請問.....你地係唔係雜誌社既人？」一位長頭髮，戴著粗框眼鏡的女生走過來問。我自己不算高，不過那個女生比我還要矮半個頭，感覺像一名中學生。

「妳就係 Candy？」紡瑩問。

「嗯。」

「妳好，我叫紡瑩呀。同隔離既阿翔都係超靈視雜誌社既記者。」

「電話入面嗰個人？」Candy 望著我問。

「係呀，妳好，我係阿翔。不如我地入去入面買杯咖啡，涼下冷氣先啦。」

為了消暑，我買了一杯冰拿鐵，然後找了一張圓枱坐下來。Candy 和我一樣都是一杯冰拿鐵。至於紡瑩，礙於她只剩下一種味覺，摩卡是她的不二之選。

大家都坐了下來，紡瑩首先開口說：

「唔駛咁緊張，當大家傾下偈就可以。妳而家係讀緊書？」

「嗯，讀緊大學，就黎 year 3。」

「哦，同阿翔一樣呀。」

這個的確是意料之外，因為 Candy 看起來很像小朋友。

「係呢，Candy，妳好鐘意占星架？」紡瑩問。

「嗯。」

「咁可唔可以幫我睇下我個命盤會係點丫？」

「可以，妳俾妳出世既時間同地點俾我就得。」

於是紡瑩靠近 Candy 耳語，並把自己的出生時間和地點告訴給她。

其實紡瑩要求 Candy 幫自己看命盤，看起來好像閒談，卻很有作用。如果 Candy 的占星不準確的話，就不用再擔心什麼快要死去之類的話了。

Candy 在 iPad 輸入資料後，沉默了數分鐘，然後開始解說：

「紡瑩係一個好幸運既人，同屋企關係好好，亦都好有朋友緣。係紡瑩既本命盤入面，有好多星星都落係『創始星座』，尤其係牡羊座。妳係一個好鐘意行動、同埋創新既人。但係呢方面既傾向太大，可能唔容易同其他人合作。」

「我係咁架咩？」紡瑩問。

「嗯，我覺得 Candy 講得好啱。」我說。

Candy 沒有理會我們，繼續解釋：

「不過其實妳係一個思想好細膩，好聰明既女仔。可能其他人唔了解妳所以未必咁容易可以同妳合作到。」

「吓，紡瑩係一個好聰明既女仔？冇可能。」

「哦！就係咁。都係阿翔太蠢所以先至咁難合作！」紡瑩感到很有趣，繼續問：「咁我既真命天子幾

時會出現？」

「妳既人緣好好，姻緣亦都好好，應該會好早拍拖同結婚。我諗妳既真命天子應該好快會出現，或者已經出現左？妳今年都廿一」

「S T O P！話明唔准講年齡架！」紡瑩伸手阻止了 Candy 繼續說下去。

之後對於紡瑩本命盤的解說都是一些比較空泛的描述，有時候紡瑩十分同意但我反對，又有一些描述我很認同但紡瑩堅拒承認。

為了再測試一下 Candy 的占星準確度，我也把自己的出生時間和地點告訴給她。她同樣地在 iPad 上工作一會，然後開始沉思。

「好奇怪。」Candy 說：「阿翔既本命盤毫無特色.....或者應該話包含晒所有特質.....好奇怪。就好似唔係一個人既命盤咁。」

「唔會卦，我點睇都係一個人黎架喎。」

「唯一既共通點.....就係冇父母緣。同屋企關係好差。」

「呢一點我唔否認.....」

「總之好奇怪，係阿翔既本命盤入面有好多矛盾.....我唔想睇。」Candy 突然轉變話題，問：「其實你地係唔係唔信我？」

我連忙否認，並解釋我們只是純粹對占星感興趣而已。

當然這個只是借口，我真正感興趣是別的東西：

「Candy，妳知道自己就黎會死，係唔係？」

「嗯。一星期後。」

「.....係用占星推算出黎既？」

「除左占星之外，我本身有靈力，對其他人既死特別敏感。」

「欸？但係妳好似好平靜咁.....唔通妳覺得死左都冇所謂？」

「嗯，冇所謂。只要其他人知道我有講大話就好。」

「妳想我地做證人，就係要證明妳既預言唔係講大話？」

「嗯。」

「呢樣野對妳黎講好重要？比起自己性命更加重要？」

「嗯。」

我想不通 · Candy

叫我們來就是要證明她可以預測自己的死期，不是說謊。這樣很重要嗎？自己的性命卻不重要？這樣看來，她甚至願意為了實現結果而選擇自己結束生命。只有這一點是一定要阻止的。

「Candy，如果妳離開左，一定會有人好傷心架。」紡瑩的語氣帶有一點寂寞。

「唔會有人傷心。我父母已經唔係度，親戚個個都唔鐘意我。我亦都有朋友，所以死左都冇所謂.....應該話死左仲好。」Candy

依然很平淡地說，就像說著和自己無關的事：「如果我真係死左，你地雜誌社就可以幫我做證我有講大話.....我就可以安心咁同媽媽講我真係冇講大話.....電視上面嗰次只係意外.....」

「電視？」紡瑩輕聲問。

「係.....以前媽媽帶我上過一個電視節目，節目係專門講一啲有超自然能力既小朋友，同埋會係現場驗證佢地既超能力。」

「但係嗰次我失敗左，我同媽媽都俾人話係講大話、呃神騙鬼。最後媽媽抵受唔到壓力抱住我一齊自殺.....」

「所以我想俾其他人知道.....我有講大話。」

以上就是 Candy 的心跡。

「我明白喇。」我告訴 Candy：「我地會整理一下資料，然後聽日再搵妳，可以嗎？」

Candy 只是默默地點頭回應。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3)

完成 Candy 的採訪後，我和紡瑩便回到了雜誌社。時間是下午五點鐘，距離下班還有一個小時。

只不過到外面走一轉就已經汗流浹背，其實剩下的一個小時最適合就是呆坐在電腦前，甚至在冷氣機送出的微風中小睡一會，感受一下人類文明的偉大。

可是今天罕有地，杜霜虹女王仍然留守在辦公室內工作。有如鎮守在中央的不動明王，沒有給予我們偷懶的空間。

「阿翔，其實頭先 Candy 個 case 好難用黎做題材寫稿。」坐在旁邊辦公桌的紡瑩說：「首先如果 Candy 既預言失敗，咁就有野值得報導；而萬一 Candy 既預言成真，我地用 Candy 既死黎大做文章既話一定會俾人鬧，會嚴重損害雜誌社既聲譽。」

「我都係咁諗。不過聽完之後唔理件事，自己又過意唔去。」

「所以阿翔你想繼續幫 Candy？」

「唔係.....我有咁既能力去幫人。」

事實上 Samantha 的死也讓我內疚。我始終不是什麼大人物可以幫助到其他人。

我告訴紡瑩：

「但至少，我想知道成件事背後既真相。Candy 既想法實在太奇怪，我想知道原因。或者咁做唔係為左其他人，而只係為左滿足自己既好奇心。」

「哦，呢個係你既諗法。」紡瑩微笑著說。

「所以我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Candy 既事。就算佢有家人有朋友，但始終要係社會生活既話，就一定唔能夠避免同其他人有聯繫。我想知道係其他人眼中既 Candy 係一個點既人。」

「所以紡瑩你想調查 Candy 身邊既人。咁我就從另一個方向著手搵料啦。」

「咦，妳唔係話 Candy 個 case 唔可以用黎做題材咩？妳唔駛勉強幫手，我自己做都得架。」

「我話晒都係你既前輩黎架。所以幫後輩手好平常啫。而且我都想知道 Candy 其實係點諗。」

「原來係咁，多謝妳。」

「唔駛客氣。」

接著，紡瑩雖然沒有戴眼鏡，但還是用手指假裝托一下她的空氣眼鏡，把自己當成偵探小說裡面的主角。她問道：

「你仲記唔記得 Candy 話佢自己細個嗰陣有上電視？」

「噃。妳知道係咩節目？」

「嘿嘿，當然知道。一定係《靛藍兒童檔案》。係十幾年前左右，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興起左 New Age 既熱潮。而《靛藍兒童檔案》就係當時一個好高收視既電視節目，專門搵一啲有超自然能力既小朋友上去做實驗。」

「New Age，好似幾年前都有聽過呢個 term。」

「本身潮流既野就係不斷重複架啦。我諗你聽過 New Age 係因為 2012 年 12 月 21 日既末日預言。記得嗰陣我仲係屋企溫書，諗住如果真係世界末日既話唔駛考試就好喇。」

「但係世界末日左之後妳就冇得食甜品架喇。」

「咁又係。」紡瑩猶疑了一會，說：「反正結果當日都係冇事發生。不過如果相信 New Age 既人，佢地會覺得 12 月 21 日就係新紀元既開始，即係『寶瓶座年代』呢。呢啲文化，同『靛藍兒童』一樣，都係 New Age 既思想。」

「我自己就覺得，呢啲野都係用黎呃神騙鬼。」

「就係所謂既『偽科學』，同占星術一樣。你唔可以證明佢啱，但又證明唔到佢錯。」

對，這就是我不喜歡偽科學的原因。你永遠不會知道它是對還是錯。就好像你看見一位美女，然後驚覺自己身處泰國一樣。是男還是女？這是一個問題。

紡瑩接著說：

「我會搵社長同電視台聯絡，睇下有冇當年節目既資料。」

「不過都成十幾年前，妳仲記得呢。我就完全冇印象有聽過呢個節目……」

「噏、噏，講明先，純粹係因為我鐘意研究超常現象既野，同年齡無關架！嗰陣我都好細個咩都唔知架！」

「我其實都係想講妳真係好鐘意研究超常現象啫……」

掛在牆上的時鐘不知不覺已經轉到六點正，剛剛分配好的調查工作亦只能留待明天開始。我跟紡瑩和女王道別後便離開了雜誌社，回宿舍準備晚飯。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4)

星期五對很多受薪族來說是一個很高興的日子。因為明天放假，星期五晚上就最適合與朋友玩樂。不過對於我們雜誌社來說就不太合適了，始終星期六還是要上班。

可是這裡還是有人不受束縛的，那就是杜霜虹女王。看她今天的衣著打扮，大概今晚又會去什麼派對之類的吧。

至於紡瑩，平日這個時間她應該會座位上工作，又或者躺在梳化上吃零食。但今天因為她去了電視台找資料，辦公室顯得比平日冷清。

我把昨天的筆記放在辦公桌上，開始思考怎樣用第三者的角度去了解 Candy 這女生。可惜我手上資料有限，比較有用的大概就只有她的電郵地址。

我嘗試在網上搜尋她的電郵地址，結果不多，但給我找到她在大學裡面的一些照片。

原來她和我讀相同的大學，這樣就容易處理得多了。因為我們這邊有女王鎮守，只要她和大學的職員疏通一下應該就可以拿到 Candy 的個人資料吧。

「呢招係禁招黎架喎。」女王聽到我的請求後，說道：「不過我都可以幫你手既，只不過你要答應我做一件事。」

「係咩事？」我有一點不好的預感。

「做乜好呢.....」女王托著腮露出狡滑的笑容，然後好像靈機一動，在抽屜裡拿出兩張電影票。

她說：「咁啱我有兩張戲飛。」

「妳想我同妳睇戲？」

「蠢材，同我睇戲有乜好玩。呢兩張飛係俾你同紡瑩既。」

「吓？」

「今個星期日你約紡瑩去睇戲，咁我就幫你搵 Candy 既資料。」

「咪、咪住先.....兩樣野有咩關係？」

「冇關係。」

糟糕了，我又忘記女王是一個為了有趣就會做一些難以理喻的事。我把電影票拿來看，然後被電影名稱嚇了一跳。

「呢套咩戲黎架？一睇個戲名就知道係 Love Love 純愛文藝電影咁，一定會悶死。」

「呵呵，對於少女情懷既紡瑩黎講應該好啱睇。」女王大笑說：「總之你應承我約佢今個星期日睇戲

·我就幫你手搵 Candy 既資料啦。」

我無奈地長嘆一聲，說：「好啦，我應承妳啦。」

「同埋你應該知道，如果你唔遵守承諾會有咩後果架啦？」

「呃，但係如果星期日紡瑩唔得閒我都冇辦法架.....」

「呢層唔駛擔心。」女王看起來胸有成竹，不知道又在盤算什麼。

雖然說女王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卻十分可靠。中午過後，她就把 Candy 部分的個人資料交了給我。

接過資料後，我首先打電話給 Candy 的監護人，即是她的舅母。不過她的舅母好像很憎恨 Candy，一聽到她的名字就掛了線。

跟著我也聯絡上 Candy 以前就讀的中學和小學，看看有沒有老師對趙青青 (Candy 的中文名) 有印象。不過學校方面都異口同聲說不太記得這位學生。

處處碰壁，我只好再一次審視女王給我的資料。我看見女王用紅色原子筆圈起 Candy 的小學，並在旁邊畫了一個陰險的笑臉。

——大埔教顯小學。

或者有什麼特別意思？不過女王已經提早下了班，我只好自己在網上尋找該小學的資料。

意外地，我很快就找到一則十二年前的新聞。

『被詛咒的小學——在四個月內已經有六名小學生相繼死去。最新一位受害者，昨午從小學天台墮下重傷昏迷，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又是和這種離奇怪事有關係嗎？不過或許要有這種程度的衝擊才會令到 Candy 的思想那麼古怪吧。

當我繼續翻看相關新聞的時候，紡瑩回來了。

「Hi，阿翔。」紡瑩環望四周，說：「霜姐姐又唔係度呢。」

「霜姐呀，佢今朝都有返過黎既。」

「哦。」紡瑩放下手提包後便回到了座位。

因為紡瑩提起了女王，讓我想起女王給予的任務。不過直接問她星期天有沒有空好像太突兀了，只好慢慢來。

「妳今日去電視台有冇收穫？」

「恩。諗返轉頭社長真係一個好神奇既人。有佢出聲幫手，我今日幾乎可以係電視台自出自入。跟住我搵到當年《靛藍兒童檔案》兩集既錄影帶。」

「兩集？Candy 一個人播兩集？」

「唔係呀。一集係 Candy，另一集係另一個人。」

「邊個？」

「係阿翔你啊！你仲呢我話對個節目冇印象，明明就上埋電視。」

「吓？我上過電視.....？」

「唔好扮唔記得喎，只係十二年前既事，你都讀緊小學啦。」

我.....十二年前.....靛藍兒童.....

好像忘記了什麼.....好像記得了什麼.....

「阿翔你冇事嘛？你而家個樣好奇怪.....你唔記得就算啦，唔駛勉強喎.....」

我小時候的記憶一直很模糊。不對，正確來說只是小學時候的記憶很模糊。我記得第一天上幼稚園大哭的情境，卻沒有小學時候上課的記憶。

我一直以為是很正常的事情。人長大了，自然會忘記以前所發生的事。

但有沒有想過另一種可能性？不是忘記，而是根本不存在。

或許幼稚園之後，我過了幾年空白的日子.....有這樣的一種感覺，奇怪的感覺。

我的意識漸漸遠去。彷彿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但我已經沒有氣力去回應了。

—Patså buårest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5)

佛洛伊德說過夢是願望的達成。那麼小狗會夢見骨頭；小貓會夢見魚兒嗎？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

課室內響起了《自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的「念故鄉」，黑板旁的時鐘指著十時二十五分。小朋友和老師敬禮後，就是小息的開始。

大概所有小學的小息風景都是千篇一律吧？課室內吃零食、下棋、你追我逐。十分鐘可以做的事情實在不多。

然而，課室內總會有幾個人喜歡靜靜地坐在一角，彷彿身邊的事情都和自己沒有關係似的。在這個課室內就有兩個這樣的人：趙青青和樂介翔。

我望著小時候樂介翔坐在椅上的側影，然後我察覺到「自己正在以第三者的角度觀察自己」這個事實，並且接受了。

樂介翔在班內被孤立的原因很簡單，純粹就是因為樂介翔不願意接觸其他人。同樣地其他同學也不喜歡接近樂介翔，主要是害怕了樂介翔兇惡的外表。其實關於樂介翔的謠言不少，但沒有人會在樂介翔面前說他的壞話。

至於趙青青，用一句話作總結，她就是課室內被排擠的對象。尤其她在電視節目出洋相後更成為了同學之間的笑柄，就連以前的朋友也跟她絕交。

另一方面，趙青青的母親因為投資股票輸了很多錢，於是她一個星期前抱著趙青青一起跳樓自殺，最後只留下趙青青一人。遺憾地，沒有太多人對趙青青母親的死感到傷心，尤其是那些跟她一起投資而輸了錢的人，他們對趙青青母親的死沒有感覺。

久而久之，趙青青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小息是自己一人、午膳也是自己一人。

下午三點十五分，班主任走進了課室問：

「係唔係有同學擺走左老師本點名簿？」

沒有人回答。

不過偷走點名冊有什麼好處？應該只是老師自己弄掉了吧。

最終老師也找不到點名冊。放學後，趙青青捉住了樂介翔說話：

「我想講一件事俾你知道。」

「點解講俾我知？」

「因為.....我覺得你同我都係同一類人。」

樂介翔沒有回應，明顯地對趙青青的話題不感興趣。

趙青青繼續說：「李小依佢病左，我打算今日去探佢。」

「妳地唔係已經絕交？」

「嗯，不過冇關係。我仲會帶一份禮物俾佢。」

「咩禮物？」

「蘋果。」

樂介翔搞不清趙青青想表達什麼。不過趙青青卻說，以上就是她想告訴給樂介翔知道的東西。

那一天的放學後，趙青青在水果攤買了一個蘋果，然後到李小依的家探病。

三天後，李小依的感冒突然惡化要送入醫院，接著沒幾個鐘頭就去世了。

不過這只是惡夢的開始。

一星期後，一名小學生在學校外面過馬路時被貨車撞倒重傷。在場同學都十分驚慌，可是趙青青卻慢慢地走近被撞倒的學生，並在旁邊放下了一個蘋果。當時沒有人理解趙青青的行為，但被撞倒的學生最終送院後證實不治，同學之間都認為趙青青是一個不祥人。她身邊的人包括她的母親也是因為她而死的。

接下來，學校發生了很多意外。而趙青青總會在現場放下一個蘋果。

當時的樂介翔與趙青青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學校的天台上。

放學的鐘聲響起，趙青青拉著樂介翔偷偷地走到學校的天台。天台沒有欄杆，而趙青青卻一直走，走到天台的邊緣坐下，雙腳懸空。

樂介翔冷靜地問：「妳想跳落去？」

「呢度係六樓，你估跳落去會點？」

「應該會死。」

趙青青喃喃地說：「應該會死.....正常應該會死。」

「妳唔驚咩？」

「.....反正都唔係第一次。」

說畢，趙青青用雙手按著天台的邊緣，縱身一躍，消失在樂介翔的眼前。

「阿翔？」

——啪！

突然被賞了一記響亮的耳光。眼前的凶手是一位綁側馬尾的少女。

「紡瑩？」

「啊，你終於有反應喇！」

環顧四周，我正身處在雜誌社，辦公室內只有我和紡瑩二人，然後我被紡瑩掌摑了一下。

難道我做了什麼得罪她的事情？

「對唔住！」我下意識地合十雙手道歉。

「做乜無端端講對唔住喎，你傻左呀？」

「呃.....究竟頭先發生左咩事？」我現在的腦袋一片空白。

「頭先就係當我講緊《靛藍兒童檔案》既時候，阿翔你就一直係度發呆喇。」

對了，我們正在研究 Candy 的個案，關於她知道自己死期的預言。

「我發呆左幾耐？」

「半鐘分卦？」紡瑩伸手放在我的額上，說：「你冇事嘛？係唔係太劫？一係早啲返去休息啦。」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確突然變得很疲憊，只好接受紡瑩的好意提早下班休息。然後當晚我還是繼續夢見小學時候的情境，如果我記得的話。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6)

「諗落有啲奇怪。」

星期六早上，我在雜誌社翻看有關大埔教顯小學的舊新聞。

『.....最新一位受害者，昨午從小學天台墮下重傷昏迷，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傷者為趙X青.....』

如果 Candy

當年有上過電視節目成為班內的笑柄，之後又在學校天台跳樓自殺，校方沒有理由會對這個學生完全沒有印象。

「我去大埔教顯小學走一轉。」我告訴紡瑩。

「嗯？你尋日唔係打過電話俾佢地，佢地話對 Candy 冇印象架咩？」

「感覺佢地係講緊大話，冇理由上晒報紙咁大件事會一啲印象都冇。」

「哦，可能係怕影響學校聲譽所以唔想提起以前既事啦。」

我打開抽屜，在拿出記事本和錄音筆的同時，我還看見昨天紡瑩帶回來的錄影帶。紡瑩看見我的樣子，便插口說：

「以前我記得雜誌社有錄影機可以播帶架.....而家唔知擺左去邊呢。」

「冇辦法.....唯有唔理錄影帶先啦。」

「唉，仲諗住俾你睇返自己十二年前係點.....啊，等埋我，我又去呀。」

我和紡瑩決定搭火車前往大埔教顯小學。上車後，我只是靜靜地望著窗外的風景，而坐在旁邊的紡瑩則忙著在手提電話打字和朋友閒聊。

是不是要和她聊點什麼比較好？平日在雜誌社大家雖然經常見面，但在辦公室外坐得這樣接近的時候又好像是另一種感覺。或許是假日的關係，車廂裡看起來有不少情侶。在其他人的眼中，我和紡瑩看起來也是一對情侶嗎？

想到這裡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看來我是中了陷阱卡才會胡思亂想，一定是這樣，是策士杜霜虹女王的計謀！

我在口袋裡掏出兩張陷阱卡——電影票，記起了我和女王之間的承諾。如果我不照她吩咐去做的話，一定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阿翔你等陣去睇戲？」

紡瑩看到我手上的電影票便這樣問道，把我嚇了一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便對她說：

「係呢唔知點解係我手上有兩張飛如果妳聽日都唔知點解咁啱得閒既話不如我地唔知點解一齊去睇戲？」

「阿翔你講咩呀？」紡瑩聽到後不禁笑著說：「你想約我聽日睇戲？」

「係，唔駛錢有爆谷送。」

紡瑩看了一下電影票，回答說：「好呀，還掂我都想睇呢套戲。」

「啊，多謝妳。」

「你做咩呀？你請我睇戲唔係應該我講多謝先啱？」

紡瑩不知道其實她剛剛把我從萬劫不復的地獄中救出，有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因此我對她深懷感激，差點哭了出來。

時間剛好正午十二點，太陽就在頭頂向我瞠目怒視。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下放暑假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人道措施。可是從遠處傳來小孩子嬉戲的聲音，叫我不得不佩服小朋友的活力。

離開大埔墟火車站我們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原本還以為現在暑假而且是星期六，學校會比較冷清，不過在圍牆外我看見一班小朋友在操場上步操，有點替他們難過。

來到了小學正門的大閘前，紡瑩上前與剛剛經過的校工表明來意。過了一會，一位老師把校長的口訊轉達給我們，表示學校不會接受任何訪問。

紡瑩沒有放棄，並打算和老師理論。這個時候，另一位老師也走了過來。

那是一位五十出頭的女性，外表嚴肅，看起來職位和年齡都要比最初的老師高。

「呢兩個人等我處理。」年紀比較大的老師說。

「但、但係……」比較年輕的老師顯得不知所措。

不過她沒有理會勸阻，並對我們說：「我姓陳，係趙青青以前既班主任。方便既話我地搵個地方傾一下。」

說畢，陳老師就帶頭離開了小學。

至於我和紡瑩也立即跟隨她走，直至走到附近一個公園涼亭後坐下來。

「尋日打電話去學校既人係你？」陳老師望著我說。

「嗯，我叫阿翔。」

「阿翔……」陳老師似乎在回想什麼一般，閉上眼睛反覆唸了「阿翔」這個名字兩次。

「呢位咁可愛既女仔我可以點稱呼妳？」

「噃，叫我紡瑩就可以。」然後紡瑩也把自己的名片遞上。

大概這位老師每天都對著小學生，所以看見紡瑩後語氣也像哄小朋友一樣吧。剛才嚴肅的氣氛也瞬間消失，陳老師在紡瑩面前就好像一位和藹可親的母親般。

「尋日知道有人問關於趙青青既事，我就有預感點都避唔到，今日一定會有人黎。」陳老師看著紡瑩的名片，說：「原來你地係呢方面既人，我諗你地一定係對十二年前所發生既怪事感興趣？」

於是我也開門見山把自己來的目的告訴給陳老師：

「我地最近收到趙青青既 email，內容因為涉及私隱所以唔方便講。我只係想知道多啲關於佢既事，然後我就搵到十二年前你地學校既新聞，同埋趙青青既新聞.....」

陳老師明白我們的目的後，她坐在長椅上，放鬆著身體，慢慢回想十二年前的事。

「以下講既野，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同其他人講，因為太過詭異同埋心寒喇.....諗返轉頭，一切都係由嗰一日唔見左本點名簿開始。」

「因為嗰本點名簿除左有齊班裡面既同學名，仲有聯絡電話同埋屋企地址。我好記得嗰日唔見左本點名簿結果俾校長鬧左好耐。後來知道，原來唔止我一個整唔見自己班既點名簿。」

「不過只係一本點名簿，邊個都唔會諗到同之後所發生既事有關係.....」

我打岔問道：「之後既事，即係四個月內有六個小學生離開既事？」

「冇錯。你地有睇過以前既新聞應該知道。我記得最初係有一位同學因為流感而病死，之後有同學遇上車禍，同埋其他意外.....不過最恐怖既始終係最後一次，有一位男同學因為貪玩係五樓跌落操場度.....」

想起以往的事情令陳老師十分感觸，她就像一位母親，正在訴說已經離世的兒子往事。

我嘗試把話題回到趙青青那邊，問：「冇幾耐之後，趙青青都走上學校天台跳樓自殺呢。」

「唉，嗰個小朋友真係好奇怪.....不過都好難怪佢，咁細個媽媽就攞住佢一齊自殺.....」陳老師嘆息說：「不過有關趙青青既怪事唔單只係咁。之前係學校所發生既全部意外，聽同學講佢地都見到趙青青係現場放低一個蘋果。」

「蘋果？有咩含意？」我百思不得其解。

「冇人知道。亦都再問唔到佢.....啊，我既意思唔係話佢死左。趙青青最後送到醫院，留院幾日就冇事，可以話係一個奇蹟。不過佢出院之後就轉左讀第二間小學。」

跳樓兩次也是大難不死呢，我暗自佩服她的運氣。

「最後，因為趙青青轉左校，校工就順便清理佢既儲物櫃。但係儲物櫃入面竟然搵返我地老師唔見左既點名簿。而最奇怪既，就係點名簿上面有人用塗改液劃走左六個學生既名.....」

「就係嗰六個意外身亡既學生.....？」

「冇錯。究竟係咩意思？我當時只係覺得好心寒，唔敢再諗落去。」

「.....唔通係趙青青想殺死嗰六個同學？」

「應該唔會。始終佢地都係八、九歲既細路仔。但唔可以否認既係，離開左嗰六位同學，佢地大部分都係趙青青既同班同學。或者只係趙青青唔鐘意佢地所以先劃走佢地個名.....唔知道。」

「趙青青同當時既同學關係好差？」

「嗯。始終都係小朋友，相處未必可以咁融洽，總會有人蝦蝦霸霸.....當然我做班主任既都有責任。」

「不過我覺得妳係一個好好既老師，雖然冇見過妳上堂，但我覺得妳係一個好盡責既老師。」

陳老師眼泛淚光，向我道謝之後便回到小學繼續工作了。

「點名簿劃名、蘋果、最後 Candy 仲企圖自殺。紡瑩妳覺得點？」我問。

「欸？不如你先講下你覺得點啦？」

「死亡筆記？」這是最先聯想到的東西，那部日本漫畫。

「嘛，我諗起另一個故事。你知唔知道十二星座裡面，咩星座係掌管生死？」紡瑩自問自答：「登登！答案係天蠍座。天蠍座同埋冥王星，都係有關生死既命題。」

「嗯，聽個名都有咁既感覺。」

「然後呢，有一位大天使，佢經常同天蠍座、冥王星扯上關係。嗰位大天使就叫做亞茲拉爾，字面意思係『上帝幫助既人』，別名『死亡天使』。」

紡瑩的雙眼閃閃發光，對了，又是紡瑩老師的教書時間。

「亞茲拉爾係好多唔同宗教信仰入面都有出現，好似猶太教、錫克教、伊斯蘭教等等。有啲地方會將佢描寫成為幫神收割壞人靈魂既天使、又或者係安撫死者讓人可以安詳離去既天使。總之佢既職責都離不開死亡，所以叫做『死亡天使』。」

「亞茲拉爾其中一個形象就兩隻手分別拎住兩件物品：筆記簿同埋黃金蘋果。所有人既姓名都記錄係筆記簿上面，每當有人要死既時候，亞茲拉爾就會係筆記簿劃走佢個名；」

「至於另一樣，係亞茲拉爾係生命之樹摘落黎既黃金蘋果。傳說中黃金蘋果既氣味可以令到靈魂同軀

體分離。所以亞茲拉爾會將黃金蘋果放係死者既鼻上面，等佢可以帶走死者既靈魂。」

聽了紡瑩的說話，發覺 Candy 和死亡天使有很多共通之處。

「即係 Candy 用點名簿同埋蘋果象徵死亡天使既兩樣道具。」我對紡瑩說。

「嗯，咁樣諗應該冇錯。至於點解要咁做就係另一回事喇。」

的確，即使知道 Candy 在模仿死亡天使也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甚至令到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7)

《我們的愛情詩歌》——我看見手上電影票的戲名，不禁搖頭嘆息。這種缺乏知性的電影，究竟有什麼值得我星期天走去看呢？

我望一下手錶，現在才五點鐘。又不是搭飛機，到底為什麼我早了大半個小時等候進場呢？唯有周圍看一下電影宣傳和玩手機消磨時間。

距離電影的開畫時間越來越接近，戲院大堂明顯聚集了很多情侶。始終是純愛電影，情侶來看是比較正常吧？不過我一個人站在戲院大堂差不多半個小時，會不會有人覺得可疑把我當作變態犯罪者而報警呢？

突然在人群中我找到了紡瑩的身影。她今天穿上白色的雪紡寬襯衫，配上水色短褶裙，感覺清新可人。真可怕，昨天已經覺得她比平日可愛，而今天她又要比昨天可愛。

「阿翔。」紡瑩小碎步跑了過來，說：「嘻，啱啱好。」

「啊，我去買啲野等陣一齊食。」

「好啊。」

我看一下戲院小食部的餐牌，考慮到紡瑩的味覺後，好像只剩下爆谷可以選擇。買了小吃，我們便跟隨其他人魚貫進場。

這個位置不錯呢，剛好坐在戲院的正中間。唯有這一點我不得不感謝女王。

放映廳慢慢變暗，大銀幕首先播放和今天沒有關係的電影廣告。不過我太大意了，竟然選擇在這個時候小睡片刻。當我發覺之後的電影比起電影廣告更加沉悶的時候我就開始後悔了。

《我們的愛情詩歌》，總括來說就是男女主角被命運作弄的愛情劇。這種劇情自從四百年前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來都是大同小異。或者戀愛中的年輕男女，每當遇上不幸的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是羅密歐或者茱麗葉吧。

我對正在大銀幕放映的電影失去興趣，於是開始觀察周圍的人。我看見紡瑩坐在旁邊，全神貫注地欣賞電影。每當有悲傷的情節，她會感到難過；如果男女主角有愉快的事情，她會微笑並拿一點爆谷吃；最後有壞人想拆散男女主角的時候，她會皺眉頭替主角抱不平。

女王沒有說錯，這就是少女情懷的紡瑩。漸漸地，我發覺觀察她比起眼前的電影更加有趣，時間也過得比較快。轉眼間電影就到了尾聲。有情人終成眷屬，可喜可賀，紡瑩也看得很雙眼通紅。

放映廳再次亮起來，大家看完了一齣感人的《我們的愛情詩歌》，而我則看了兩小時的《紡瑩觀察日記》。先等一下，大家可能會覺得我有點變態，但我是抱著學術心態去做觀察的，就算是社會科學的一種吧。

離開了戲院後，紡瑩心滿意足地說：

「齣戲好感人呢。」

「嗯？啊……」

「阿翔你唔覺咩？果然兩個人命中注定要係埋一齊既時候，就算遇到幾多困難，就算男女主角都失憶，佢地最終都一定會係埋一齊呢。呢啲就係緣份，我都想有呢種緣份呀。」

但我有點卻步，說：「命中注定……其實咁樣唔係幾奇怪咩？」

「點解㗎？」

「即是話唔係妳揀男朋友，而係上帝幫妳揀男朋友㗎。」

紡瑩聽了後呆了一會，然後苦笑著：「阿翔你真係唔知咩叫浪漫呢。唔係零分，直程係負分喇。所以話你唔會受女仔歡迎架。」

不用妳管。現在我暫時相信命運，所以就算我做什麼事情早晚也可以遇上命中注定的女朋友吧。反正大家都是相信對自己好的命運，而那些對自己不好的命運就設法要去打破，根本是「輸打贏要」。

「命運……」

想到這裡，我好像有一點明白 Candy 的想法了。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8)

星期日的晚上，Candy

答應了我的請求，相約明天在第一次碰面的咖啡店再聚。翌日本來我打算把約會告訴給紡瑩，誰不知首先卻是接到她被女王虜走的電話。

「阿翔唔好意思呀，陪唔到你去搵 Candy。」

「唔緊要，妳都有自己野要忙既。」

「嗯。八月就黎完，再唔交稿就會俾霜姐姐大懲罰架喇。」

因為我們一早已經有共識不會用 Candy 的經歷作為題材，所以紡瑩算是幫我善後吧。

「辛苦妳喇。」

「你個邊都要加油呀！」

這樣也好，接下來的事情我也不希望紡瑩參與。

由早上開始，天色就十分陰沉，隨時要下一場大雨似的。我把雨傘收起，放到咖啡店門外的雨傘架時，聽到後面有人和我打招呼。

「早晨。」

「哦，Candy，咁啱既。」

「嗯。」

Candy 今天穿著長袖襯衫，和炎熱的天氣有點不相符。

推開大門後，我們各自買了一杯咖啡，然後找一張梳化坐下來。

「你有野想同我講？」Candy 問道。

「係。先此聲明，我同紡瑩唔一樣，我係唔相信冇科學證據既人。所以我都唔相信占星、占卜、命運呢啲野。」

「所以你唔會幫我做見證？」Candy 顯得有點失望。

我刻意迴避了她的問題，說：「妳話過妳有靈力，對其他人既死特別敏感？」

「係。」

「如果有一個就快要死既人出現係妳面前，妳都會感覺得到？」

「嗯.....」

「咁妳證明一下比我睇啦。」

「點證明？」

「出去搵一個妳知道就快要死既人。」

Candy

首先是沉默一會，然後才神色凝重地開口說：「你知唔知道自己講緊咩？睇住一個人死唔係你想像中咁簡單。」

「妳咁樣唔係自相矛盾咩？原先都係妳叫我幫妳見證自己既死架。」

「.....好，咁我明白喇。」Candy

補充說：「不過唔係咁容易搵到就黎要死既人，香港始終係一個好地方。」

「我地先出街睇下，搵唔到就再去多人啲既地方行下。」

「你究竟想點.....？」

「我有無論如何都想要確認既事。」

「隨你喜歡吧。」

Candy 拋下這句話後便站起來，離開了咖啡店。

我們走了大約十分鐘，大雨就開始嘩啦嘩啦地下。因為 Candy 沒有帶雨傘，我們只好共用一把在雨中漫步。縱使這種漫步一點都不浪漫，我還是盡一點紳士風度走在接近馬路的一旁，避免汽車把水花濺到她的身上。

「前面嗰個人。」Candy

指著前方的一個中年男人說：「大概佢既生命好快會完結.....應該會係今日之內。」

「啊.....嗯。」雖然我事先已有心理準備，但聽到 Candy 像死神一般宣告別人的死期時，我還是有點不寒而慄。如果可以的話我始終不願看見其他人死去。

「不過就算我感覺到佢今日會死，但係我都唔可以好準確咁講係幾時.....你打算點？」

「呃.....」

難道要一直跟蹤他嗎？

正如 Candy 之前所說，見證一個人的死不是那樣兒戲的事情。或者我還是太過不顧後果了。

可是，突然間在馬路上傳來十分刺耳的煞車聲，路人的焦點都集中在馬路中心。只見到剛才 Candy 所指的男子躺在地上，雨水和血水融在一起；旁邊停下了一輛小巴，小巴司機慌忙地下車報警。

Candy

離開了我的雨傘，獨自走到那個中年男人前蹲下。她沒有理會雨水的拍打，只是默默地為男人蓋上眼睛。她知道那個男人已經離開了。

良久，她站了起來，望著我，但什麼話都沒有說。

我走近 Candy，舉起雨傘：「小心感冒呀。」

「嗯。」她低著頭，慢慢回來我的身旁，說：「你而家應該相信命運？」

我搖頭否認：「唔會，我話左唔信就唔信。」

「所以你點都唔會相信我。」

「唔係。我唔相信命運，但我相信妳。」

「有咩分別.....？」

「我知道妳十二年前既事。然後我一直係度諗，如果我係妳既話，我會點做；如果我每日都見到有人要離開既話我會變成點。」

一定會很難過吧，一定會很孤單吧。

我接著說：

「就算嗰個人好憎我，但如果佢死左我都會好傷心，始終我地以前都係朋友。但係又可以點？要死既人只能夠眼白白睇住佢地死，咩都做唔到。唯一可以做既就只係希望佢地可以去得安樂。」

「妳曾經講過話自己死左都冇所謂，反正冇人會唔開心。冇可能。如果我知道自己就黎要死既話我自己會係第一個唔開心既人。其實妳心入面都唔想死，係唔係？」

我分不清楚到底 Candy

臉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但她的聲音變得沙啞：「唔係我想唔想死，而係我一定死.....你頭先都見到嗰個男人既下場係點架。」

「我唔理。妳話妳今個星期四係妳既最後一日，我就由星期三開始一直陪住妳，大家一齊留係屋企。邊個我都唔會俾佢帶走妳，要死就一齊死！」

縱使在馬路旁圍觀車禍的人十分嘈吵，加上救護車的鳴笛聲都要把雨聲蓋過，可是這一刻世界好像靜止了一樣，十分寧靜。眼前的少女就像雨中被遺棄的小貓，瑟縮在紙箱內發抖。她點了一下頭，然後讓我送回家。

「星期三我會再黎搵妳。」

「嗯。」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9)

「所以你星期三晚會去 Candy 度過夜？」

「係呀。」

「蠢材阿翔，你有冇考慮過對方係女仔黎架？你唔記佢同親戚關係唔好，而家搬左出黎一個人住？」

「呃，嗰時我淨係諗住唔想佢咁早放棄。」

「我就知道你會係咁諗。」

當日的晚上，送了 Candy 回家後我打電話給紡瑩做了一個簡單報告。

「咁不如由妳.....」

「唔好諗住叫我代替你去陪 Candy 丫，係男人既講得出做得到嘛。而且 Candy 應該好信任你，唔好令佢失望呀。」

「嗯.....」

「同埋呢幾日我都有啲忙，所以陪唔到你地呀。」

「唔緊要。」

「不過我支持你架，有咩事要幫手就打俾我啦。」

「好呀，多謝妳。」

之後我們也聊了其他話題：有關工作的、關於女王的、甚至是最最近的電視劇，一直聊至深夜。

——命運之日，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Candy

居住在觀塘的舊式住宅區，入夜後依然十分熱鬧。我來到相約碰面的地點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半。等了沒多久，一位身穿黑色長袖連身裙的女生走過來向我點頭。

「Hi Candy。」

「嗯。」

不知道是她的衣著關係還是其他原因，她看起來比平日格外陰沉。難道這就是被死神纏身的感覺？

「翔你做咩帶咁多野黎.....？」

「哦？」我提起手上的膠袋說：「我買左啲肉呀、丸呀、扒呀咁，仲有啲公仔麵，諗住聽日食架。」

「你煮？」

「係呀，我都要食飯架嘛。」

Candy 再把視線移到我的後面，問道：

「咁你背囊入面又係咩？」

「入面有啲 card game、board game、仲帶左 wii，聽日可以一齊玩用黎消磨下時間。」

「又唔係中學宿營。」

「反正冇野做，開心啲玩下嘛。」

「我唔想聽日原來我係玩玩下 wii 嗰陣死……」

「由呢一刻開始唔准再講個『死』字。」

「你幾時變左做我爸爸。」

不過 Candy 好像沒有太過抗拒的意思。她伸出手幫我挽著兩個膠袋，接著帶我回到她的家裡。

Candy

居住的地方是一個二百多呎的一房單位，十分整潔。不過由於是低層單位，街外的雜音很容易傳到屋內。於是她一回來就關窗開冷氣，房間內只剩下我和她的聲音了。

「啊……妳屋企冇電視呀。」

「嗯。」

「咁冇得玩 wii 喇。」

「嗯。」

我把食物放進雪櫃，然後打開背囊把帶來的遊戲拿出來，問：「玩唔玩 game？」

「我地得兩個人，點玩？」

「咁又係……如果聽日紡瑩都黎既話應該會好玩啲。」

Candy 抱膝坐在床上，一言不發。而我則坐在對面的地板上，靜靜地觀察著她。

「妳好似有啲眼瞓？」

「有少少眼瞓，不過唔想瞓覺。」

「我唔會襯妳馴覺嗰陣偷襲妳架喎。」

「你咁講反而令到我有啲不安。」

房間回復了寧靜，只剩下不斷重複的冷氣機聲音。

「其實我好驚一馴左就起唔返身……」Candy 的聲音十分微弱，「夜晚好漫長。」

「咁不如搵啲野講下。」

「嗯，我想聽下翔你細個既事。」

「但我細個嗰陣既野差唔多唔記得晒喇。」

「……狡猾。」

或者可以趁這個時間了解一下 Candy，於是我開口提議：

「不如講下興趣？妳平時鐘意做咩野架？」

「我……冇特別興趣。」

「其實妳都鐘意占星？」

「或者係……」Candy 猶豫了一會，「最初可能係，而家唔知道。」

Candy

說，最初因為自己有些許預知未來的靈感，於是一直嘗試不同的占卜方法看看能否把虛無的靈感變作自己實際能夠理解的。而占星就是她認為最適合自己的占卜方法。

最初她也感到很好奇，可是後來她認為自己的預測太過準確，而且她知道未來不能夠改變，便對命運產生了恐懼。

果然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能夠預見別人的死實在太過沉重吧。

時間靜靜的流逝，Candy

也在不知不覺間睡著了。我扶她躺在床上後，便開始做自己的事情消磨時間。

——現在才凌晨兩點鐘，距離星期四的結束還有二十二小時。

Candy 的單位面向東邊，早上的時候陽光都直射入客廳。在十點鐘左右，她就醒過來了。

「咦……我馴著左。」

「早晨呀。」

「你煮緊野食？」

「嗯，雖然唔係 T V B 既劇，不過我都煮左個麵俾妳食。」

「唔該.....多謝。」

Candy 顯得有點錯愕，跟著她走到洗手間的時候看見洗臉盆旁邊多了一枝陌生的牙刷。

「啊，唔好意思，我借左妳洗手間黎刷牙。」

「唔緊要.....」

客廳裡面沒有檯凳，我把熱騰騰的即食麵端到茶几上，然後大家對著坐一起吃早餐。

「感覺好奇怪。」Candy 說。

「啲味好奇怪？冇理由架，尋日買啲豬肉應該新鮮。」

「唔係講野食.....啲野食冇問題。」Candy
問我：「只係呢間屋一直都只有我一個人，而家多左你感覺好奇怪。」

「呃，妳唔習慣同人一齊住？」

「嗯.....同埋點解你會對我咁好？」

「吓？」我想了一會，便回答說：「諗返轉頭，因為妳肯俾我上黎陪妳，即係妳信任我。所以我都想做返一啲野。」

「其實我覺得我地以前可能見過面，所以我想相信你.....你可唔可以講俾我知你全名係咩？」

「樂介翔。」

Candy 聽完之後微笑著，搖頭說：「我諗我記錯左。」

「妳以前都識得一個叫阿翔既人？」

「嗯，佢以前係我讀小學嗰陣，唯一既朋友。」

「咁真係可惜呢.....如果妳可以見返佢就好喇。」

「過左咁多年，已經覺得冇所謂。而家有你呢個阿翔就好。」

「喔.....」

接著，Candy 在床頭拿起了 iPad，問我：

「你可唔可以俾多一次你既出生時間俾我？我諗我而家知道點樣去解釋你既本命盤。」

我把資料告訴給她後，只見她純熟地操作著 iPad，很快就把我的本命盤呈現出來了。

「果然係咁。你記唔記得我講過，你既本命盤唔似係一個人既本命盤？」

「記得.....但我係人黎架嘛。」

「我既意思係，呢個係『兩個人』既本命盤。咁樣諗一切就解釋得到。」

「兩個人.....？而家到我唔明。」

「或者你可以咁諗：呢『兩個人』就係細個時候既阿翔，同埋而家既阿翔。」

「嗯.....」我聽得一頭霧水，不過 Candy 卻告訴我：

「你而家唔明白唔緊要，你遲早會知道點解。一切自然會有命運既安排。雖然你唔相信命運，但係你既本命盤入面，水星、火星、同土星既相位形成左 finger of fate，又或者叫 finger of god。咁係代表你有一定要完成既使命。」

「使命？」我好奇的問。

「『變革』係關鍵詞，暫時我只可以講到咁多。」

當時我還不清楚原來 Candy 的預言真的這樣厲害。

——下午兩點鐘，我們下載了一套電影，一起在 iPad 上觀看。

——傍晚六點鐘，我們在廚房一起準備今天的晚餐。

——晚上八點鐘，我們坐在地板上一一起玩手機。

時間無情地溜走，現在是晚上十一點，距離今天的結束只剩下一個小時。

Candy

把右手的手袖拉高，露出了一塊有如惡魔臉孔的疤痕。她自言自語地說：「自從媽媽抱住我一齊跳樓之後，呢度疤痕就一直跟住我。」

一個小時之後，我們會在一起做什麼？

三章 - 上帝的手指 (完)

「你坐左成日地板，唔凍咩？」

「唔凍，好似已經習慣左坐地板。」

Candy 讓出了半張床的空間，示意叫我坐在她的旁邊。

「咁.....我唔客氣喇。」

我們靠著牆，平排坐在單人床上面，等待著今天的最後一個小時。

「其實我好驚.....」Candy 垂下頭，抱膝坐著。

「唔好諗咁多啦，妳睇下我地而家乜事都冇。仲有一個鐘會有咩事呢？聽日我就會恥笑妳傻傻地架喇。」

Candy 還是十分不安，一直凝望著地板。

「如果.....只係如果，翔你知道自己剩返一個鐘既話，你會有咩想做？」

「我啊.....我可能瞓覺就算卦，反正一個鐘都做唔到啲乜野。咁妳呢？」

「我.....想拍一次拖，就算只有一個鐘都好。」Candy 抬頭望向我問：「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好唔好？」

這是我一世人第一次被女生表白，不過.....這個情況不太好吧。

「如果我地可以平安過埋今日既話，我地先一齊啦。」

「呢個係死亡 flag 呀.....」

「又好似係，不過話明今日唔准講『死』架！」

「係，係。我諗你都係適合做我爸爸多過做男朋友。」

——滴答——滴答

掛鐘的聲音在房間內回響著。

「翔，其實我.....」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我想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雖然是晚上，但窗外的天空突然變得十分明亮，有點像北極光那樣色彩斑斕。據說，人們把這種光稱為地震光。

視野劇烈搖晃，彷彿是大怪獸的怒吼把掛在牆上的所有東西都拋到地上，就連衣櫃也倒下來。大地震嗎？這種感覺可不是說笑的。我們還來不及反應就已經被褫奪了視力——所有燈光都熄滅，我想是停電了吧。

「我好驚……翔你係唔係我隔離？」黑暗中，Candy 的聲音在顫抖。我嘗試尋找光源，但手機卻沒有帶在身旁。

不好的預感，全身感到一股寒意。

在這一刻，左手的戒指忽然發光照亮了整個房間。我沒有時間去思考，只是立即把 Candy 抱在我的懷裡——天花板突然塌下，險些壓到她的頭上。

剛才只要反應慢一點，Candy 可能已經被一大片混凝土擊中了。

「屋入面好唔安全，我地都係走落街先。」我告訴 Candy。

「我對腳……好痛呀……」

看來剛才掉下來的混凝土塊擲中了 Candy 的雙腳，她的腳踵腫了一圈。我把混凝土塊搬開後問：

「行唔行到？」

Candy 哭著搖頭。

「咁就麻煩喇。」

我放開 Candy，下床拾起手提電話並把它調至手電筒模式，再把大門打開。

「翔……」

「唔通妳覺得我會唔理妳咩？」我把手提電話交給 Candy，「幫我拎住，我抱妳走啦。」

我把 Candy 打橫抱起，幸好她的小朋友體型，抱起來比想像中輕鬆。

在我赤腳踏出門口的那一刻，就已經深深地感受到眾人的恐懼。因為停電，我只看到手電筒的光不斷在漆黑中閃動。但耳朵在這種場面更加靈敏：呼救聲、小朋友的哭聲，都令到現場氣氛更加不安。

「翔，轉左有樓梯可以直落地面。」

我抱著 Candy，跟隨人群走向逃生通道。

——「4樓」

看見樓梯間牆上的字，我心中慶幸這裡只是四樓而不是四十樓。

——「3樓」

——「2樓」

「差少少咋！」Candy
大喊。與此同時，在附近傳來了轟隆的爆炸巨響！究竟在搞什麼？我還真沒有想過原來今天是這樣的大凶日。

我對Candy說：「唔好理喇，離開左呢棟樓先算——」有人猛然地從背後撞過來，把我和Candy推到樓梯下。其他人爭先恐後，Candy漸漸從逃生的人群中消失。

周圍伸手不見五指，而且十分嘈吵，我和Candy完全失去了聯絡。然而更加糟糕的是，原來一樓剛才發生爆炸，濃煙慢慢從樓下迫近。於是部分被迫折返的人與正在逃生的撞在一起，情況十分混亂。

「終於搵到你喇。」

Candy把瑟縮在牆角，避免被逃生的人群踐踏。

「翔.....我諗我都係走唔到.....你唔駛理我.....」

「到左呢一刻你都仲講埋啲咁既野？你自己都唔想死架嘛。同我一齊走啦！」

「但係.....已經冇路走喇.....」

濃煙已經開始充斥四周，其中一些人也感不舒服而倒下。

「仲有一條路。」我把梯間垂直的排煙窗強行打開，這樣的話可以勉強爬到外面。

「翔，你想跳落去？」

「呢度兩三層樓高，唔會有事既。」我再次抱起了Candy，「放心啦，我會保護你。」

我們跨過了排煙窗，向著眼前的空地跳下——

首先雙腳著地，跟著在地磚上翻滾了數圈，我和Candy最後大字型倒在空地上面。

總算成功逃走出來了。

「翔，你冇事嘛？」Candy爬了起來問候。

「唔好理我有冇事，你睇下而家幾點。」

——12:01AM

「過左十二點喇！」

「咁就好.....我估唔到你同死神咁大仇口，連香港都差啲要同你陪葬。」

停電的街上雖然沒有燈光，連交通燈也沒有亮，但熊熊烈火把周圍照得通紅。到處都是慌忙逃生的人，彷彿置身災難電影一般，呼喊聲此起彼落。

眼前大家都趕緊離開現場，可是卻有一群黑衣人正朝我們走近。

五、六、七.....共八個人，半月形把我們包圍。因為環境昏暗，看不清楚他們的樣子。然後他們當中的一個黑衣人開口說：

「唔好諗住作無謂既抵抗，乖乖地跟我地走。」

「你、你會唔會認錯人呀.....？」

黑衣人掏出了手槍，指向 Candy 說：「唔好浪費大家既時間。」

——不！

忽然一道燈光照到我們身上，眼前的黑衣人全部變成剪影；刺耳的引擎聲越來越響亮，一輛紅色跑車風馳電掣正衝向我們！

那個一定是女王沒錯。

我連忙爬起來抱起了 Candy，同一時間黑衣人因為要閃避跑車通通跳到兩側。

女王的跑車側滑停在我們面前，打開了車門。

「上車！」

我把 Candy 放到後座，接著自己也鑽入車裡。女王還沒有等我把車門關好就已經全力踩著油門了。

「阿翔！你冇事太好喇！」

「紡瑩？點解妳都係度既？」

「嘛.....我都係俾霜姐姐捉黎。」

究竟女王是什麼人？

「你係唔係諗緊大姐姐我係咩人呢？」縱使剛才身陷險境，女王仍然處之泰然。

此時 Candy 在倒後鏡內看見女王的臉，大驚：「妳係嗰日叫我去聯絡雜誌社既人！」

女王直認不諱：「見到妳冇事，睇黎命運始終都係敵唔過量子既不確定性。放心啦，妳已經冇事架喇，我諗妳手上既疤痕都已經消失埋。」

Candy 拉起衫袖看，果然如女王所講的一樣。

「究竟霜姐妳車緊我地去邊？」

「唔駛咁心急，去到你就知。」

「咁頭先想襲擊我地嗰班又係咩人，點解佢地要咁做？」

「因為佢地已經知道左翔，你既秘密。你有冇聽過呢個字？」

—Xenoglossy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1)

凌晨十二點的馬路依舊繁忙。唯一慶幸的是似乎市內已經恢復供電，街燈交通燈也回復正常，路上緊張的氣氛亦慢慢緩和下來。雖然到處都可以見到地震遺留的痕跡，但破壞程度比我想像中的少得多。

女王首先把 Candy 載往將軍澳的醫院，然後跑車沿清水灣道駛入西貢，在一個私人洋房的鐵閘前停下來。

一位保安上前跟杜霜虹女王打招呼，同時鐵閘門亦緩緩打開。

「呢度係霜姐妳屋企？」

「唔，應該話別墅會比較合適。」

原來女王就是每個故事都會出現的富家千金，而這裡就是她的玫瑰行宮。其實我一直以為像女王那種不動明王的氣勢，應該是住在寺廟讓人供奉的。

我和紡瑩跟隨女王走到別墅的地下室，那是一個十分寬敞而且帶有尖端科技氣息的地方。開門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有一個超過 100 吋的投影銀幕，附近放著幾部電腦和電腦屏幕。唯一格格不入的就是電腦旁邊那一部已經過時的錄影機。

「其實啱啱地震完，我地仲落黎地下室會唔會有危險？」我問女王。

「地震？」女王說：「你都可以咁諗既。但係頭先既地震唔係天災，唔關地殼活動事，所以唔需要擔心會有餘震。」

「唔係天災，咁唔通係人為？」

「呵呵，呢個世界有好多野都超乎你既想像。」

「.....例如，究竟霜姐妳係咩人？」

女王沒有回答，只是望向紡瑩問：「妳知唔知我係咩人呢？妳都跟蹤左我幾日。」

咦？紡瑩這幾天一直沒有出現，原來她在跟蹤女王嗎？

「因為最近既事感覺都同霜姐姐有關係，好似 Candy 都係因為霜姐姐既建議先至黎搵我地。」紡瑩回答說。

「比起大姐姐我係咩人，其實翔係咩人先至係重點呢。」女王拿起了一盤錄影帶，上面寫著《靛藍兒童檔案 # 樂介翔》。

女王續說：「如果翔可以睇返十二年前既自己，我諗你就可以搵返細個嗰段消失左既記憶。雖然我認為係太危險，唔鼓勵咁做。」

紡瑩恍然大悟，說：「所以雜誌社既錄影機俾霜姐姐妳收埋左係呢間房度？」

「恩。你地有冇聽過一個都市傳說，警告人唔好嘗試係夢入面照鏡？你地知唔知點解？」女王說：「因為佢地相信，一個人發夢未必係發緊自己既夢。所以如果你係夢境入面照鏡，你可能會發現鏡入面既人唔係自己。於是會對自己既認知崩潰，失去理智。」

我問女王：「咁同我有咩關係呢？」

「其實翔你應該都開始感覺到，係你入面有另一個陌生既記憶？原本我係想你可以慢慢記起，不過時間已經剩返唔多，所以唯有俾你睇一下以前既自己。」女王把手上的錄影帶放進了錄影機，「翔你要記住，無論係鏡入面見到既係邊個，樂介翔始終都係樂介翔。」

我屏息靜氣看著投影銀幕，這是十二年前的電視節目《靛藍兒童檔案》，而該集的主角正是九歲的我，樂介翔——這個等身大的小樂介翔就像真人一樣出現在我的眼前。

該集的主題是「輪迴轉世」，他們相信小樂介翔帶有前世的記憶，於是邀請了催眠師即場測試小樂介翔。

畫面中，那是很經典的催眠手法。催眠師把銀色吊墜放在小樂介翔眼前，慢慢地、重複地搖曳。過了一分鐘，小樂介翔就已經進入了催眠狀態。

催眠師嘗試把小樂介翔的記憶帶回四歲、兩歲、甚至是剛出生的時候。接著就是超越現世，詢問關於小樂介翔前世的事。

這個時候，小樂介翔的面容突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的臉孔。或許只是很微小的變化，但我本人是知道眼前的小樂介翔已經不是同一個人。就像靈魂附體一樣，那個小孩的聲線變得成熟，一直在說著其他人無法理解的語言。

節目裡的現場觀眾看見小孩豹變成為另一個人一般，紛紛報以驚訝的呼聲，而節目亦至此結束。

女王停止了電視畫面，說：「係錄影之後，細個時候既翔就暈左，要送入醫院住左好幾個星期。到出院既時候翔就已經變成另一個人咁。明明只有九歲，但所有言行舉止都唔似一個細路。呢個亦都係你父母遠離你既原因。」

我的頭很痛，正確來說應該是腦袋好像有無數的幼蟲在游走一樣。我嘗試用手把它們抓出來，但當然這只是我的錯覺。

不過我明白了，在我的記憶裡還存在著另一個記憶。

那麼，誰才是我呢？

「阿翔就係阿翔呀。」紡瑩拖著我的手說。

「冇錯，」女王說：「輪迴轉世全部都只係一種假說，冇科學根據，你可以唔信。不過對於我地黎講，當時你所講既說話先至係最重要。」

「當時既說話，妳指係我接受催眠之後，一直講啲完全聽唔明既話？」

「嗯。我諗絕大部分人都唔會知道當時你講緊咩，但事實上你講緊既係一種確實存在過既語言——Ke mi Sami·凱米薩米語。」

「冇可能，我根本冇聽過呢種語言，點會識講呢？」

「Xenoglossy·陌生語言能力。」女王說：「你有冇聽過，有人係發生意外之後突然識得講原本冇學過既語言？呢種就叫做異性真言·Xenoglossy。你信唔信都好，但呢個科學解釋唔到既現象係全世界都有好多例子。」

我不能反駁，但這些東西又意味著什麼？

女王解釋：「凱米薩米語係北歐薩米族人其中一種薩米語既方言。不過隨住薩米族融入北歐生活，族人開始學習俄語、芬蘭語、瑞典語，好多薩米語既方言已經冇人再用。而凱米薩米語就係其中一種已經消失左既薩米方言。」

但一百年之後，本來已經消失的凱米薩米語重現人間，而唯一一個能夠說這種方言的人就是我——這就是女王希望我知道的「真相」。

「但係而家我唔識講凱米薩米語。」我說。

「敵人係唔會容許你咁做，凱米薩米語係打開地獄之門既鑰匙。既然佢地知道左你既存在，就一定唔會放過你。」

「敵人？咩敵人？」

女王望一下手錶，說：「雖然我想翔你盡快醒覺，喚醒你凱米薩米語既能力。但係而家已經好夜喇。你尋晚為左陪 Candy 已經有兩日冇瞓過。你而家都係休息一下先啦。」

「等陣啊！」

「大姐姐我都要瞓覺，太夜瞓對皮膚唔好。」

女王沒有再回應我，獨自離開了房間。接著有一位傭人入來，示意可以帶我們到客房休息。

「阿翔，霜姐姐都講得啱。你而家應該好累，都係休息先啦。」

事到如今，我也沒有其他選擇，只好帶著疑問入睡。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2)

我和紡瑩被女王召集到客廳，已經是翌日中午的事情了。客廳其中一側是一整片的落地玻璃，玻璃窗外則是一個開滿了花的園庭。我們坐在梳化等了幾分鐘，一位留長頭髮、穿白色長袍的中年男性出現在我們眼前。

「藍社長！」我驚訝地說。

沒錯，這個人雖然是雜誌社的社長，但幾乎沒有在雜誌社內出現過。像這樣所有雜誌社的人共聚一堂還是頭一次。

「樂介翔，我地好耐冇見。」社長說：「終於都到左呢一日。」

「呢一日？」我不懂社長的意思。

「嗯……」社長問：「今日係幾多號？」

「8月28號。」

「農曆係幾多號？」

我用手機的應用程式翻查，然後回答：「7月15。」

「冇錯，所以尋晚就係盂蘭節。而尋晚既地震亦都係招魂實驗所做成。」

「吓？你唔會想話係地府鬼門大開，啲鬼湧晒出黎所以搞到地震卦？」

「哈。」社長冷笑道：「如果每年七月都係咁就麻煩。鬼門無論任何時候都唔會大開，只不過係尋晚有人想打開鬼門——我地叫佢做『地獄之門實驗』。」

「如果同鬼節無關，咁點解要係鬼節做實驗呢？」我問社長。

「重要既係月相。越接近滿月，靈魂既力量就會越厲害。所以道教既三元節都係農曆十五，並唔係一個巧合。」社長說：「雖然而家我講既野好難令你相信，但我希望你可以記得。」

我點頭表示明白。而社長接著說：

「而家我地面對既問題係有一個研究『靈魂力量』既神秘既組織，佢地企圖打開『地獄之門』直接抽出『靈魂力量』。而尋晚就係佢地其中一次最成功既『地獄之門實驗』。」

靈魂的力量，好像不久前也有聽說過這名詞。對了，是兩個月前 Dr Wong 殺死 Samantha 的時候所說的。Dr Wong

就是透過不斷殺人去收集靈魂的力量；而現在社長所指的神秘組織，就是直接從陰間吸取靈魂力量的感覺。

「樂介翔，你呢幾個月經歷左咁多事，你知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控制到靈魂力量？」

我望一下手上的戒指，便說：「戒指.....量子電腦？」

「冇錯。雖然你手上既只係仿製品。」社長掏出了一個藍色絨布盒子，打開後裡面又是一隻鑲有寶石的戒指。他說：「呢隻戒指先係真身，亦都係可以控制到靈魂力量既媒介。」

「社長既戒指都係量子電腦？」

「唔係。呢隻戒指係屬於以前薩米族既薩滿，係一種神器。」

薩滿.....這個名詞好像也有聽過。就是剛認識紡瑩時，她解說 Etiäinen 是薩滿的分身、守護靈。這樣想的話，我最近所有經歷都是和社長所說的「神秘組織」有關嗎？

社長擺出一副十分嚴肅的臉孔，說：「我相信下一次佢地就能夠打開地獄之門，到時候既災害就唔係尋咁簡單。所以我需要你既幫助。」

「我可以做到啲乜？」我不明白。

「一切關於控制靈魂既理論，就係由呢隻薩米族既戒指開始。所以最壞既情況，萬一地獄之門被打開，你都可以用戒指去門返埋地獄之門。呢樣野只有你可以做到，因為戒指只會對凱米薩米語有反應。」

我吞了一下口水，問社長：「下一次佢地嘗試打開地獄之門係幾時？」

「你有冇聽過收穫月？Harvest moon。」

社長解釋，在西方的民間習俗裡，每一個滿月都有自己的意思。而最接近秋分的滿月就叫做收穫月。收穫月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會在黃昏時間月出，月亮會十分接近地平線並染上黃昏的橙紅色。社長說這是最適合打開地獄之門的日子，尤其是當天的月亮是本年最大的超級滿月兼月全食，雖然在香港看不見月全食就是了。

所以下一次打開地獄之門的時間就是9月28日。

社長把薩米族戒指交給我，說：「當然有人會嘗試係9月28日之前阻止神秘組織既行動，不過到而家仲係冇人知道關於神秘組織既事。所以你就係最後既保險線。」

正如一開始社長告訴我，他的說話全部聽起來都是不可思議。究竟這個世界怎樣了。

我不禁問：「其實社長，你同霜姐到底又係咩人？」

但社長不太願意提起以往的事情，只是簡單地回答：「我曾經都係研究超常科學既科學家，而弦玥俾你既戒指亦都係按照我以前既理論而製成。」

聽到弦玥的名字，讓我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3)

社長離開後，客廳裡只剩下女王、紡瑩和我三個人。

「聽完有咩感想？」女王問我。

「呃.....完全諗唔到任何可以叫做感想既感想.....首先係社長講既野已經超越左我可以接受既範圍，其次如果我真係可以左右到世界命運既話，我會好替呢個世界擔心。」

「咁又係，要將世界既命運交俾翔你，我諗上天真係冇眼光。」

「唔係呀，」紡瑩說：「我覺得阿翔都有佢既優點，所以先至會被擇中。」

「例如呢？」我和女王異口同聲地問。

「.....」紡瑩停頓了一會，說：「做乜連阿翔你都要問我啲，自己既優點總會數到一個半個卦？」

一個也算了，還要半個。如果只剩半個的優點到底還算不算是優點？

「好喇，」女王問：「咁翔你而家有咩打算？仲有一個月先到9月28號。」

「我覺得.....與其坐係度咩都唔做，不如主動出擊去搵嗰班人出黎。」

「不過嗰班人唔係善男信女，你唔記得佢地仲有槍？佢地而家仲知道左你係唯一可以阻止到實驗既人，你估佢地會點做？」

「唔會想殺人滅口卦.....我仲諗住大學畢業之後投身社會建設香港。如果我死左咁香港點算？」

「如果你死左既話，香港每年可以慳返幾噸碳排放，話唔定會比較環保。」女王笑著說：「不過你又唔駛咁擔心。雖然你已經係『神秘組織』既目標，但佢地唔會當街當巷咁對付你。佢地行事一向好小心，唔會為左你而露出蛛絲馬跡。但你以後一定要避免單獨行動，同埋盡量留係多人既地方。至於夜晚你就暫時住係呢度先啦，咁樣會比較安全。」

「嗯，明白。」

「仲有，社長俾你既戒指你都係戴住先，當係習慣一下。必要時或者可以救你一命。」

我聽到之後冒了一把冷汗，說：「雖然我唔係咁希望有呢個必要.....不過如果要調查神秘組織既話，或者無可避免會有危險.....」

一邊說，一邊把社長交付的戒指戴在左手食指上。這樣戒指就和中指上弦玥的戒指並排在一起。

「啊，原來已經成兩點鐘。」女王記起了自己有約會，便說：「大姐姐要走先喇，紡瑩妳點？」

「我想留多一陣。」紡瑩說。

「哦.....」女王望著我和紡瑩，點頭說：「咁你地加油喇。」

然後女王也哼著歌走出客廳了。

留下來的紡瑩對我說：「霜姐姐叫你唔可以單獨行動，所以阿翔你始終都係需要我幫手呢。」

「嗯，多謝妳。」

「但係你諗住由邊度開始著手調查呢？我地對所謂既神秘組織一無所知。」

「都唔係一無所以既。」

我把之前我和弦玥在廢棄工廈的遭遇，還有那些騷擾著 Samantha 的短訊告訴給紡瑩。我認為這兩件事情背後都和神秘組織有關。尤其是廢棄工廈裡面我看到的東西，說不定那個就是所謂的「地獄之門」。

『呢度係.....現實同地獄既正中間。』

『唔好跌落去，一跌落去唔會係一樓，而係地獄。』

當時的弦玥是這樣告訴我，我想我現在可以明白她的意思。

「原來係咁。」紡瑩說：「不過 Samantha 既事件已經冇人可以再幫到手，剩返就係最初既『連環人口失蹤事件』。」

「冇錯，或者仲有線索當時我地冇留意到。我覺得再深入調查既話，應該可以搵到更多關於神秘組織既資料。」

「但係我記得，全部當事人都冇晒失蹤期間既記憶，所以連警察都冇頭緒呢。」

「仲有一個方法。」我回想起昨晚錄影帶的影片，「就係催眠，用催眠去喚起以前既記憶。咁樣做話唔定可以令到經歷過失蹤既人，記返起當時發生過咩事。」

「喔，逆行催眠，的確可以試一下。而且要搵返經歷過失蹤既人都唔困難。」

「我既大學室友，同埋我記得紡瑩妳朋友都係受害者？」

「嗯，可以問一下我朋友。」紡瑩疑惑地說：「不過咁做唔知好唔好呢.....」

「點解咁講？」

「可能有啲野唔記得會比較幸福.....我只係有呢種感覺。」

「妳都講得啱，如果佢地唔想接受催眠既話就只好放棄，唔能夠勉強。不過我覺得或者佢地都想知道真相呢。」

「嗯，一切就由我地既朋友去決定啦。」

可是催眠最緊要是催眠師，可以到哪裡找呢？紡瑩告訴我只要找杜霜虹女王就對了，她總有辦法幫我們準備。

結果正如紡瑩所說，當我把計劃報告給女王之後，她很爽快地答應了。聽起來女王也有一點期待的感覺。於是我決定打電話給我的室友問問他的想法。

「對唔住，你所打既電話暫時未能夠接通……」

該死的

Charles，有事要找他的時候電話卻打不通。還好我也打算回宿舍一趟，大概他只顧玩電腦連電話也沒有開吧。

「打唔到俾你朋友？」紡瑩問。

「嗯，我返宿舍睇下搵唔搵到佢。」

「咁我同你一齊去啦。」

「唔駛喇，妳又入唔到宿舍。我盡量避免去少人既地方就得啦，冇事啫。」

「至少俾我送到你去宿舍門口啦。」

看見紡瑩這樣擔心，害我反而有點尷尬，只好接受她的好意一同返回宿舍。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4)

「果然你又係度打緊機呀，又唔開電話。」

「反正又冇女打黎，翔你打黎既電話唔聽都罷啦。」

吃完的杯麵散滿宿舍房的地上，而 Charles 正全情投入在網路對戰遊戲當中，和電腦枱跟椅子連成一體。

這下子就麻煩了，怎樣遊說他去接受催眠呢。

「你聽日得唔得閒呀？」我嘗試問一下。

「吓？唔得閒呀，唔好煩住我啦。」

其實我和 Charles 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特別是大家都還沒有女朋友。Charles 外表倒算正常，就是太沉迷電腦和二次元的世界了。要打破異次元的牆壁請他到外面，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其實係關於你兩個月之前失蹤既事架，你唔想知道發生左咩事咩？」

「唔.....冇興趣。」Charles 依然故我地不斷拍打著鍵盤和滑鼠。

怎麼辦？紡瑩還在宿舍外面等著我。雖然我買了一包棉花糖給她吃，但大概只能拖到十分鐘吧。

對不起了，唯有出賣一下朋友。

「其實有一個好可愛既女仔想知道關於你既經歷架。佢係咁叫我要帶你出黎，煩左我好耐架喇。」

「咦？」Charles 猶豫了一會，說：「冇可能，你點會識到女仔。」

「我最近咪係一間雜誌社打緊工既，個女仔係同事黎架。」

「哦.....咁聽日幾點鐘？我睇下得唔得閒，未必得。」

「聽日三點鐘，係尖咀地鐵站等。」

「我諗應該得閒既.....」

即是有空吧，Charles 在想什麼全部都寫在臉上。

把時間地點和事情都交代好後，我便回去找紡瑩，而她亦告訴我明天她的朋友也會去接受催眠。所以一切都準備就緒了。

翌日中午，我和紡瑩，還有大家的朋友在尖沙咀的地鐵站集合，然後起程前往女王介紹給我們的治療

中心接受催眠實驗。

「你地四個就係杜小姐既朋友？」治療中心的一位催眠師問我們。

「係，我地係杜霜虹既朋友，我叫阿翔。」

接著其他人也簡單的介紹了一下自己。

「好，你地跟我入黎。」

催眠師帶我們來到催眠治療室，在白色的房間內擺放了一張催眠椅。首先接受催眠的是紡瑩的朋友 Rita。她也是一個年紀和我們相若的少女，比較害羞很少說話。

Rita

躺在催眠椅上，在聽完催眠師的風險講解後便開始放鬆身體。很快她就受到催眠師的暗示，進入了催眠狀態。

「而家妳身處係一個唔受時間同空間束縛既地方，妳想去邊都可以。」催眠師告訴閉上了眼睛的 Rita：「你試下返去兩個月之前，啱啱踏入夏天，月曆變成六月嗰陣.....當時係妳身上發生左一件怪事，妳去左一個好奇怪既地方.....妳去嗰度望一下。」

進入了深度催眠狀態的 Rita 沒有回應，只是不斷搖頭，好像在尋找什麼似的。

「妳而家係邊度？」

Rita 意識朦朧地說：「係郊外.....一條荒廢左既村落.....」

「妳係嗰度做咩野？」

「儀式.....」

「周圍妳見到啲乜野？」

「好多人.....儀式.....斬頭.....啊啊啊！」

——啊啊啊！

——唔好殺我！

Rita 全身抽搐，不斷掙扎和呼救，在場的人都被她的行為嚇呆了。此時催眠師告訴 Rita：

「唔駛驚，妳唔會有事。而家妳離開嗰個地方，我地數三聲就可以返黎現實。」

——好多人死左！

——！

——死左既人復活返。

——二！

——唔好殺我！

——三！

——啊啊！Rita 大叫一聲之後，就像斷了線的木偶躺在椅上動也不動。

「妳而家可以睜大眼喇。」催眠師對 Rita 說。

「嗯……」Rita 緩緩張開眼睛，問道：「咦，剛才發生左咩事？點解我好似覺得好劫咁……」

紡瑩嘗試淡化剛才的事情，說：「頭先 Rita 接受完催眠之後，講返起一啲失蹤期間既事。當時妳可能去左郊外某一條荒廢左既村落。」

「咁我講既野可以幫到紡瑩妳？」Rita 問。

「當然幫到啦，多謝妳今日黎幫手。」紡瑩微笑著回答。

「不如今日暫時到此為止？」催眠師意識到事情可能失控，或者會對受催眠的人造成心理創傷，於是提議取消接下來對 Charles 的催眠。

不過 Charles 卻不同意。縱使他看見 Rita 發了瘋似的催眠反應，不過他還是要堅持接受催眠。

「喂，你得唔得架？」我低聲問 Charles。

「唔怕既。最重要係幫到紡瑩！」Charles 大聲回答。

看來這傢伙是希望在女生面前展示出他的勇氣，真是戀愛單細胞生物啊。

「紡瑩，」我說：「不如妳帶 Rita 去休息先，呢度有我同 Charles 就得。」

紡瑩點頭，並扶著 Rita 到外面休息。Charles 對於我叫走了紡瑩感到十分不滿，可是我們不能夠讓 Rita 再次看見那段記憶啊。

Charles 知道自己已經答應了接受催眠，只好無奈地躺在椅上任由擺佈。

催眠師再次用相同的手法，把 Charles 的記憶帶到失蹤那一天。相對於 Rita，Charles 是比較後期失蹤的人。事實上他只是失蹤了一、兩天，整宗事件就結束了。

「你而家係邊度？」催眠師問 Charles。

「係郊外……」Charles 和 Rita 一樣，都是閉起眼睛回答。

「你周圍見到啲咩？」

「好多人.....其中一班人目無表情.....只係任得另外一班人殺死.....」

催眠師臉色一沉，繼續問：「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啲係咩人？」

「其中有一個人.....好似係嗰度既話事人.....長頭髮.....白色袍既男人.....」

什麼？這種人我只認識一個！為什麼會在那裡出現？

Charles 接著說：「啊.....仲有一個熟人係度.....year 1 既藍弦玥.....」

「你嗰位同學係度做緊咩？」

「藍弦玥同白色袍既男人起爭執.....」

Charles 開始自言自語：

「快啲走？.....啊.....其他人都開始走.....係藍弦玥放走晒所有人.....妳唔一齊走？」

Charles 的語氣越來越焦急。

「藍弦玥！妳做咩留係嗰度啊！一齊走啊！」

「對唔住.....我地會返黎救妳.....」

突然間，Charles

呼吸變得急速，不斷喘氣；他自己勒住自己的頸，臉色變得蒼白。催眠師見狀便立即中止了催眠把他帶回現實。

Charles 醒來後，全身十分沉重，只是躺在椅上勉強地發聲問：

「.....我頭先講左啲咩？」

我回答：「你見到藍弦玥係失蹤現場。你仲記唔記得？」

Charles 有點訝異，說：「完全冇印象.....」

剛才 Charles

的經歷實在太意外了。除了藍弦玥在現場，還有藍社長嗎？可是社長說過自從弦玥被母親帶回芬蘭之後就再沒有見過她。如果 Charles 說的是事實的話，那麼說謊的是社長嗎？

而當時他們又在做什麼呢？儀式？殺人？復活？

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我好想有人可以告訴我真相。弦玥妳現在在哪裡呢？這兩個月以來，或者妳一直在等待有人來找妳嗎？

我再一次看著手上的戒指，決意要把人間蒸發的弦玥找出來。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5)

我把 Charles

的催眠經驗告訴給紡瑩，但結果只是讓大家繼續感到困惑；謎團引來更多謎團，我們卻找不到迷宮的出口。然而，時間是不會停下腳步等待我們的，很快八月就已經過去，香港的街道上回復了上班上課的熱鬧景象。

在短短三個月的暑假內，經歷了無數奇妙的事件。可是故事還沒有完結，球賽進入了加時階段，稍有差池的一方就會賠上一切。

雖然我想去找出 Charles 和 Rita

被囚禁的村落，但紡瑩卻極力阻止。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太危險了，要避免去偏僻的地方；另一個原因就是連警察都找不到的東西也輪不到我們去找。事實上，當時失蹤的人最後都在八仙嶺和船灣一帶尋回，警方一度鎖定附近地區搜索，不過都徒勞無功就是了。在警察搜証完之後，回到現場還能夠找到新線索的話，這一定是偵探小說的劇情，現實裡面是不會出現的吧。

至於另一個和弦玥有關連的地方，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廢棄工廈。可是在發生火災後工廈已經被拆卸，原址已經變成了工作地盤，找不到任何可以稱得上是線索的東西。

最後值得調查的地方，就是 Charles

說在現場看見一位長髮白袍的中年男性。這句話令到我不得不懷疑社長這個人，甚至開始不信任和他同一夥的杜霜虹女王。

「我明白阿翔你點解會懷疑社長，但有理由連霜姐姐都唔信呀。霜姐姐已經救左我地兩次。」紡瑩告訴我。

「妳都講得啱.....咁唯有將我地知道既事講俾霜姐聽，睇下佢有咩意見。尤其係關於社長既事.....」

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我們在雜誌社把催眠實驗的結果原原本本地向女王報告。女王聽了後沒有很大的反應，只是對於社長當時在場的事感到一點兒意外，卻又覺得很合理。

「雖然外表係社長，但個個一定唔係社長黎。」女王說。

「點解妳會咁肯定？」我問女王。

「因為我大概估到個個係邊個。不過要解釋既話就涉及到社長以前既事，社長唔想提起既話我亦都唔方便講。」

「霜姐妳不嬲都係凌駕於他人私隱，視規則如無物既存在。到左呢個時候妳就講俾我知啦。」

「咁又係，咁就講俾你地知啦。」女王問：「你地有冇聽過蓋亞假說？」

蓋亞假說，是七十年代一名科學家提出的假設。他認為整個地球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生命體——蓋亞，所有地球上的生命都是為了讓地球繼續活下去而存在的。打譬喻的話，地球上各種的生物就像人體內不同的細胞，大家都有不同的分工；所以生命的循環也只不過是地球的新陳代謝而已。

這樣想的話，假如生命真的有靈魂，那麼終極的靈魂其實是屬於地球本身的。地球把自己的靈魂分配給地上的東西形成不同的生命；當地上的一個生命終結時，靈魂就會回歸蓋亞等待下一次的分配。說不定這種靈魂的循環就是地球的輪迴機制，讓地球這個生命體一直活下去的系統。

年輕時的藍莫社長被這個假說深深吸引，日以繼夜地埋頭研究靈魂的本質。他不斷鑽研世界各地的風俗習慣，希望可以找出控制到靈魂的方法。皇天不負有心人，最終給他找到了一隻不知為何能夠讓人看見靈體的戒指。他之後更想出了一個將靈魂抽出來的方法，就是瀕死經驗。

他利用高壓電把白老鼠的心臟暫時停止，讓白老鼠靈魂出竅再嘗試去捕捉那個靈魂。經過反覆的實驗，結果他成功了。他讓白老鼠的靈魂出現在眼前。可是沒有肉體的靈魂很快就會回歸蓋亞，於是他決定模仿古時鍊金術師製造人工生命的方法，加入了鮮血讓靈魂附體。

最後他成功製造白老鼠的「分身」——一隻用白老鼠自己的靈魂和鮮血造成的生命體。

當知道白老鼠的實驗成功後，藍莫急不及待打算進行下一個階段的人體實驗。他用自己作為受驗體，嘗試製造出自己的分身。整個實驗持續進行了一年多，期間他需要不斷自殘讓自己進入瀕死狀態。就結果而言實驗十分成功，但那一年的經歷或許已經把他變成不正常了。

無可否認，那時候是藍莫一生人之中的最高點。他的實驗被富商看中，不惜給予大量金錢資助使他擁有一輩子都花不光的財富。而條件就是不能夠公開他的實驗內容。不過藍莫沒有在乎，因為當時他遇上了一生的最愛，即是弦玥的母親。當時他認為兩個人能夠享受著奢華的生活就好，其他什麼的都沒有關係。

可惜他的實驗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感情。被製造出來的生命體雖然是自己的分身，卻擁有自己的感情。當他看見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睡在同一張床上的時候，才明白自己製造出來的分身根本不是自己，這根本是另一種複製人的實驗。他想把自己的分身殺死，但一切都來得已經太遲了。

自從藍莫的分身逃走之後，再沒有人看見過他的蹤影。至於藍莫的妻子也帶著當時只有六歲的弦玥離開了他。於是藍莫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切。

這件事情對於藍莫的打擊實在太大，因此他十分不願意向其他人提及自己的過去。

「所以翔你朋友當日見到既，應該就係社長既分身喇。」女王說。

「咁社長既分身究竟有咩目的？」我問女王。

「呢個只係我既估計，又或者佢只不過係重複緊社長以前既實驗？不斷將捉返黎既人折磨至半死，再抽取佢地既鮮血同靈魂去製造同自己一樣，叫做分身既生命體。」

「點解要咁做？」

「或者呢啲就係生物想繁衍後代既本能？佢地要打開地獄之門，話唔定都係想擁有更多既靈魂去製造同類。」

「痴線……」

「係社長當時決定要製造生命既時候，就已經超越左人類既界線。」女王慨歎地說。

幸好 Charles 和 Rita 最後逃走出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不過弦玥呢？

「咁如果弦玥真係俾嗰班人捉走左，咁佢會點！」我很害怕，也很憤怒。

「如果係真既話，就算係大姐姐我都唔可以隨便講笑咁輕輕帶過呀.....」

可惡！

——我只能將感情隨著拳頭發洩在牆壁上。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6)

當務之急是要找到那些神秘人的下落。既然沒有線索，就只好自己製造線索了。我想到一個方法可以把他們的基地找到出來，算是學以致用吧。

我把自己的手提電腦帶回女王的別墅，然後花了好幾天在電腦前埋頭苦幹。在星期六的中午，我知道時機來到了。臨離開房間前我把兩根鐵枝藏在羽毛球袋裡面當作護身的武器，決意要把神秘人找出來。

我首先去郵局把一對戒指和一封信寄速遞到雜誌社，再去戲院獨自一人看電影，讓時間自然流逝。

當我步出戲院時已經是晚上，我隱約感受到背後冰冷的視線，大概是神秘人一直在監視我吧。就算我找不到那些人，只要他們自己找上門就沒有問題吧。我離開戲院商場，轉入曲折的小巷向著人煙稀少的舊區一直走。

快點現身來見我嘛，我心裡面一直這樣想著。

夜空中找不到月亮，今天的晚上格外昏暗。走了近三十分鐘，已經完全遠離市中心，周圍人跡罕至，只剩下蟬鳴聲音。在一片空置的草地附近，寂寥的腳步聲慢慢重疊起來，一直期待的黑衣人終於出現在我的背後。

我轉身一看，他們和上次一樣有七、八人。其中一名黑衣人對我說：

「你咁做係特登引我地出黎，你都好大膽。雖然咁樣慳返我地唔少工夫。」

我把收在袋裡的鐵枝取出，指向他們說：「我唔會驚你地。等我將你地所有人收拾之後，再慢慢迫你地講出真相。」

「你真係唔怕死？」

「我知道你地唔會殺死我。」我壓低了身體，擺出在漫畫裡面宮本武藏二天一流的架勢。

「點解你咁肯定？」

「上一次你地用槍指向

Candy，我就知道你地既目的唔係要殺死我，只係想捉走我。」我向黑衣人大喊：「你地邊個想死既就黎郁手啦！」

說畢，其中兩個人繞到我身後截斷了我的退路，另外兩個人則衝前向我撲過來。我把鐵枝分別指向他們二人並按下機關——閃光的同時發出了兩聲巨響，黑衣人立即掩面倒地。看來網上購買的煙火十分可靠。

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硬拼，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暴力的人。雖然在公共屋村長大，偶爾也會和其他小孩打架，但往往我都只是被打的人。我對格鬥遊戲有自信，而真人打架卻不在行。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想和他們做小組討論說服他們投降，但現實不容許我這樣做。現在的我已經沒有

退路了，Dead or Alive。

才剛打倒了兩人，就有另外兩個接力企圖把我手上的鐵枝搶走。說實在鐵枝的煙火攻擊只有一發，所以我已經沒有彈藥了。但我也願意被他們搶走我手上唯一的依靠，只好毫無規律地不停揮舞鐵枝不讓他們靠近，就當作是玩太鼓達人那樣。

——咻！

我的右手停了下來，因為其中一個男人把我手上的鐵枝牢牢地捉住——

嗚嘔！

他猛然一腳踹在我的肚上，痛楚迫使我跪倒在地；頓時間我感到胃酸倒流，想把午飯立即通通都嘔出來。

我咬緊牙關，勉強地站起來，準備好再一次和眼前的人正面交鋒。可是突然有人從後面捉住我雙手，並把我的手固定起來。他們的氣力明顯比我強大，不管我怎樣掙扎都逃不出後面那個人的魔爪，最後甚至被他按倒在地上。

其他黑衣人看見我已經被制服，便取出了索帶把我的手腳綁起來，並用膠紙封口讓我不能呼救。

他們很迅速地把我搬到預先準備好的車尾箱內。當他們把車尾箱關上後我已經和外面的世界斷絕了一切關係，所以之後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了。直到再次看見光線的時候，我已經身處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7)

我被黑衣人捉走至今已經過了大半天。我的手腳依然被綁住，而黑衣人把我關進一個貨櫃之後就再沒有出現過，好像正在等待著什麼似的。

如果我的推測正確，這個野外的棄置貨櫃場，應該是那群用靈魂複製出來的人的據點。不知道弦玥是否也被禁錮在這裡？

我望一下自己的鞋子，看來收藏在鞋墊內的定位器大概沒有問題，現在它理應每隔半小時就會用短信把位置發送到連接我手提電腦的電話。而該手提電腦和電話我暫時收在雜誌社的某個角落，明天只要女王她們收到我寄給她們的信就可以找到我的電腦，知道我現在的所在地。

我整個計劃就是用自己做誘餌去釣出對方的據點。雖然這樣做有一點冒險，但我想那些黑衣人應該不至於要殺死我吧。本來打算在女王找到我之前打聽一下弦玥的下落，但現在被關在貨櫃內什麼都做不到呢。剩下來只能夠胡思亂想，究竟這裡是什麼地方？黑衣人捉我來有什麼目的？他們正在複製自己的同類嗎？

就在這時候，貨櫃的門打開了。兩個黑衣人把我押送到外面的小屋。我看見小屋的正中央坐著一位陌生的男人，似乎是這地方的話事人。

「你就係樂介翔？睇黎都只係普通人一個。」陌生男子說。

「相比起你地鐘意綁架人黎講，我的確只係一個普通人。」

「哈，我諗你有啲誤會，唔好講到我地好似十惡不赦既壞人咁。」

「唔好係度扮野喇！我知道係你地既身份，同埋你地仲捉走左一個女仔係唔係？」

「哦？個女仔叫咩名？」

「藍弦玥！」

陌生男子聽到我的回答後，不禁大笑起來，說：「果然你係誤會左一啲野。藍弦玥既話我地都想捉到佢，但可惜冇人知道佢係邊。」

咦？弦玥成功逃脫了嗎？

我問：「點解你地想捉走藍弦玥？係藍社長既分身命令你地咁做？」

「哈哈，就憑區區一個『幽靈人』就可以命令到我？唔好將呢啲劣等生物同我混為一談。」

「『幽靈人』？你指係用靈魂複製出黎既人？如果你地唔係『幽靈人』既話又係邊個？」

「你真係多問題，不過我冇義務要答你。」

「你、你想點？」我問陌生男人。

「我地捉你黎既目的只有一個，就係需要你身體入面另一個人既記憶。我地需要佢黎解讀用凱米薩米語寫成既研究資料。所以其實樂介翔本身呢個人對我地一啲用都冇。」

陌生男子拿出了一枝針筒，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果被那針筒刺到，樂介翔這個人可能就會從此消失。雖然最初以為他們不會殺掉我，不過看來我是太過愚蠢了。

因為我的雙腳被綁起來，我只能拼命的往後跳。但在場的其他黑衣人一看見我想逃跑，便立刻把我捉住不讓我掙扎。

陌生男子舉起針筒，正要刺向我的手臂。這樣下去就死定了，因為我對他們沒有存在價值所以死不足惜，真的是這樣嗎？

「咪住！你聽我講！你而家要整死我，咁樣對你地冇好處！」

我嘗試作出最後的掙扎，而陌生男子聽到我這樣說之後暫時停了手。他問：

「你咁講係咩意思？」

「我.....我對你地仲有用！」

「有咩用？」

「你地唔係想搵藍弦玥咩？我有佢既線索可以幫你地搵到佢！」

陌生男子放下了針筒，稍為考慮了一會後便告訴我：

「三日。我俾你三日時間，如果你搵唔到藍弦玥出黎，樂介翔就要消失。」

陌生男子拿起了另一支針筒把藥水注入原先的針筒，再拿起混合了兩種藥水的針筒刺進我的手臂上——一顆血珠從傷口滲出，就像是在我生命的契約上簽上限期一樣。

陌生男子續說：「你打左呢支針之後，如果三日後唔返黎搵我既話，樂介翔呢個人就會永遠從呢個世界上消失。你自己好自為之。」

我全身虛脫跌倒在地上。陌生男子和黑衣人沒有再理會我，慢慢步出了小屋。

「喂！咪走住，你地至少幫我解綁啊！」

陌生男子回答：「你既同伴唔係會黎救你咩？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做過咩，我地無時無刻都可以監察住你。」

「咁.....你至少講俾我知，點解你地要搵藍弦玥？如果我知道更多關於佢既事，我可以容易啲搵到佢。」

「因為佢背叛左我地，將研究成果偷走。如果唔係佢偷走左量子電腦，幽靈人就唔會好似而家咁失控。」陌生男子說：「叛徒係應該要受到懲罰。」

「所以你搵到藍弦玥既話，會殺死佢？」

「死唔係盡頭，呢個世界上好多野可以比起死更加可怕。」

陌生男子最後也離開，把我遺留在小屋內。到了星期一女王她們來到的時候，棄置貨櫃場已經完全沒有黑衣人的痕跡。

——距離找到藍弦玥的限期只剩下兩天。

——距離9月28日還有不足兩星期。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8)

「就算俾你搵到藍弦玥，你會將佢交嗰班人咩？」

紡瑩的問題一語中的。當然我是不願意把弦玥交給黑衣人的集團，但我沒有回答，只是繼續吃午飯。畢竟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吃和喝，因此女王和紡瑩找回我之後首先帶我來到附近的快餐店邊吃邊談。

「如果阿翔你唔交出藍弦玥，嗰班人就唔會救你，到最後你都係會死啊。」紡瑩說：「同埋究竟佢地同你打左咩針？點解會有啲咁既效果？阿翔你不如去醫院檢查一下？」

「嗰樣野大概係用黎殺死靈魂既藥。」女王說：「因為翔既例子比較特殊，翔既身體入面保留左少量另外一個人格既記憶。所以只要殺死『樂介翔』呢個主人格既話，另一個人格就會取代成為主人格。」

「咁可以點做？」紡瑩問。

「我可以準備到解藥，但後日星期三就係期限，未必可以趕得切。」

接著女王就離開了快餐店，好像要準備什麼似的。雖然也不是現在才有的事，但女王的行蹤確實很神秘。

「如果霜姐姐可以搵到解藥就好喇。」

「嗯，係就好.....」

「點解阿翔你好似無心裝載咁架，性命尤關啊！」

「我只係諗緊我地有啲咩可以做得得到，始終唔可以剩係靠霜姐。」我說：「或者我地可以嘗試搵多一次弦玥，如果搵到既話至少可以多一個同黑衣人交涉既籌碼；就算搵唔到弦玥，我都有佢地想要既量子電腦。黑衣人好似冇發覺原來弦玥俾我既戒指就係佢地想要既野。」

「但係可以點搵藍弦玥呢？先講明唔準再做埋啲咁危險既事架喇！」

「唯有用最簡單直接既方法.....用自己雙腳去搵。既然一早鎖定左『幽靈人』佢地曾經將人捉走到八仙嶺同船灣一帶荒廢左既山村，我地可以逐條村咁搵，冇理由搵唔到。」

「不過範圍咁大，如果可以收窄一啲就好。」紡瑩從手袋拿出了平板電腦，「我地可以睇返之前失蹤過既人係邊度搵返，大概可以鎖定到一啲地區會比較大可能性。」

「仲要搵下嗰邊有啲咩荒廢左既山村。」我思考著，「同埋可以帶埋 Charles 去睇下，可能佢會有返一啲記憶都唔定。」

「咁今日先做資料搜集啦，搵出最可疑既地區然後聽日親身去逐條村度搵。」紡瑩補充說：「同埋而家已經好晏，入夜既話行山會好危險，你千祈唔可以一個人偷偷地咁走去搵啊！」

「我好似完全冇晒信用呢。」我苦笑說。

「完全冇！」

和紡瑩分開後，我便打電話給 Charles。

「喂，Charles，今次肯開電話喇咩。」

「又係你樂介翔。你搵我有咩事呀？我而家好忙啊。」

「唔好成日掛住打機，得閒做啲健康啲既野啦。」

「再唔講做咩我收線架喇。」Charles 顯得十分不耐煩。

「我地去行山——」

嘟——嘟——嘟——

這個人沒救了。我再打電話給 Charles。

「你再收我線既話你會後悔一世。」我先警告 Charles。

「所以你想點啊。」

「係上次個女仔想約我地一齊去行山架。你仲記唔記得談紡瑩？」

「喔！幾時？」

這隻單細胞生物又上釣了，實在對有點罪惡感。對不起呢，紡瑩。

「聽朝七點，大埔墟火車站等。」

「七點！呢個世界有七點架咩？你唔好再早啲！」

「紡瑩係一個好注重健康既女仔黎架。我勸你你今晚就早啲瞓喇，聽朝一定會好辛苦。」

「好啦好啦，七點就七點。」

說實在自從中學畢業之後我也很久沒有行山了。看來要早一點搜集好資料然後睡覺。

星期三就要交出弦玥，要找到她就只有明天這一次機會，如果說不緊張的話只是騙人。但我相信只要把眼前計劃好的事情都做好就沒有問題，之後的再擔心也是沒有作用。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9)

九月過了一半，天氣仍然十分悶熱。不過還好是天朗氣清的日子，很適合今天的活動。一大清早，紡瑩、Charles 和我三人正在郊野裡尋找幽靈人可能出現過的山村。

我們依照昨晚擬訂的路線走，全長接近二十公里；出發時我們朝氣蓬勃，但走了半小時我和 Charles 已經氣來氣喘，要坐在石頭上稍作休息。可是在猛烈的陽光下連石頭都是熱騰騰的，坐上去就好像人肉石鍋飯一樣，感覺連身體都開始冒煙。

到了九點鐘，好不容易我們找到第一個目標的村落。不過 Charles 對這裡沒有印象，而且我們周圍看了一下都找不到最近有人活動的痕跡，於是隨即往下一個目標進發。如是者我們再走了七、八公里左右，結果早上毫無發現，只好先找補給點填一下肚。

吃過午飯後，我們穿過幽深小道、越過溪澗、也跨過無數階級，就是什麼都找不到。不經意間太陽已經在西邊落下，雲彩漸漸褪成橙紫色，天空的鳥兒也開始回巢。這意味著我們今天的行動也要告一段落了。

「結局咩發現都有呢，不過已經盡左力，我都有咩所謂喇。」我說。

「唯有希望霜姐姐可以準備到解藥。」

「最壞既情況我可以用戒指同黑衣人交涉，唔駛太悲觀既。」

我們三人在黃昏時下山，在山腳的村落附近看見一輛白色的輕型貨車駛到士多店前停下來。司機下了車跟士多店老闆買東西，接著老闆從士多裡面搬出了一箱一箱的樽裝水交給司機。

紡瑩一直望著士多店，說：「呢個時間係荒山野嶺買咁多水，好似有啲古怪。如果係遠足或者露營既話應該要一早準備好。」

「或者司機係住係附近既人？」我回答。

「如果住隔離既話應該唔駛渣車黎，亦都唔駛一次買咁多水。所以佢去既地方應該同士多店有一定距離，而且附近仲有得補給。」

「但係呢度附近既車路都係落山既，渣車落得山既話要買水都唔駛黎咁遠買.....真係幾奇怪。」我嘗試想著各種的可能性，「除非有上山既車路，又係地圖上搵唔到既。」

「地圖上面有既路？聽起黎值得搵一搵。如果可以跟蹤到部車就好喇。阿翔，你隻裝左定位器既鞋仲用唔用到？」

「正常應該仲用到，不過要諗方法擺隻鞋入去.....」

於是我上前與正在把紙箱從背車門搬上車的司機打招呼：

「不如我幫你一齊搬上去啦？」

司機的眼神有點迴避，不斷拒絕說不需要幫忙。但是我沒有理會他，擅自搬起了紙箱，而司機看起來

不想惹麻煩所以沒有阻止我。

我捧起最後一箱走上後面的車廂，在放下紙箱的同時也遺下了一隻鞋子。

「得喇，唔該晒。」司機對我說。

「唔駛客氣。」

之後司機便很趕急地回到車上，把車向下山的方向開走了。

我回到紡瑩和 Charles 旁邊，說：「之後我地要搵人返雜誌社，用之前 set 好左既手機打電話去定位器，就可以知道隻鞋既位置。」

「咁呢個任務就交俾 Charles 你做啦。」紡瑩把雜誌社的鑰匙交給了 Charles，「雜誌社地址同埋阿翔手機既位置之後再講俾你知。」

「點解係我去？叫樂介翔去仲方便啦。」Charles 不滿地說。

「『灰姑娘』暫時行動唔方便嘛。」紡瑩指著我沒有穿鞋的右腳說。

我只好附和說：「唔.....希望頭先個司機唔會嘗試去搵係車上面留低左玻璃鞋既主人。」

「好啦，咁我去做啦。」Charles 說。

「同埋要快啲呀，越夜越危險。」紡瑩催促著 Charles。

「係既係既。」

Charles 向我們揮手離開。而我和紡瑩下山買了一雙新鞋之後就回到山腳附近等待著 Charles 的消息。兩個小時後，Charles 把鞋子在 Google Map 上的位置傳送給我，看來是在深山入面。

這就是最後機會了，我和紡瑩在地圖尋找通往該位置的路徑，但始終找不到。或者真的有地圖上面不存在的路吧。

今晚的天空還是沒有月光，反正所謂「新月」都是黃昏時和太陽一起沉下的，所以這樣的晚上實在不適宜走遠路。和這種「新月」剛好相反的就是「收穫月」，滿月掛在天上照耀大地，讓農夫得以繼續收割，所以秋分的滿月才會被叫做收穫月。

不過沒有月光的夜空其實比起平常更加漂亮。銀河劃過天頂，牛郎和織女星在兩旁閃閃發光，連同旁側的夏季大三角也是十分明亮。

「呢度開始就有路，要穿過叢林行兩公里左右就可以到目的地搵返你隻鞋。」紡瑩告訴我。

「嗯，我跟妳行就好。行山經驗都係妳比較多。」

啊——！

紡瑩失去平衡，差一點就被樹枝絆倒跌在地上。

「小心啲呀，特別要小心地下。周圍太黑前面咩都睇唔到。」我說。

「阿翔你照顧好你自己先啦，係叢林入面走失左就好難搵得返大家。」

「咁不如我地拖住一齊行？」

「欸？嗯……」

紡瑩的手很小、很軟、也很溫暖。我們二人拖著手在星空下不斷走，這種情境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我們摸黑摸樹在叢林裡走了一個小時，突然豁然开朗，一條村落出現在眼前。

「翔哥？」

我往聲音的方向望過去，聲音的主人正是我一直在找的人——藍弦玥。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10)

月黑風高的晚上，我和紡瑩找到了一個在地圖上不存在的村落；眼前也是一位消失了很久的少女，而在她旁邊亦慢慢聚集了很多人把我和紡瑩包圍起來。

「係人類！你地黎呢度做咩！」人群裡其中一個男人用手槍指著我大叫。

「等陣，呢個係我朋友！」弦玥說。

「係妳既朋友同我地冇關係。所有人類都唔可以放過！」

「我都係你地口中所講既人類呀。佢地黎一定係有咩原因，問清楚先至決定點樣處置都未遲。」

「呢度幾時輪到妳話事啊！」

「亦都唔係你可以話到事，呢兩個人應該交俾莫先生處理。」

「嘖！」男人雖然有點不服氣，還是無奈地放低了手槍。

看見弦玥和旁邊的人爭論，看起來她們既是同伴關係，又是敵對的感覺。我以為弦玥應該是被幽靈人禁錮著的，但事實看起來比想像中複雜。

「哦，仲以為有咩人入黎，原來只係兩個細路。」一位和藍莫社長一模一樣的男人走了出來，旁邊的人都恭敬地稱呼他做莫先生。

「你地果然係.....幽靈人？」我問他們。

「幽靈人？你見過 Sampo？」弦玥大驚，「只有 Sampo 先會咁樣稱呼呢度既人。」

其他人聽到 Sampo 之後，紛紛要求把我們處死：

「呢兩個果然係 Sampo 派黎既！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地！」

「翔哥，你同 Sampo 有咩關係？」弦玥試圖讓我們解釋。看來我之後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很小心，稍有差錯就會連累了紡瑩。

「幽靈人.....呢個係有一班黑衣人講俾我知，我唔清楚黑衣人係唔係你地講既 Sampo。但無論如何，我黎呢度唔係想對大家做咩，我黎只係想搵藍弦玥。」我繼續說：「黑衣人幫我打左支針，如果三日內搵唔到弦玥，藥物就會發作殺死我既靈魂。」

莫先生聽到這裡，終於插口對弦玥說：「佢所講既黑衣人組織應該就係 Sampo。而 Sampo 要搵妳既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擺返俾妳偷走左既量子電腦。藍弦玥，妳真係唔知量子電腦而家既下落？」

弦玥很冷靜地回答：「我已經講過好多次，係我偷走左之後已經將電腦丟左落海，冇人可以再搵得返

。」

莫先生十分懷疑：「以妳既性格冇理由會就咁將量子電腦放手，不過既然妳而家唔肯講我都唔迫妳。」

看來那個叫做 Sampo

的組織、還有幽靈人，他們都在尋找被弦玥偷走了的量子電腦，但又不知道原來他們要找的東西一直都在我手上。的確要小心說話，說漏了口可能連弦玥都會有危險。

「你地兩個叫咩名？」莫先生問道。

「樂介翔。」「談紡瑩。」

「樂介翔，你同 Sampo 係點樣開始扯上關係？」莫先生開始了盤問。

「因為我係做有關邊緣科學既雜誌.....所以無意中接觸到黑衣人佢地。」

「你同幽靈人有咩關係？點解 Sampo 要講有關幽靈人既事俾你知？」

「其實有關幽靈人既事，第一次係係雜誌社社長度聽返黎.....我地社長係藍莫。之後我誤會黑衣人佢地係幽靈人，所以佢地先同我講有關幽靈人既事。」

莫先生聽到藍莫這名字，臉上的表情立即變得險惡。他繼續問：

「咁點解 Sampo 會叫你黎搵藍弦玥？」

「.....可能因為我同藍弦玥係大學同學。」

「你點搵到呢度？」

「我有朋友曾經係呢度失蹤，幫佢催眠之後佢話見到藍弦玥，於是我就跟蹤住附近一部白色貨 van 黎到呢度。」

「Sampo 知道藍弦玥係我地手上？」

「我有話俾佢地知藍弦玥係邊.....其實我都唔肯定搵唔搵得到藍弦玥。」

「但係 Sampo 就同你打左針，要求你三日之內要搵到藍弦玥。」莫先生想了一想，「Sampo 一向行蹤飄忽，如果俾你搵到藍弦玥，你有方法接觸到佢地？」

「我曾經被捉到去佢地其中一個據點。佢地話只要我帶藍弦玥返去嗰度，就會有人黎接我。」

莫先生心裡面好像在盤算著什麼，他說：「Sampo

對你下藥，迫使你幫佢地做事。其實我地都可以俾到解藥你，咁既話你就可以背叛 Sampo

幫我地手。反正藍弦玥唔肯講出量子電腦既下落，我地都有義務再保護佢，係時候要放走藍弦玥。」

接著莫先生對弦玥說：「妳跟樂介翔去搵 Sampo，我地兩幫人係時候做一個了斷。」

當其他幽靈人聽到莫先生要和 Sampo

決戰後，都顯得十分亢奮。看起來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答應幫他們找出 Sampo 的行蹤。至於弦玥，看來她亦只能聽從莫先生的指令行動。

莫先生說：「我地會派人監視住你，就連 Sampo 佢地都唔會發現到。因為我地係『幽靈』呀。」

我問：「所以只要我答應帶藍弦玥搵 Sampo，你地就會而家俾解藥我？」

「冇錯，不過我仲有一個條件。」莫先生望向紡瑩，「就係你帶藍弦玥搵 Sampo 期間，我要呢個女仔留係度做人質。」

「點可以——」「我有問題。」

紡瑩打斷了我的話：「就俾我做入質，等你同藍弦玥一齊搵完 Sampo 之後再黎接我啦。」

「但係點可以要妳為我地冒險？」

「已經冇其他方法，呢個係最好既選擇。」紡瑩微笑著說：「我唔會有事，我會等阿翔你返黎接我，我相信你。」

我明白了——我接受莫先生的要求換取解藥。

在場的幽靈人紛紛高舉武器，誓要在明天直搗 Sampo 的據點，一瞬間原本幽靜的村落變得熱哄哄。

「樂介翔你跟我黎，我帶你去攞解藥。」莫先生說：「另外搵人招呼談小姐去客房休息，就算係人質我地都唔可以待薄。」

「阿翔，BYEBYE。」紡瑩向我作說再見的手勢，然後跟隨其他幽靈人離開了。

「翔哥，我會幫你睇住你朋友，唔駛擔心。今晚好好休息一下。」弦玥小聲告訴我。

「嗯，拜託妳。」

說畢，我和莫先生一同走進村內一間十分殘舊的石屋裡。莫先生吩咐下屬替我打解藥的針，再帶我去了其中一間睡房休息，準備明天的計劃。

不過今晚看起來不容易入睡呢——我坐在空洞的房間裡，仰望著星空，心裡面這樣想著。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1 1)

早上八時，我被叫到出去村落的廣場。現場除了莫先生和幽靈人外，還有弦玥也在等候著我。

「翔哥，你朋友而家係房入面休息緊。我地速去速回吧。」弦玥在我的耳邊說。

莫先生吩咐了人把我和弦玥載到市中心，然後將私家車交給我，讓我們自行去找 Sampo。

幽靈人的司機下車後，我便接過軚盤繼續行程。弦玥在後座望著倒後鏡，於是我們的眼光重疊了。

「翔哥，唔好意思，為左我既事要牽連埋你同你既朋友。」弦玥說。

弦玥給我的印象雖然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女孩子，卻又散發著難以親近的氣牆。雖然好幾個月沒有見面，但這種感覺依舊沒有變。

「都唔關妳事.....不過其實妳同幽靈人有咩關係？我仲以為妳只係俾佢地捉走，但睇落唔似係咁。」

「我係主動聯絡上幽靈人，因為只有佢地先至可以保護到我。」

「因為妳得罪左 Sampo，偷走佢地既量子電腦？點解妳要咁做，同埋 Sampo 究竟又係咩人？」

私家車上了高速公路，慢慢從市中心遠去。窗外的景色換上深綠，天空烏雲密佈，還開始下起雨來。

「Sampo 係一個地下既科學組織，爸爸媽媽同埋我都曾經係 Sampo 既研究員，受過佢地既照顧。」弦玥問：「我爸爸有冇同你講過以前既事？」

「我大概知道妳爸爸同埋幽靈人既關係。妳爸爸仲俾左一隻戒指俾我。」

我把社長給予的戒指給弦玥看。弦玥一臉疑惑，問：「呢隻戒指係薩米族既戒指，點解爸爸會將佢俾左你？」

「妳爸爸話我有凱米薩米語既能力，可以用到呢隻戒指。」

「點會咁！」弦玥十分驚訝，但沒有再問下去。

「我記得妳爸爸都係因為無意中搵到呢隻戒指，所以先至有能力製造到幽靈人。」

「嗯，我諗當時爸爸佢冇預計過後果會係咁嚴重。Sampo 最初大量製造幽靈人，目的係要量產人力資源。Sampo 從來都冇將幽靈人當成人看待，係佢地眼中幽靈人只係幫佢地打工既工具。Sampo 認為只要俾到幽靈人溫飽，幽靈人就應該滿足。Sampo 仲保證幽靈人既繁榮，以換取佢地心甘情願地成為 Sampo 既奴隸。」

可是，縱使幽靈人每天名副其實過著行屍走肉的日子，但只要他們尚存一點靈魂，他們就會追求自由。終於，幽靈人反抗了；他們企圖獨立起來不再聽命 Sampo。在那一場抗爭裡，很多幽靈人死了、也有一些幽靈人選擇放棄人性歸順

Sampo，最後能夠逃出來的只有十分少數。

Sampo

為了要操控最後一批反抗的幽靈人，於是積極控制研究靈魂的方法。他們認為人的腦袋就是一部十分精密的電腦，所以才會產生生物電，才有腦電波。而靈魂就像是這些電子訊息的集合體，所以只要有一部和人腦一樣精密的電腦，就可以控制到這些靈魂訊息——這就是量子電腦被製造出來的原因。

弦玥為了阻止 Sampo 就把量子電腦偷走，結果成為了 Sampo 的通緝對象。她為求自保，不斷追查幽靈人的下落，一方面她認為只有這些一直逃避 Sampo 多年的幽靈人才有能力保護到她；另一方面她也想替父親解決多年來 Sampo 和幽靈人之間的衝突。

可是，當弦玥來到幽靈人的據點時才發覺，Sampo 和幽靈人兩邊的仇怨不可能這樣輕易能夠解決。事實上現在是幽靈人反客為主的時候，因為他們製造了一個蘊藏極大能量能夠把大部分香港「人類」靈魂一次過殺死的炸彈。

就像之前所說，人腦是一部精密電腦，而靈魂就是電腦訊息的集合體。雖然十分虛無不能碰觸，但是要殺死靈魂其實也不太困難。正若要破壞電腦上面的資料一樣，或許只要把一塊磁鐵放在硬盤上就行。

殺死靈魂的炸彈能夠釋出一種穿透力極強的電磁波，而這種電磁波能夠消除人類靈魂某一個頻率的振幅，從而消滅那個人的靈魂。重要的是，人的靈魂量越高，目標頻率的振幅就會越大，靈魂就會越容易受到干擾而消失。所以殺死靈魂的炸彈只會把「人類」殺死，對「幽靈人」完全沒有影響。

事實上，莫先生可以隨時引爆這個炸彈把一大半的香港人通通殺死。不過這樣做的話他只會變成一個普通的恐怖份子。他的目的遠不止於此，他是計劃大量殺人的同時也大量製造相應的幽靈人。當香港數以百萬計的人類都被換成幽靈人，社會就不得不承認幽靈人的存在，慢慢幽靈人就可以取得實權和人類平起平坐。

9月28日，就是這個計劃實行的大日子。而 Sampo 就是幽靈人的最大障礙，所以現在莫先生恨不得要先把他們連根拔起。

車子走了一個多小時終於來到目的地。我和弦玥在大雨中下車，等待黑衣人替我們帶路。

弦玥這時突然把臉貼近我，對我耳語；「等陣到左目的地，如果幽靈人同 Sampo 打起上黎既話，我地要即刻離開。我地要避免捲入佢地既戰爭裡面，同埋要返去救翔哥既朋友。」

我點頭表示明白。現在只有我們能夠救回紡瑩，因為我的手機被沒收了，不能向其他人求助。

未幾，有兩名黑衣人向我們走近，並帶我們換上另一輛黑色私家車離開。

我對黑衣人司機說：「我已經聽你地講帶左弦玥黎，你地快啲俾解藥我。」

黑衣人只是繼續專注地駕車，沒有意圖回應我的說話。車內一片沉默，雨聲卻越來越響。

終於過了半個多小時，車子在雨中停下來，而黑衣人亦向我們示意下車。我們在空地上淋著雨，環看四周：附近是一大片的農田，看來這兒是一個農場之類的地方。

越來越多的黑色私家車陸續在我們身旁駛過，我把弦玥拉攏在身旁好讓她不會被水花濺到——縱然我們已經全身濕透。

最終大約有十輛汽車停泊在我們周圍。其中一位司機下車，為後座的乘客舉傘開門。那個乘客慢步出來，我認得他就是當日把我擄走的黑衣人首領。

「藍弦玥，我地好耐冇見喇。」黑衣人首領說。

「我寧願日日對住小強，都唔想見到你。」弦玥說。

「哈哈，妳仲係好似以前一樣咁有趣。不過有時太過頑皮係會受到懲罰，唔屬於妳既野妳最好都係交返出黎。」

「嗰樣野原本係屬於藍家既，我只係代爸爸接收返藍家既野。如果你肯跪係度求我收你做契仔或者我可以考慮交俾你。」

黑衣人首領大怒，踏前一步，大力掌摑了弦玥。

「妳好似仲未清楚妳自己而家既處境！」

弦玥的臉雖然紅腫起來，但她的視線卻從來沒有移離黑衣人首領。她堅定地說：「搞唔清楚狀況既人係你——」

——砰砰！

話還沒有說完，在雨中響起數下槍聲。

「係幽靈人！」「保護老闆！」

黑衣人立即把首領拉回車內，而其他人則和現場埋伏的幽靈人駁火。雷電交加，已經分不清楚是槍聲還是打雷聲。弦玥見狀，便壓低身體把我拉進其中一架私家車裡。

「趴低！我地要走喇！」坐在司機位的弦玥在握著軚盤的同時也趴下來，然後踏緊油門，引擎聲像要蓋過周圍的槍聲雨聲十分響亮。我們的車先是全速直衝，緊接是一個 180 度轉彎，把我整個人都拋到車廂右側。

——啪啦！

我向上望車側的玻璃窗，我看見玻璃窗穿了一個孔，玻璃碎片也掉在我的頭上。起初我還以為是雨點把玻璃窗打破，過了數秒才意識到汽車其實是中了彈。

最後 Sampo 和幽靈人的結果怎樣了？我沒有興趣知道。我們只要在槍林彈雨中全速離開就好。

弦玥望了一下倒後鏡，說：「佢地應該唔會追黎，我地返去搵你朋友先。」

「好。」

弦玥在汽車導航裡面輸入了幽靈人據點的位置，再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去。

可是當我們回到山村時，所有人都不見了，原本充滿人氣的村落就像所有人都沒有存在過一樣。

「冇理由會冇晒人，就算要攻打 Sampo 都唔需要出動所有人。」弦玥感到什麼地方不對勁。

「唔好理其他人，搵左紡瑩先！」

弦玥指著遠方說：「你朋友應該被困係最入面嗰間屋度。」

我們跑了入屋，打開門，看見屋內空無一人。

然而在桌上，卻有一張字條。

「唔駛擔心，小公主已經被大姐姐接管。（笑臉）」

「呢個大姐姐係翔哥既朋友？」弦玥問。

「嗯，咁樣紡瑩應該冇事喇.....」

「你唔覺得奇怪？點解你朋友知道紡瑩小姐會係度？」

咦？我一直覺得女王知道一切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沒有多想。反正她熟知社長的過去，又知道幽靈人的計劃，還擁有 Sampo 殺死靈魂的技術和解藥。這樣其實是不自然嗎？

「翔哥你既朋友既唔係 Sampo 既人，亦唔係幽靈人。究竟係咩人？」

「咁係咩意思？」

「原本呢度應該會有幽靈人看守住，但係一下子所有人都被消失，連同你朋友都唔見左。呢啲野唔會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弦玥越說越驚愕：「除非有第三個勢力，既唔係 Sampo 亦都唔係幽靈人，而係連我都唔知道既勢力.....唔通真係存在.....」

女王一直以來都喜歡從快要完成的拼圖上取走最後一塊。現在只好回去女王的別墅問她拿回拼圖。

「我唔可以俾翔哥你去見嗰個人。」弦玥取出了一把左輪手槍指著我、向我走近。

「妳想點——」

——對不起。

啪！

弦玥用槍柄大力擊打我的頭，跟著我就慢慢失去了知覺.....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1 2)

睜開眼睛，我坐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裡。窗前白色的布簾輕輕搖曳，電風扇的聲音變成了房間的背景音樂。

我打算站起來，但發現雙手被麻繩反綁著，行動好不方便。

「你醒喇。」一位穿著水色連身裙的少女站在我的面前，一邊吃著海鮮味杯麵一邊對我說。

「弦玥？呢度係邊度？」

「呢度係我屋企。」

弦玥回答後，打開了另一個杯麵倒入熱水，看來是要給我吃的。我望一下身上的衣服，都是一些沒有印象的女裝襯衫和牛仔褲。於是我問弦玥：

「妳幫我換左衫？」

「嗯。因為你淋左成日雨，唔換衫好容易會感冒。」

的確我感到全身都很乾爽，所以連內褲也換掉了嗎？

弦玥看見我有點尷尬的樣子，便說：「當然我唔會將我自己既內衣褲俾你著，我有另外買俾你。」

「應該唔係呢個問題……」

「翔哥你塊臉好紅，果然係發緊燒？」

「算啦……」我不想解釋，只好換話題，「咁做乜妳要反綁住我？」

「因為我唔可以俾你同你嗰位大姐姐見面，咁樣做太危險。」

「點解咁講，妳知道啲咩野？」

弦玥沒有回答，反而把剛煮好的杯麵遞給我。

我無奈地說：「我雙手俾妳反綁住，想食都食唔到啊。」

「咁等我餵你食，你擘大口『啊——』。」

「唔、唔係咁好卦……」

「唔通翔哥你想我先咬碎啲麵再用口喂你？」

「吓？欸……」

「只係講吓笑。」雖然是說笑，但弦玥卻擺出一副撲克臉。

「妳都係幫我鬆綁先啦。」

「你可以應承我唔好去搵你嗰位大姐姐？」

我猶豫了一會，而弦玥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所以拒絕替我鬆綁。

「弦玥妹妹，妳咁樣綁住我都唔係辦法。如果我想去廁所但冇手用咁點算？」

「唯有等我幫你手。」

我稍為幻想一下弦玥用她纖細的手予我方便的情境，頓時出現了生理反應，亦同時不知所措。

「呢個都只係講笑。雖然我唔係好識得講笑，但翔哥你每次都咁大反應會令我好困擾。」

「好喇好喇，唔好再搵我黎講笑啦。我應承妳我唔會逃走，咁妳可以幫我鬆綁啦。」

「嗯，咁我就同你鬆綁。」

因為我是靠著牆坐，原本我打算轉身讓她解開綁在我後面的麻繩。不過弦玥卻迎面爬過來，壓在正面把我環抱，雙手繞過我的身體為我鬆綁。

我們兩人互相緊貼，大概是弦玥剛好洗澡完，她身上還留下了洗髮精的氣味；不過室內的氣溫有點熱，她的汗水從下巴慢慢流到胸前，隱約可以從她鬆身的連身裙內看見她的乳溝。

「已經幫你鬆綁左喇。」弦玥從我的身上離開，說：「不過翔哥你應該俾我用另一種魔法綁住左。」

「咦？」

「男人全部都係蠢材，只要露少少胸俾佢睇就可以令到佢聽聽話話——呢樣係媽媽教我既。」

「妳媽媽真係厲害.....但係妳媽媽冇教你所有男人都係色狼，妳唔怕俾男人襲擊？」

「當然我唔會成日咁做，但如果真係有人想對我出手既話，」弦玥拿出左輪手槍指向天，並拉下擊鎗，「我就一槍打斷佢——呢樣係爸爸教我既。」

「原來你爸爸仲厲害.....」我冒起冷汗，生理反應也突然消失。

弦玥扣下了板機，說：「呢個都只係講笑，入面冇子彈，而且我都好耐冇見過爸爸。」

「妳所有笑話我都笑唔出呀.....」

「對唔住，我都係唔擅長講笑話。」弦玥向我低頭道歉。

「唔、唔緊要.....係我自己問題。」

結果擾攘一輪，最後終於可以安心地吃杯麵和上洗手間。

聽弦玥說，我被打暈後只是昏倒了幾個小時。雖說只有幾小時，但我不得不懷疑究竟弦玥以前是過著什麼生活，有手槍之餘還有力氣隨便把人打昏。我記得弦玥有一半芬蘭人的血統，怪不得連能夠赤手空拳打倒北極熊的蘇聯人和芬蘭打仗的時候也吃盡苦頭。

「無論如何，翔哥你暫時都唔可以見杜霜虹小姐.....至少係我搞清所有事情之前都唔可以俾杜小姐搵到你。」

這就是弦玥對我的忠告。

接下來我便開始了強制和弦玥同居的生活。由最初被反綁、被挑逗玩弄、到現在被軟禁，再這樣下去我恐怕自己會有奇怪的性癖覺醒。

雖然弦玥禁止我去找女王她們，但至少也給我報平安，不讓紡瑩擔心——這是最後的讓步。

翌日，弦玥告訴我報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昨天槍戰的新聞，看起來 Sampo 和幽靈人的戰爭被當權者隱瞞了。所以結果怎樣當時我們無法得知。

之後再有 Sampo 和幽靈人的消息時已經是一個星期後的事情了。

果然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弦玥這樣說。看起來雙方只是暫時隱藏行蹤避風頭，到了收穫月的晚上就是最後一次決戰的日子吧。

幽靈人擁有能夠隨時殺死數以百萬靈魂的炸彈，而 Sampo 則擁有高科技的量子技術可以操縱人類靈魂；幽靈人想控制人類社會的計劃，還有 Sampo 想控制所有幽靈人的計劃；兩邊都十分醜陋，但同時所有事情都是因為弦玥的父親而起，因此弦玥打算一個人去阻止他們的慾望。

可是這個任務只是交付給一位少女實在太沉重了，我作為學長只能夠挺身而出。

這是一個能夠同時把他們的計劃都徹底粉碎的方法。我把我的想法告訴給弦玥，然後弦玥也同意了。現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我們不知道幽靈人把靈魂炸彈收藏在哪裡。不過也沒關係，反正到了9月28日的晚上，幽靈人一定會把炸彈拿出來。那一晚除了是 Sampo 和幽靈人的決戰外，也是我們替這場鬥爭畫下終止符的日子。

隨著日子流逝，所有事情都準備妥當了，現在只是等待明天收穫月的來臨。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13)

9月28日，下午六點半左右。

太陽剛從西邊落下，而月亮則在東邊升起。在占星學裡，太陽代表未來的可能性，而月亮則是關切過去的事情；現在它們呈現對分相，正好意味著過去與未來的衝突。

在尖沙咀泛光的海平線上，紅色滿月深深吸引著我的目光，原來不只是月蝕的才會出現血月。有人說眼睛是靈魂之窗，或許我的靈魂會這樣被月光吸走。

「明明唔係好奇怪既現象，只不過住係城市既人好少會留意天空吧？」弦玥對我說：「我自細就已經好鐘意望天空，尤其係夜晚。我鐘意月亮、鐘意星星。」

「嗯，所以妳先會講咩南十字座α星呢。」我打趣說。

尖沙咀海旁人群熙來攘往，但當中會停下腳步欣賞天空的人，就好像只有我和弦玥二人。

弦玥把手伸向天空，說：「入夜之後，滿天星星；尤其當你望住閃閃發光既銀河，就好似有無數既寶石倒瀉係天上面一樣，會覺得自己好似去左另一個世界。有時候我會諗，自己或者就係來自天上面既星星。」

「哈，少女情懷呢。」

「係我既家鄉芬蘭，我地會將銀河叫做 Linnunrata，意思係雀鳥既小徑。我地相信每個新生命既誕生都係由雀仔從天上帶黎，而每當生命結束時都會由雀仔將靈魂帶回天上。」弦玥把雙手放在後面，回頭望向我說：「Sielulintu，意思就係運送靈魂既雀仔。而銀河就係俾雀仔運送靈魂既時候，唔會迷失方向既專用通道。」

「同雀仔有關既銀河，就好似中國傳說入面既鵲橋一樣呢。」

「翔哥，你有冇諗過以前既傳說其實可能全部都係真？」弦玥說：「事實上現今科學已經證實左候鳥會靠銀河辨別方向，等佢地可以繼續係夜晚飛向目的地，係名副其實既雀鳥小徑。」

「如果係真既話，牛郎織女一年只可以見到一次都幾慘。」

「呢啲唔係叫做浪漫？」

或許男生女生真的是來自不同的星球吧。

突然天搖地晃，我和弦玥互相捉緊對方。這是地震嗎？看來已經開始了。

相對街上其他不安的人群，我只是默默地閉起眼睛，利用手上的戒指感應靈魂的流向。

「感覺到嗎？」弦玥問。

靈魂的流動比起平日顯得更加不規則，它們從月亮的方向慢慢流走到市區外。

「係東面，可以清楚睇到月亮既地方.....我已經感覺到大概位置，幽靈人就係嗰度進行儀式要打開地獄之門。」我說。

弦玥緊張地說：「上車，要趕係佢地取得足夠靈魂能量之前中止儀式！否則當幽靈人有能力製造大量同伴取代人類既時候，佢地就會引爆炸彈將大部分人殺死。」

——根據計算我們應該有三小時的時間。

上車後，地震仍然頻頻發生，連車頭的裝飾物都通通掉下；馬路上交通一片混亂，車笛聲響過不停。可是我們已經沒有時間遵守交通規則了，只能夠盡方法以最短時間駛到目的地。

幽靈人選擇了在偏遠的山洞進行秘密儀式，所以來到中途我們要下車改用走的。但經過這段日子攀山涉水的訓練，我想我是過了人生之中最健康的一個月，很快我們便來到了幽靈人最後的山洞據點。

不過，有其他人比我們早了一步到達，就是 Sampo，這些都是預計之內。因為他們一定不會放過幽靈人，幽靈人可是 Sampo 的重要財產。

現在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 Sampo 所有的研究成果消滅，終止他們無謂的慾望。

——開火！

Sampo

方面的首領一聲令下，在場的黑衣人便猛烈地朝著山洞開火，向著裡面進攻。而我們只能夠在草叢裡偷偷看著。

「睇起黎幽靈人既形勢比想像中惡劣，」弦玥說：「如果佢地唔可以係儀式完成之前擋住 Sampo 既進攻，或者會提前引爆炸彈索性做一個恐怖份子就算。」

「要係 Sampo 突破幽靈人防線之前衝入山洞最盡頭，我相信地獄之門就係裡面。」

在黑衣人猛烈的炮火下，有越來越多的幽靈人倒在山洞前；可是幽靈人依然憑著地理優勢把黑衣人勉強擋下來，倒在山洞口的黑衣人也同樣地多。一眼看過去雙方就是屍橫遍野。

「就係而家！」弦玥拉住我的手，拔足狂奔，「跟我走！」

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冒死衝入山洞裡面，如果可以用「分身」就好了。不過剩下來的任務只有我可以完成，所以我只能夠把性命交給弦玥了。

弦玥右手舉著她愛用的左輪手槍，左手則拉住我奔向山洞口——

山洞口其中一個幽靈人看見我們，企圖開槍時卻被弦玥先射中胸口倒下。由於弦玥愛用的左輪手槍只有七發子彈，所以不容許任何差錯。

我們距離山洞只有幾十米，但就像是天堂與地獄的距離；越是跑近山洞，槍聲就越是響亮。像這樣走在黑衣人和幽靈人的駁火中間，我甚至開始看見人生的走馬燈了。

「唔好停，繼續走！」弦玥向我大叫的同時也開槍打中了另一個擋在洞口的幽靈人。

我明白，亦只好拼命向前走，沒有理會到底在我臉上刷過的是逆風還是子彈。

就在差不多走到山洞口的時候，弦玥向裡面拋出了一個煙霧彈，四周立即佈滿灰煙，所有人都看不見大家了。我捉緊弦玥一直跑，一直跑，在隧道燈下一路向前跑，跑步聲響徹整個山洞。

「要一口氣跑到最盡頭！」弦玥對我說。

縱使我已經氣喘如牛，但還是忍著最後一口氣，拖著沉重的雙腳，不停地跑了差不多一分鐘終於走到山洞的盡頭——

有如黑洞一般的黑色球體懸空浮著。它不斷散發不沉常的煙霧，靈魂從裡面冒出來，帶著無數的哀叫在山洞裡迴響著——這就是地獄之門。

「你地兩個走黎呢度係咩目的。」坐鎮在地獄門前的莫先生和其他幽靈人對我們怒目而視。

「靈魂炸彈係邊度？」我氣呼呼地問道。

「當然唔係呢度。如果你知道靈魂炸彈既原理，就應該知道炸彈係地底下發揮唔到作用。」莫先生說：「你仲未答我你地黎呢度有咩目的？」

我聚精會神、心無旁騖，並冷靜地對莫先生說：「我好同情你地既遭遇，但係呢度原本唔係屬於你地既地方，你地亦唔應該存在係呢個世界上面。」

莫先生怒髮衝冠，厲聲道：「如果你黎就只係同我講呢啲野，我唯有即刻幫你收聲！」

正當在場的幽靈人舉槍想射向我們的時候，山洞口傳來十分響亮的怪聲。這種聲音從來沒有聽過，彷彿同樣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

下一瞬間，一陣黑煙向莫先生旁邊的幽靈人衝過去，其中一個幽靈人的四肢慢慢被撕開，隨著黑煙衝進黑洞般的地獄之門裡面。

那是把靈魂帶走的黑色鳥，無數手掌般大的黑色鳥飛在天空甚至把銀河都遮住了。牠們要將所有不應該存在的幽靈人通通帶走，鳥群經過之處幽靈人都被撕成靈魂的碎片，然後一切回歸到蓋亞的懷裡。

莫先生看見我手上發光的戒指，很驚訝為什麼我擁有這種力量。不過，或許這不是我的力量，而是蓋亞本身的意願。

——就讓不應該存在的東西從此消失。

眼見所有同伴都被靈魂鳥帶走，莫先生作為最後一位幽靈人也放棄了反抗，任由靈魂鳥把他撕開並帶進地獄之門裡面。

這是我聽過最詭異的聲音，不知道是靈魂鳥的鳴叫聲、還是靈魂被撕開的聲音，抑或是幽靈人最後的哀嚎。

再見了，幽靈人。

我再把弦玥給我的量子電腦戒指一同丟進黑洞裡面，再用薩米的戒指把大門關上。

一切就這樣結束吧。

四章 - 真性異言靈 (完)

山洞內如今空空如也，全部幽靈人跟黑洞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弦玥兩人。

我們慢慢步出山洞，然後在洞外等待著我們的理所當然就是一群武裝的黑衣人。

「呢個就係妳既計劃？藍弦玥。」黑衣人的首領向弦玥問道。

「所有幽靈人已經消失，包括被 Sampo 接管同研緊既幽靈人都無一倖免；而量子電腦我亦都已經將佢銷毀，你地再有能力可以係短時間內重新製造到幽靈人。」弦玥回答。

「咁又未必，妳唔好忘記我地最初想帶走樂介翔既目的。」黑衣人首領說：「只要可以解讀到凱米薩米語，就可以繼續有關靈魂既研究。」

「我情願死都唔會幫你地做事！」我向黑衣人大喊。

「你冇選擇既權利。」黑衣人首領冷聲道：「女既殺死，男既帶走。」

弦玥和一眾黑衣人同一時間舉槍，但依然阻止不了黑衣人——

呼呼呼！

——突然有人影衝過來，展開雙手擋在我們和黑衣人的中間。

「我唔會俾你地傷害我既家人.....！」

是藍社長！

「嘖！將所有 Sampo 既人制服！」

這是女王的聲音？

接著一班特種部隊從叢林衝出，在電光火石間把一半的黑衣人射殺，再將剩餘的黑衣人壓倒在地上。

「社長！」

出現在女王身後的紡瑩，聲嘶力竭，跑向臥倒在地上的藍社長。

「爸.....爸.....？」弦玥看見全身浴血的藍社長，雙手掩臉哭不成聲。

黑衣人首領被兩名特種部隊拘束壓在地上，並且兩枝槍口貼在他的頭。黑衣人首領說：「原來你地真係存在.....你地一直以黎就係咁.....將你地認為唔適合出現既科技毀屍滅跡？抑或係將 OOPArt 據為己有？你地憑咩去『管理』人類？」

「你擁有既技術已經超越左你呢種蠢人既極限。」女王說：「我地已經同一時間攻陷所有 Sampo

既據點，由呢一刻開始所有 Sampo

關於靈魂既研究都會由我地接管，直至人類適合運用呢種技術為止。」

「妳想就咁將靈魂研究埋葬係黑暗入面，唔俾世人知道？」黑衣人首領笑著說：「我唔會俾妳咁做，哈哈。」

然後從他的口袋裡掉了一個鐵球，黑衣人首領說：「呢個就係幽靈人製造既靈魂炸彈，一分鐘之後全香港就會知道靈魂炸彈既存在！」

如果靈魂炸彈被引爆，死傷的人數將會數以百萬計！

此時再次地動山搖，大概是幽靈人實驗所引發的餘震。山洞口開始崩坍，碎石散落地上。

弦玥跑向黑衣人首領，把掉在地上的靈魂炸彈拾起，說：「就等我將呢樣野永遠埋葬。」

「妳打算做咩——」

「翔哥，再見。」弦玥跑向山洞裡面，企圖將炸彈連同自己一起活埋。我追上去阻止弦玥，卻被紡瑩拉住了。

「阿翔，唔好去！」

「放開我！」我大力把紡瑩推在地上，看見她的雙腳擦傷流血，但依然哭著哀求我不要走。

終於，在弦玥跑進山洞入面時洞口也一同倒坍，而我只能目送弦玥最後的背影從黑暗中消失。

「全部都係妳既錯！點解妳要拉住我！」我大聲罵紡瑩。

「因為我唔想阿翔你死啊.....」紡瑩低頭跪在地上哭著說。

——咁！

女王給了我一記耳光，「你仲要任性到幾時！」

接著女王下令所有人離開現場，而我亦不能夠例外.....我不可以辜負弦玥的犧牲。

——最後一次地震，從已經崩潰的山洞裡面傳來巨響，將我們這幾個月經歷永遠埋葬在地底之下。

終章 - 月亮下的南十字α星少女 (續)

自從那一晚之後，我就向雜誌社辭職了。

社長一直昏迷不醒，所有雜誌社的職務都由女王代為處理。不過女王在事件結束之後比起平日更加忙碌，好像是有很多工作要善後，就連在大學裡面也很少露面。

至於紡瑩，在我離開雜誌社後就再沒有聯絡她了。每次想打電話給她的時候都會記起當晚的畫面，我對她說了過份的話，還有弦玥最後的背影；這一幕幕都讓我感到懊悔不已，或許我們作為朋友的緣份也是到此為止吧。

一切都回到暑假之前就好，所有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只不過是一場夢。醒來之後我還是過著普通的大學生活：早課一定會遲到，下午在大學餐廳吃最便宜的飯，偶爾和 Charles 一起打電玩直到明天早上。

有時候我會在大學校園裡碰見 Candy，但也是裝作不認識的在她面前走過，沒有回頭。

多麼普通的大學生活，時間麻木地流逝，第一個學期也快要結束。最近我都是在大學的圖書館內度過，從早到晚埋頭溫習，不希望自己有時間去想著其他東西。

十二月的街道上，聖誕氣氛越來越濃厚，到處都掛滿了燈飾並播著聖誕音樂。可是當我置身其中，卻感到格格不入，心裡面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尤其當我站在街口的甜品店前，都會感到一陣心酸。

就像晚上的鬧市燈光閃閃，可是天空卻找不到一顆星星那樣。

這個時候，我的電話響了起來。我在口袋裡掏出了冰冷的手提電話，螢幕看見一則讓人懷念的訊息。

「杜霜虹：社長已經醒返，你可以去醫院探佢—— P.S. 下個禮拜日我地會幫社長慶祝康復 + 聖誕，你黎唔黎？」

聖誕派對嗎？真是不適合我的活動。

不過藍社長醒來就好。我看著手上的戒指，它只會為我帶來不好的回憶。

我明白當初為什麼弦玥要阻止我見女王，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不適合存在的人——配合薩米的戒指可以自由操縱靈魂的流動，其實我可以是 Sampo 的同類。當然女王沒有打算對我怎樣，就連薩米的戒指也沒有沒收。她對我說戒指的力量已經所剩無幾，就當作是送給我的一份禮物。

說到底杜霜虹是一個讓我打從心裡面尊敬的人，她對我太過好了。

可是究竟這枚戒指有什麼用處？沒有它弦玥就不會離開。

於是我決定把戒指還給社長。

再次來到了這棟醫院，在私人病房內，社長坐在床上面似乎一直等待著我。他問了我那一晚最後發生的事情，而我只是回答他弦玥帶著靈魂炸彈一起活埋在山洞裡面。

在爆炸之後我們曾經回到現場嘗試去尋找弦玥的下落。但山洞倒塌得十分完美，我們再也找不回那個山洞，彷彿那個山洞從來沒有存在過的一樣。

我把戒指還給社長，可是社長卻沒有接下，反而開始說起有關自己和弦玥的往事。

「相信你已經聽過我以前既事，關於我既幽靈人同我妻子既事。」社長說：「弦玥媽媽因為嗰件事而帶住細個既弦玥離開我，所以我一直唔能夠為弦玥做到的咩.....我唔係一個好爸爸.....最後我只係想盡父親既責任去保護弦玥。」

「社長你甚至幫弦玥擋子彈，我覺得你已經有十足資格做弦玥既爸爸，佢會為你自豪。」

「多謝你咁講.....不過其實有一件事好荒謬。弦玥到底係唔係我既親生女.....抑或係莫先生既親生女，就連弦玥媽媽都唔知道。」社長問我：「你明唔明白我既意思？」

我搖頭否認，然後社長說：「如果弦玥係莫先生既親生女，咁弦玥就帶有一半幽靈人既血統，靈魂炸彈亦唔會傷害到弦玥。」

「咁弦玥可能冇死到？」我大驚，但隨即冷靜下來，「但已經過左咁耐，就算佢冇俾炸彈殺死，都已經唔可能生存到.....」

「天知道呢？」社長說：「一個半生不死既人到底會係點冇人可以知道。」

薛丁格的貓——社長說，一隻在量子力學的黑盒裡面，有一半機會死亡的貓在打開盒子前，牠是處於既生且死的疊加態。換言之在黑盒被打開前，沒有人能夠決定到貓的命運。

「直到有人打開黑盒，活貓同死貓兩種『可能性』就會塌縮成為唯一『事實』；可能有人打開黑盒見到活貓，亦都可能有人打開黑盒見到死貓，一切都取決於觀測者既行動。」

「雖然有啲遲，但係，樂介翔，你唔將黑盒打開就唔會知道結果。」社長續說：「至於呢兩個多月空白既日子點樣去解釋俾呢個世界知道，就只能夠靠你自己去諗。」

「要我去解釋呢種唔合乎常理既現像？」我問社長。

「呢段日子你既經驗一定可以幫到你，你而家見到既世界已經同之前唔一樣。」社長說：「只要可以說服到靈魂就可以，其他既野就交俾你手上既戒指去做.....有時候做人太過理性只會係一種缺憾。」

「嗯，我明白。」

我明白，我也急不及待地跑離開醫院，一直跑到旁邊的小山丘上。

雖然時候尚早，但我望著天空，等待一顆從夏天消失，直至冬天才會再次出現的星星。那一顆星劃過銀河，如果靈魂鳥可以把她回來就很美好了一我這樣對著戒指許願。

戒指像聽取了我的願望一樣，鑲在上面的寶石發出清脆的聲音後便裂開粉碎。寶石碎片慢慢飛向天上

· 成為了星星，而我就在月亮下把黑盒打開，靜待奇蹟的發生。

(終章 完 / 待續 ?)

後記

首先感謝各位讀者陪著小弟完成整個故事。因為第一次連載故事，雖然對自己有不滿意的地方，但也有新奇的感覺。

其實我寫這個故事主要是想分享自己的興趣，關於科學、疑似科學、還有各地的傳統信仰。至於故事的結局正如薛丁格的貓一樣，藍弦玥的命運是取決於各位讀者的。大家認為她會再次出現的話可能就會再次出現吧。

最後是一個宣傳時間，因為我剛在 facebook

上開了一個新專頁，打算繼續分享一下我的興趣。如果大家讀完整個故事又喜歡的話，希望可以讚好讓我可以接觸到大家。

<https://www.facebook.com/curonecoc>

期待在不久將來可以看見超靈視雜誌社的再結成

補充資料 - 疑似科學

Doppelgänger

德語，意指「重複的分身」。有一種說法如果遇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會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人世。

New Age

當地球的春分點進入寶瓶座，代表人類亦同時進入新時代，即寶瓶座年代。主張 New Age 的人認為在新時代人類的心靈會提升至更高的層次。

OOPArt

全名 Out-of-place

artifact，意思在錯誤地方出現的人造物。例如中美洲的水晶骷髏頭、秘魯的巨型納斯卡線、二千年前的巴格達電池等等。

Xenoglossy

陌生語言能力，指一個人從來沒有學過某一種語言，但因為某些原因例如意外，令到他可以使用該語言。又叫「真性異言」，是現今科學難以解釋的現象。

上帝的手指

占星學裡面，當兩個重要天體形成 60 度的相位、並與另一個天體形成 150 度的相位，這種排列會被稱為 Finger of God。意思是命中注定要完成的事，有如上帝的旨意。

逆行催眠

利用催眠把受試者的思維退化至以前為之「逆行」。有相信輪迴的人認為逆行催眠甚至可以勾起人的前世記憶，即為「前世回溯」。

蓋亞假說

蓋亞指整個地球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生命體，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為了維持地球的生命而存在。而這個巨大生命體就稱為蓋亞，即希臘神話裡面的大地之母。

靛藍兒童

新紀元運動的其中一種思想，認為一些孩子天生帶望靛色的氣場來到地球。他們大多擁有某種超自然力量。

瀕死經驗

當人極為接近死亡時所體驗的各種現象。常見的包括靈魂出竅、看見已故的親人、回顧一生人的記憶、穿越黑暗的隧道等等。

補充資料 - 科學

Entropy

Entropy (熵) 是熱力學用來量度系統混亂程度的指標，在資訊理論裡面則是信息的隨機性。熵越高，情報量也越多。

三角形的內角和

傳統歐幾里得幾何中，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 度。但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們身處的空間是可以被扭曲，換言之現實世界三角形的內角和不是 180 度。

生物電

電不只對於電器重要，對於人體同樣重要：包括肌肉的刺激活動、還有神經元之間的信號傳遞都離不開帶電活動。

南十字座 α 星

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地區才可以看見整個南十字座，而南十字座 α 就是該星座最亮的星。它還出現在一些南半球國家的國旗上，包括澳洲、紐西蘭和巴西。

薛丁格的貓

薛丁格的貓是一個關於量子力學隨機性的思想實驗，在黑盒裡面一隻貓處於既生且死的疊加態。根據不同的詮釋方法，在打開黑盒後貓兒可能被迫從要兩種可能的狀態中選擇其中一個可能性；又或者會分裂成為「活貓的世界」和「死貓的世界」兩個世界。

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與疊加態

在量子的世界，隨機事件可以令到量子在被觀測前處於一個重疊狀態。可以想像為：在搖骰盅後，到打開骰盅之前骰子的正面會是 1 至 6 同時存在，好比 1 顆骰子分裂成為 6 顆般。

量子電腦

利用量子力學的狀態重疊特性，實現天文數字一般的平行運算。適合處理極為複雜的問題。

補充資料 - 信仰神話

Etiäinen

在芬蘭的傳俗信仰，萬物皆有自己的「精靈」。其中一種精靈叫 Etiäinen，類似人的守護靈或分身。

Harvest Moon

在西方每一個滿月都有一個名稱，而最接近秋分的滿月則叫做收穫月，通常在九月出現。收穫月會在日落後不久就月出，在太陽光被散射之下看起來會偏向紅色（和黃昏的原理一樣）。

Linnunrata

芬蘭語對銀河的稱呼，意指小鳥的路徑。自古以來不同地方也對銀河有自己的解釋，例如東方人相信「銀河」是「天上銀色的河」、希臘神話則認為是女神的乳液所以有「milky way」的叫法。

Sielulintu

意思是靈魂鳥。芬蘭人相信每個人出生時候他的靈魂都是由靈魂鳥帶來的。牠會在主人睡覺的時候守護著主人的靈魂，然後才主人離開的時候把靈魂帶走。

丑時三刻

簡稱「丑三」，即凌晨兩點至兩點半鐘的時間。日本民間傳說認為這一刻，草木皆眠，是妖魔鬼怪出沒的時間。

陀哩商古

印度神話的人物，Trishanku。傳說他因為眾友仙人的幫助得以住在南十字星座裡。

亞茲拉爾

出現於伊斯蘭教等的死亡天使，名字意思為「神所幫助的」。

薩米族

歐洲最後的游牧民族，北歐地區的原住民。薩米自中世紀被其他民族征服後就再沒有自己的地區，現在分布於芬蘭、挪威、瑞典、俄羅斯四個國家裡。他們使用的語言為薩米語，有眾多不同的方言分言。其中一些方言已經消失，也有一些方言是世界上最少人用的語言（少於十人），大概在不久將來也是逃不過消失的命運。

薩滿

薩滿教是分布於北亞和北歐的一種原始宗教，而薩滿則被認為是薩滿教的智者，具有通靈、預言等的的能力。